

中國經濟年報

第一輯

——一九三四年——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中國經濟年報

第一輯

——一九三四年——

81.20

編輯者 中國經濟情報社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五四一號

中國經濟年報第一輯目次

(一九三四年)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一九三四年中國經濟的幾個重要問題

- 第一節 國聯對華技術合作 17
1. 技術合作的經過和方案 17
 2. 技術合作的運用及其主要任務 19
 3. 列強矛盾的展開 22
- 第二節 白銀問題 27
1. 白銀傾銷與假態的繁榮 27
 2. 美國收購白銀和中國的對策 30
 3. 白銀外流與信用通貨危機 40
- 第三節 一九三四年中國海關進口新稅則的透視 48
1. 中國關稅政策的特徵 49
 2. 一九三四年海關進口新稅則的意義和影響 54

第四節 銀行資本的投入農村	62
---------------	----

第三章 貿易

第一節 國外貿易	71
----------	----

1. 世界貿易衰落中中國對外貿易衰落的特徵 71
2. 一九三四年中國對外貿易中的諸形態 75
3. 列強對華貿易的趨勢 83
4. 中國進出口商品內容的分析 90

第二節 國內貿易	96
----------	----

1. 國內貿易衰落的社會背景 96
2. 國內貿易衰落的實況 98
3. 國內市場的割據 102

第四章 工業

1. 輕工業 a.紡織業 b.繅絲業 c.麵粉業
d.火柴業 e.捲烟業 f.橡膠業 105
2. A.煤業, B.水泥業, C.和國營工業 127
3. 手工業 134
4. 勞資糾紛 137

第五章 農業

1. 農業恐慌的侵襲 145
2. 水旱災荒的蹂躪 150
3. 災後農民的掙扎 156

第六章 金融

1. 游資集中都市和農村金融的涸竭 162
2. 金融業畸形的投資活動..... 166
3. 政治借款和鈔票發行..... 176
4. 各地銀錢業的消長及其趨向..... 184

第七章 交通

1. 鐵道..... 194
2. 公路..... 200
3. 航業..... 203
4. 航空..... 207
5. 郵電..... 213

第八章 東北經濟

1. 日本資本在東北的獨占..... 220
2. 壟斷貿易的澈底完成..... 225
3. 呻吟在破產中的東北農民..... 230
4. 備戰意義下的交通建設..... 236

附錄

1. 評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三年度營業報告..... 239
2. 中國進出口商品分類問題的商榷..... 252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早已是世界的中國了，而中國的經濟恐慌也就生存而且發展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之中。

屈指計算，這次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已經五年多了，同時本屆恐慌的最低點也已經過了二年有半；世界的東邊到西邊早就充滿了『景氣恢復』的呼聲。事實到底怎樣呢？

第一，讓我們先來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據柏林景氣研究所（Institut fuer Konjunkturforschung, Berlin）的統計，一九三四年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生產比一九三三年稍微好些（928=100）。

	一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一九三三	67.2	68.8	86.3	76.8
一九三四	78.8	84.0	73.8	72(九月)

如以一九三四年九月份的指數(72)來說，那末它比一九三二年的最低點(61.5)還只提高10.5，而和繁榮時期的最高點109.8(一九二九年六月份)相比，還差37.8呢。因此我們可

以說，目下的世界經濟恐慌雖然已經好轉到『蕭條』(depression)的階段，可是並沒有跨到景氣的境地。

資本主義各國在目前『蕭條』期內，也發展得極不平衡。現在我們按照貨幣本位的不同，來觀察各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狀況。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1928=100)

1932年全年平均數 1934年11月份

實際上維持金本位者：

法 國	75.6	74.0
荷 蘭	63.9	63.9
比利士	69.9	68.1

表面上維持金本位者：

德 國	61.2	87.3
波 蘭	53.7	63.9
意大利	73.0	94.7

放棄金本位者：

英 國	88.4	99.8(第三季)
挪 威	108.0	116.0(10月)
瑞 典	83.7	109.7(10月)
加拿大	62.8	80.9(10月)
美 國	57.7	66.7(10月)

日 本

114.2

144.0 (8月)

資本主義生產這樣不平衡的發展，其主要的原由固然在固定資本相對的增減；可是金本位的放棄確乎也能暫時地刺激工業生產的上升。根據上表，金集團國家的生產指數都比一九三二年還低；換句話說，在那些國家非但說不到景氣的恢復，恐慌的程度還在一天天加深。實際上就在脫離金本位的國家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美國，幣價雖然跌落了百分之四十，工業生產指數的低下還和金集團國家彷彿。

英國的企業家似乎大有其樂觀的根據。英國的產業，因為厲行其宗主國與殖民地和自治領地之間的保護關稅，鞏固了跟農業國家像丹麥，瑞典，阿根廷和烏拉圭等等的經濟關係，以及金鎊對於六萬萬人民堅固的統治等等，在一九三四年確乎堅挺上升，幾乎到達恐慌前的水準。不過有一點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英國在這次恐慌之前，可說並沒有堅實的繁榮，一九二九年的工業生產始終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水平。

德國也因為軍需工業的突飛猛進，生產手段的生產在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間有長足的進展；它從一九三二年八月份的低點47.5，升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份的84.3，即增加77%。就是生活資料的生產也有很大的進步，一九三四年年中竟達101.8。可是德國工業生產的發展有個很不容易克服的難關，那就是原料的缺乏；就因為這一點，德國生活資料的生產就從一九

三四年六月的101.8，突然降為九月份的88.4。這種急劇的降落，實在是恐慌爆發時期以外少見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說，德國要從蕭條過渡到景氣，還沒有具備像其他大工業國家所已具備了的前提。

在發展極端不平衡的蕭條期內，最能代表好轉的一端的，當然要算我們的鄰國日本了。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年初，已經到達了恐慌的最低點，一九三二年的工業生產便已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水準，而此後還是繼續上：一九三二年114.2，一九三三年131.3，一九三四年（為首七月）—140.3。日本的工業生產所以能夠不斷地上升，主要是因為：（一）對於戰爭的熱狂準備，促進軍需工業和與此有關的工業之發展。（二）日本工業化的過程還在軍國主義的要求底下，繼續遂行。（三）更進一步厲行所謂社會的傾銷；自然這種傾銷的完成主要的是靠實質工資的激減，而通貨膨脹就能更使實質工資降低。（四）中國東北四省的取得，以及它在華北的優勢，使日本獲得廣大的商品市場和廉價原料的供給。可是正因為日本軍需工業的發展太強，消費與生產之間的正常的平衡已經完全破壞；正因為日本工人的工資收入急激減少，以及農業恐慌的加深，工業品的國內市場會益發萎縮；再加上各國的採取種種辦法防止日貨的傾銷；日本一九三五年的工業生產是否能夠繼續上升，總是大有問題。

第二，我們來看一九三四年的世界貿易。蕭條期內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生產雖較一九三二年恐慌最低度時為高，可是全世界的對外貿易却終無好轉的徵象。這就是目下特種蕭條時期的特徵之一。

世界進出口貿易(1929=100)

	總值(以金計算)	總量	資本主義世界生產指數
1930	80.8	92.8	85.4
1931	57.6	85.4	73.5
1932	39.0	73.9	62.4
1933	35.1	74.8	70.9
第一季	34.9	72.7	62.9
第二季	34.1	71.8	71.5
第三季	34.7	74.6	78.0
第四季	36.9	80.2	71.1
1934			
第一季	33.9	74.5	76.9
第二季	33.3	74.8	79.7
第三季	32.4	—	73.1

上表表示，世界貿易的總值正在繼續萎縮。即以貿易的分量而論，從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二年常在工業生產指數之上；而一九三三到三四年却落到工業生產指數之下了。在此場合，國外市

場的問題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格外顯得重要，因此一面發生熱狂的貿易戰爭，而另一方面則厲行高度的國家經濟主義，以謀一國或一個集團以內的國家的自足自給。

第三，目前蕭條階段的另一特點是農業恐慌並沒有跟工業生產一樣，表現出好轉的傾向。感謝一九三四年天時的失調，以致釀成了整個北半球的歉收；同時各國政府和資本家限制農作生產和消毀農產的政策，行得格外積極，因此農產價格就一般地提高。特別是在若干大工業國家，因為工業生產的相當擴展，農產原料的需要也就相當增加，這樣農產價格與工業品價格間的差度也就相對縮小，而鄉村中的地主和富農就會得到較多的好處。

	1934年10月	1933年10月	1932年10月
美國(1926=100)			
農產品	70.6	55.7	46.9
非農產品	77.6	74.4	68.1
德國(1913=100)			
農產品	100.9	92.7	88.0
工業消費品	120.8	113.7	113.0
英國(1911=100)			
農產品	119	112	104
一般物價指數	95.4	94.7	91.5

可是在落後國家，情形恰正相反，農產品的價格還遠跟不上工業品的價格。

	1934年10月	1933年10月	1932年10月
波蘭(1928=100)			
農產品	46.5	50.1	52.8
農民購買品	69.0	72.1	78.6
南斯拉夫(1926=100)			
農產品	58.8	49.9	58.1
畜產品	58.4	57.5	61.9
工業品	63.6	61.5	63.9
匈牙利(1913=100)			
農產品	70	54	75
一般物價指數	82	71	80

第四，資本主義世界本位貨和信用制度的繼續崩壞是目前特種蕭條期的另一特徵。據國際聯盟的統計，一九三四年有統計的三十九個國家中，有二十七國的幣價會繼續跌落。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像英，美，日三國都在其內。

幣價跌落百分數

	1933年11月平均	1934年11月初
英	33.9	40.2
美	37.4	40.9

日

61.9

65.1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貨幣跌價的趨勢雖然差不多已經停止，可是一到一九三五年，英鎊和美元鬥法的空氣却又籠罩了倫敦和華盛頓。本年二三月間，英鎊的市價已經跌到72.89法郎，即為一九二六年法郎安定以來最低的水平。英鎊對美元的匯價也跌到4.78元，而為一九三三年十月以來最低的水平。美國方面也正想法貶低美元價值，不讓英鎊獨占優勢。同時金集團國家如法，比，荷蘭等國正在力圖掙扎，維持金本位的殘局。不料到一九三五年三月底比利士竟宣告廢止金本位，金集團的陣容已經完全渙散。本位貨的危機至此可算已達極點了。

各國貨幣的競相貶值，自然就是通貨膨脹一方面的現象。我們在這裏必須指出，目前厲行通貨膨脹的國家，除開日本以外，完全沒有贏得像大戰以後的所謂『通貨膨脹的景氣』。原因就在工業生產的發展畢竟沒有堅實的基礎，擁有巨額資本的巨富，甯可保持其貨幣資本的形態，或者貸放出去，作短期的信用，而不願意投資股票，即直接地投放到工業中去。

各大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發行量

	美國(百萬元)		英國(百萬鎊)		法國(百萬法郎)		德國(百萬馬克)	
	總量	工業方面	總量	工業方面	總量	工業方面	總量	工業方面
1929	10,183	1,897	285	45	19,286	5,922	4,258	713
1932	1,193	17	189	9	17,860	1,526	709	45
1933	711	112	245	10	13,784	92	563	55

1934

第一季	225	12	20	6	2,092	125	197	26
第二季	369	9	77	13	5,389	213	136	13
第三季	454	3	28	14			26	12

在上引四大工業國家中間除掉英國以外，美國雖然貨幣貶值，可是工業資本的發行量簡直可說沒有；在德國和法國，也減到最少限度。這裏主要的原因，就在固定資本的過剩，而這種過剩現象便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徵之一。

資本家對於國內工業的投資固然畏縮不前，他們對於國外的投資又如何呢？大家知道，滿目瘡痍的恐慌雖已轉到『蕭條』的階段，可是資本的輸出却在減到最低的限度。

英美兩國的國外投資(每月平均數)

	1928	1929	1932	1933	1934(爲首十月)
美國(百萬元)	110	64	2	0	0
英國(百萬鎊)	11.9	7.8	2.4	3.2	3.7

英美兩國是投資國外最多的國家，而美國在目前蕭條期內資本輸出可說已告絕跡；英國雖然有些輸出，可是倘使計算到英鎊的價值已經貶低40%，那末那種輸出如和經常年份相比，真是微乎其微。這種資本輸出的停滯也是目前的蕭條不能轉向景氣的一大原因。

各國金融寡頭是真的不願向國外投資麼？不是的。他們現

在之瑟縮不前，爲的是有種種顧慮。第一，在目下場合，投資的安全並無保障。第二，因爲各國本位貨的限制，投資利潤和利息的移轉有極大的困難。第三，他們最大的顧慮還在世界大戰的迫在眼睫，他們料不定被他們的資本所援助的，在未來大戰中到底爲友爲敵。正因爲這樣，目下各國對外投資的活動差不多都由各國政府決定。換句話說，資本的輸出目前已經帶有更多的政治跟軍事的意義，它已組成列強對外政策的重要部份。

★ ★ ★ ★

我們已經見到資本主義各國，特別是幾個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們正在憑賴着因爲要重新分割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同時要消滅一種敵對的體系，而熱狂地準備戰爭；憑賴着犧牲了勞動者和一般消費大眾的通貨膨脹；憑賴着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眾高度的榨取；這樣纔能樂觀地打起『景氣到臨』的旗號。這裏我們不想多說在此過程之中，資本家所得到的優厚利潤，和勞動者實際失業的增多，以及他們生活的慘痛。我們現在要說的，是中國的國民經濟在世界經濟特種蕭條期內到底受到何種影響。

不消說得，中國正跟其它工業化程度異常幼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樣，是能代表目前世界經濟蕭條期內陷落最深，受苦最烈的一端（注意！目下力謀和我們實行經濟提攜的『友邦』日本是代表現階段恐慌的景氣的一端。這決不是個偶然！）。因

爲銀價跌落，中國的工業和金融業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一年期內曾有一度『假態』的繁榮。一般物價(特別是輸入品價格)上漲了。工廠的銷路擴大了，洋行買辦的收入增加了。上海的貨棧在一九三一年堆滿了進口貨；同時因爲進口關稅的增收，使公債的發行多了一重保障，這樣更加加強了金融業的投機活動。那時的農業經濟也因國外農產的輸入較難，同時國內的農產輸出較易，因此也沒有發生普遍的急速的破產現象；換句話說，那時中國慢性的農業恐慌還沒有全面地和世界恐慌相合流。這樣無怪一般研究中國經濟的外國專家(例如國民政府的顧問沙爾特 Author Salter 和研究中國對外貿易和列強在華投資的李麥 C. F. Remer等)要說當時的中國幾乎是『繁榮的孤島』，再有些人們(例如英美在華的商務人員)更進一步地指明當時的中國大踏步地向工業化的大道猛進了。這些樂觀的論調自然只使我們『受寵若驚』，不敢拜受(誰不知道，在那時期外商所得的利潤要多過本國工商業家幾倍呢!)；可是當時的境況在今天看來，確乎已有相隔霄壤之感。

一九三一年是中國的經濟恐慌作空前加深的年頭。當年九一八的瀋陽事變掀起了帝國主義者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火蓋，而中國的國民經濟便在日本軍財兩閥的笑逐顏開之中，缺掉了最主要的一角，同時發生全身的痲痺。東北是中國對外貿易唯一的出超區域，東北的陷落使中國的出口貿易從一九三一

年的1,396百萬元，減到一九三二年的777百萬元。中國最主要的重工業資源(特別是鐵礦)區域，已給我們的『友邦』奪去了，而民族工業中最主要的棉紗和麵粉業，也因失去東北偌大的市場，急激地衰落起來。其後東北關稅和鹽稅的佔奪，更令經不起風浪的中央財政，爆發了嚴重的危機；而這種危機又種下了今日金融恐慌的種子。至於東北本身，則早已變成日本十足的殖民地。日本資本在東北的飛躍發展，日本資本的獨占東北貿易，令其成爲十足的供給原料和推銷商品的場所，以及日本軍閥在東北對於未來大戰的準備，所有這些都能表示日本的獨占資本正以完全殖民地的意義來經營我們的東北四省。

上面我們說過，通貨膨脹是資本主義列強緩和其自身恐慌的手段之一；我們現在要說，從一九三二年秋季直到現在，各國特別是英國，日本和美國的相繼放棄金本位和不斷減低幣值，簡直是現階段中國經濟恐慌的開路先鋒。一九三一年秋季，中國銀元一元僅換日金四角二分，一九三三年末就可換到日金1.0圓；到現在差不多能換到1.4圓了。中國銀元對於英鎊和美元的匯價都是一般地提高。如此，廉價的洋貨自然會充斥於中國市場，而脆弱的民族工業和古舊的農業生產自然會給各國的過剩商品無情地摧毀了。一九三四年世界銀價的高漲，特別是美國白銀政策的厲行，更加加強了外貨的傾銷，阻滯了國貨的出口。試看一九三四年全年的對外貿易，輸出品中凡是

在世界市場上有代用品的都在很快地減少。輸入的總額雖然因為中國大眾購買力急減的關係也在急激減少，可是就個別國家來看，力行購銀政策的美國，它在中國輸入貿易中所佔的成份却從一九三三年的21.86%增為26.16%。

誰都知道農產品的輸入現在已經成為最主要的進口項目，這種現象一面表示中國農業生產已經衰落到極點，另一方面却轉而形成促使中國農業更加衰退的主要因子。國外農產的傾銷，使農產品的價格一般地降低，這種降低的程度在農村中間因為高利貸商業資本的作用，格外來得尖銳；因此農業恐慌便成中國普遍的現象。再加上水旱災荒的交織，一般農民除掉『坐以待斃』或『挺而走險』以外，可說別無出路。他們的購買能力已經降低到無可再降的程度。

中國的國內貿易就在內地大眾購買力急減的基礎上面，趨於極度的衰落。再加上國內經濟地方割據形式的加強，稅捐實際上仍是有加無減等等原因，國內市場的統一和興旺，只能成為新式企業家『鏡花水月』一樣的幻想。

就國際而言，因為國外市場的日趨狹小，和列強對華傾銷的加強，就國內而言因為內地大眾購買力的減退，國內市場的破碎，和工業產品所負稅捐的加重，中國的民族工業已經到了奄奄一息不可終日的地步。中國的絲業可算已經破滅了，民族工業之驕子棉紡織業也只在銀行資本的執掌之下，苟延殘喘。

其它像煙草業橡膠業造紙業等等，都是呻吟於恐慌之中。重工業本來無甚基礎，東北的被人佔領，和在華外資的猛進，更使鐵礦煤礦落入人家的掌握；因此雖然目前世界各國的重工業都以備戰的意義，有相當的發展，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這些事業決不能以『民族的』形式擴張起來。當然，外資在中國工業方面的進展，並不限於重工業一面；在輕工業方面表現得也許更為明顯。單就棉紡織業來說罷，中國的紗廠雖在停工，減工，向外資押款，甚至被外人拍賣（如匯豐銀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間拍賣申新第七廠）之中奄奄待斃，而日本在華紗廠在一九三四年曾添設一廠，資本金跟產量都有大量的增加。同時日本資本家在目前中日經濟親善的聲浪之中，又在進行吞併天津，青島和上海各家中國紗廠的計劃（由東洋拓殖會社設法收買）；不但如此，日本的工學會和大坂的資本家還在更進一步，計劃什麼『日滿華』的工業集團，開什麼工業會議，來完成其一口氣吞滅整個中國工業的野心呢。

假如我們要說中國的經濟恐慌在一九三四年已經陷入空前深刻的境界，而且要具體地指明恐慌深刻化的指標的時候，那末除掉工業和農業的恐慌正在日益尖銳以外，我們一定要舉出中國的金融恐慌到一九三四年已經開始全面的爆發一點，為主要的特徵。近年以來中國金融業的『景氣』，本來只建築在農村的廢墟和投機的沙灘上面，並沒有正常的基礎（即投資

於產業各部門)。因此，在平常沒有驚風駭浪的時候，各地金融組織已有零星倒閉和擠兌的風潮；一九三四年白銀的大批外流，就替中國的銀錢業盡了挖掘墳墓的作用；尤其是在八月九日美國實施購銀政策以後，全國的銀行和錢莊，都是顯出惴惴不安，大難臨頭之概。通貨的收縮脅迫着物價的跌落，而信用的收縮，更使一般工商界起着『行將就木』時的溼擊。非但這樣，美·英·日本正要利用中國金融和財政的危機，更進一步征服中國的貨幣制度，征服中國整個的國民經濟，剝奪中國整個民族的利益。它們要藉此進行對華借款，而這種『投資』正如上面所說，已經不得不帶着多量的政治乃至軍事的任務。

列強在征服中國的過程之中，自然須要種種客觀和主觀的顧慮。瀰漫於中國的社會的不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迫近，都是帝國主義者所應考慮的主要之點。每個列強都願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變成其在未來大戰之中的軍事根據地。目前中國航空和交通建設，在整個國民經濟之中，所以夠人稱羨，未始不由於此。在這種建設裏面，中國銀行資本的推進作用，我們絕對不能忽視；由此可見，恐慌越是深刻，銀行資本的買辦作用也越是加強；而且也只有在這種意義上面，銀行資本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支配纔會鞏固起來。

第二章 一九三四年中國經濟 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節

國聯對華技術合作

1. 技術合作的經過和方案

帝國主義列強一面要解脫恐慌的深淵，一面要準備未來的大戰，對於殖民地的爭奪，正在愈演愈烈。一九三四年列強資本在中國的衝突，可算到了白熱的階段；而其最明顯的表現，便是各帝國主義者圍繞於國聯技術合作問題的鈎心鬥角，它們對於這個問題雖然沒有關到『全武行』的一步，可是大家面紅耳赤，在國際關係上已夠吹縐了一池春水了。

國聯跟中國的技術合作，其起因很早。一九二七年現任國聯秘書長愛文諾來華視察，結果一九二九年國聯就派拉西曼博士的來華，對中國的衛生設施和海港檢閱作技術的援助。其後應招來華的有哈斯氏，作關於交通政策的商討。有沙爾特氏，作關於經濟財政問題的商討。一九三一年五月國聯理事會應中國的請求，確定了對華技術合作決議。而從一九三三年十

月拉西曼再度來華以後，這種工作，便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拉西曼博士來華的資格儘管是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連絡員；同時他的任務儘管規定是『純屬技術性質，絕不涉及政治』（國聯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議決案），可是從此以後所謂技術合作已經帶有更濃厚的政治性質這一點，就不能不作為這個『新的階段』的特徵了。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國聯行政院和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開會，拉氏出席報告；其報告書內容共十一章，先敘述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以來的經過；次述農業，棉業，絲業，水利，道路，衛生，教育各項。最後一章為結論，是拉西曼對於技術合作辦法的建議。拉氏建議及早實現南京政府的主張，即國聯經濟和財政兩組應與全國經濟委員會維持永久的連絡。國聯應提供一切便利，使中國與各國機關中技術上的負責人員保持密切的連絡；其具體的要着為依國聯祕書處，國際勞工局，國際清理銀行及其他機關之指導，利用這些機關所有的檔案。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已奠定了相當的基礎，今後當依然繼續進行；務使中外技術機關，協力合作，發展並鞏固中國經濟機關的基礎和機能。

在中國遭逢空前的民族危機和經濟恐慌的時候，素以列強分贓機關著稱的國際聯盟，乃能如此殷殷關切，拳拳以發展中國經濟為念，怎不令人受寵若驚！

2. 技術合作的運用及其主要任務

國聯對華的『技術』合作是透過了全國經濟委員會而起作用的。拉西曼是國聯技術合作的代表；照拉氏報告書所講，『技術合作代表，即為國聯與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技術連絡員，辦理中國與國聯各該管機關技術上之合作事務』（報告書 P.4 本節所引報告書原文，只記頁數）。全國經濟委員會設立於一九三一年五月，為『計劃並實施全國經濟建設之機關』（p.16），換句話說，是統馭中國一切經濟建設的機關。現在因為進行技術合作，同時因為有了技術連絡員的關係，中國經濟建設的領導機關全國經濟委員會便於無形之中放在國聯支配之下了。誰都知道，國聯也者，無非是英法金融資本的聯合王國，中國的經濟建設要在國聯的領導甚至支配之下進行，那末中國所能享受到的，決不是『獨立國所應享的不可分讓的權利』（顧維鈞在日內瓦演辭，有云技術合作問題，乃中國以獨立國所應享的不可分讓的權利），而是國際帝國主義磨刀霍霍地加強分割罷了。

其次，國聯對華技術的範圍，是非常廣大的。拉西曼的報告告訴我們，國聯將透過全國經濟委員會和別的機關，來進行關於農業，棉業，絲業，水利，公路，衛生和教育等等方面的合作。那就是說，技術合作不僅涉及國民經濟各部門，並且伸入社會文化的領域。何況『技術合作之原則，並不限於全國經

濟委員會所補助辦理或直接辦理之事業，即其他部、會所辦技術事業之合作，亦全可由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常務委員定其辦法』(p.98)。這樣，技術合作的範圍可說『其大無外』了。如此合作的結果，無疑地會使中國民族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整個地隸屬於國際資本的統治，而中國的殖民地化自然也會更深一層了。

商品和資本的輸出，本來是帝國主義的生命線，特別在目前恐慌期內，這種需要更加來得急迫。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可以說跟這種任務根本劃分不開。先就列強商品在華推銷來說。棉業統制委員會是拉西曼來華任職後的第一個產兒，該會初期工作在力謀改良原料。爲什麼要這樣呢？拉西曼說，『若中國農民能利用改良棉種，則每年可不必購買外棉，此項財力，可用以購置機器及其他現在不能自製之物品』(p.46)。意思是說，這樣可以節省財力，爲外國機器及其他工業品擴大市場。其次，再說絲業技術合作的目的。國聯代表曾說，『中國蠶絲之天然利益，較其他各國爲大，而絲業之發展，向予農村以相當之生產剩餘。目下絲業既日趨衰頹，殊足使中國成爲一貧弱之工業品購買者』(p.49)。這就是說，國聯挽救中國的絲業，目的是爲外國工業品擴充銷路。這兩個實例，已夠顯出技術合作的目的，不在謀中國經濟獨立的發展，而在增進中國的購買力，爲西方過剩的商品擴大國外市場。我們無怪國聯方面的另

一代表沙爾特氏，要力竭聲嘶地在金融商務報和別的刊物上面大喊其提高中國購買力，以挽救目前資本主義國外市場過度萎縮的膏肓了。

其次，我們就資本的輸出來看。技術合作的資金到底來自何處？國民政府每年的收入，大概在六萬萬元左右，去掉內外債的還本付息，每月實際收入還不到二千萬元。然因軍費的膨脹，每月支出，至少在三千五百萬元以上，於是公債借款不得不追蹤而至了。在此場合，要進行所謂技術合作和經濟建設，自非『利用外資』不可。誰都知道中國『利用外資』的歷史，說起來正算傷心。列強在華直接投資的結果，是使中國的金融和產業的命脈直接地握在帝國主義的手裏；中外合辦的事業，實際上就等於外人直接經營的事業。至於間接投資，政治債款則增加中國財政乃至政治的隸屬，同時成爲毀壞國民經濟的武器；交通借款則使鐵路成爲列強吸取中國民族血液的導管，以及『共管』和『獨占』的根據。在目前國際大量資本正苦無路可走的時候，中國如果有穩定的局面，那當然是最好的出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上海晨報的社論已經指出，隨着技術合作而來的必然是經濟合作。所以拉西曼對華技術合作的計劃不外是列強對華投資的新計劃罷了。拉氏所建議的國聯財政經濟二組與中國經濟委員會間作永久的連結，難道不是一條束縛中國的紐帶？國際清理銀行之指導及其檔案之利用，難道不

是國際銀行團利用其對德的經驗，來完成金融資本對於中國的統治？

最後，我們要說到技術合作跟列強備戰之間的關係。全國經濟委員會對於公路的建設，可謂努力之至；一九三四年的築路計劃，就『以完成重要公路四千八百公里為目標』(p.62)。就一九三四年的全經會經費分配而言，公路建設佔6,800,000元，差不多佔全數50%，其他江西建設費1,900,000，西北建設費2,500,000元，恐怕大部份也用於建設公路和其他公共工程。這一點也是國聯代表認為滿意的。這種公路建設，依照拉西曼的意見，對於貨物運輸似乎無大便利，因為『汽車運輸代價超過鐵路甚多』；所以它的主要目的本來只在『維持治安，傳達政令，統一國家之要政』(p.61)，只在便於『江西特種問題之處理』而已。話雖如此，這種廣大的公路建設和鐵路航空的擴張，對於提供列強戰略上的便利，我們却是不能忽視。

3. 列強矛盾的展開

國聯對華技術合作，自始就能表示出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歐美列強與日本，在華利害的衝突。歐美列強對華的經濟援助和國聯的對華技術合作本是一物的兩面。一九三三年華府會議時，中國跟美國就成立了五千萬美金的棉麥借款。其後宋子文氏赴歐，一方面傳與歐洲各國進行大批借款，一面國聯就成立了技術合作的決議。大家和道，執行技術合作的全國

經濟委員會，其經費的來源，主要的就是美國的棉麥借款；換句話說，具有上述任務的技術合作，首先是由美國的金融資本來實行的。

這一點自然會受日本的嚴重反對。在日本軍財兩閥的目光之中，棉麥借款無異是美國想要控制中國當局的主要手段。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東北四省，進而企圖鯨吞華北，更進而控制整個中國的時候，對於它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敵人——美國的這種企圖，當然要迎頭痛擊。日本對於美國借款固然肆力反對，即對於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工作，也自始即站在反對的地位。當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議決案公佈之後，日本方面即接連地在多方面作破壞的運動。日本的外務省早已聲明，日本對於國聯決定對華技術協助，實有監視的必要。當時駐華日使館的須磨，更備施恫嚇。他說，『日本素係願意努力幫助中國之發展者，現在中國竟棄近友而就遠圖，其合意無非仍為所謂以夷制夷的政策。將來國聯與中國合作，萬一有政治作用的表現，則日本將如何應付，目下不能明言；釀成第二滿洲國的出現，或者第二上海事變的發生，都非任何人所能保證其必無』等到美國棉麥借款成功，宋子文氏在歐洲更進一步活動的時候，日本除掉空言恫嚇之外，就開始作具體的破壞。它又利用它前次資助北洋軍閥出賣民族利益，摧殘中國革命的西原借款，來做盾牌；它說，『中國利用歐美的資本以抗日，而其

借款難保不以西原借款的抵押品爲二重三重的担保，故日本及關東軍方面，已準備於形勢最惡的場合，以武力扣押中國有線無線的電報電話。一面日本外務省又致電國聯祕書處，阻止對華進行技術合作，同時向國聯祕書長愛文諾正式表示日本政府對國聯援助中國的態度。

一九三四年三月底，中國方面又預備接受歐美列強所組銀行團的投資。這個銀團據說是由國聯駐華的代表和幾個金融領袖在美國總統贊助之下從事組織的。日本方面對此堅決抗議，自然不消說得。後來中國方面自動組織了一個中國建設銀公司，對日聲明其資金全由華商銀行和個人分担；照財長孔祥熙的說法，內中雖有外人，但他們都是技術人員，並未分担資本；不過願意接受外資，來協助中國的經濟建設，確乎也是事實，因此該公司的組織者自始即聲明，在優良的條件底下，誘致外資也所不辭的。

中國方面對於建設銀公司的組織雖然解釋得『面面都到』，但在日本看來，銀公司者不過是歐美資本的媒介機關，換句話說，它是一個變相的國際銀團罷了；它的作用就是所謂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工作。於是日本反對的聲浪特別高漲起來。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東京方面就發表了有名的獨霸中國的宣言，這個宣言在遠東局面的發展上，可說有劃時代的意義。各國的首都都爲之驚愕了，全世界的輿論騰起了反對、嫉妬和暗

中支持的聲浪。

國聯技術專家蒙納 (Monet)，在日本四一七聲明發表以後，就向駐日領事須磨徵求日本願否參加國際投資團的意見。日方的表示是：(一)中國所負外債過多，沒有再負新債的能力；(二)列強對華投資和技術合作，很有擾亂整個中國安全的可能。接着日方便更進一步，向中國政府提出清理舊債的要求。這種步驟，一面是對技術合作跟國際投資施以威脅，一面又是對華厲行親善和新的軍事侵略的先聲。日本鑒於四一七的聲明，引起了各方面有力的反響，於是它就遵循其現實主義的原則，收束起外表的強硬，採取了潛伏的酷辣；這在外交方面就產生了『水鳥外交』的新把戲，在經濟方面便有所謂『中日經濟合作』的勾當。關於這層日本軍部情報局長的聲明，表現得更為明顯。他說『吾人對於中國已無在政治上用功夫之必要。日本對華政策之最宜重視者為經濟及軍事方面。軍事方面之工作尚能鑲而不合，而促進經濟及財政方面合作之努力常遙落後』(見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頁484)。這就是說，日本對華軍事工作固然應當繼續，不過此後努力尤當側重在經濟方面。

這種原則既經確定，日本朝野要人就總動員起來。他們第一步工作便是整理舊債。日本政府既命駐京總領事須磨向南京當局直接交涉清理欠款；一面債權人方面就派內田，高山和坂

田等人來華接洽清理方法；而坂田之來，還負有接洽恢復中華匯業銀行的任務。

誰都知道，中華匯業銀行是日本在以前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它在名義上雖算中日合辦，實際上的主權却操在日人手裏，日本經營殖民地的先鋒東亞興業銀行、台灣銀行和朝鮮銀行，便是匯業銀行最大的股東。日本成立這個銀行的主要目的，就在供給當時的安福政府以大批政治借款。有名的賣國借款——西原借款，有一部份就由匯業銀行經手成交。到一九一八年年底，匯業銀行竟以所發各債不能收回而倒閉了。

現在日本政府要清理舊債，同時又想建立一個控制華北經濟的機關，所以就想恢復中華匯業銀行。中國方面也有安福系巨子王揖唐其人者，代表匯業華方股東，前往日本接洽，謁齋藤，訪陸相，日本朝野要人殷殷招待；結果和匯業日方股東代表台灣銀行總裁及朝鮮銀行代表商妥了復業辦法。匯業銀行雖然至今未見恢復，可是誰都不能斷定它就長此不能死灰復燃；同時這種復業運動，在以國聯技術合作為中心的列強資本爭霸戰中，也已經盡了不少的任務。

直到最近，環繞於技術合作問題的列強投資競爭又恢復其白熱化的程度。中國政府在一九三四年年底確向英國金融資本乞援要求借款二千萬鎊，而據英使賈得干的聲明，中國方面這種要求曾經英方明白保留答覆。一九三五年年初，英國又

發動了一個英美合作對華借款的建議，當時舉世囂然，特別在日本起引了激越的反感，令人預想到太平洋戰爭，行將在列強對華『合作』『援助』和『親善』聲中，爆發起來。結果，日本對華經濟親善的聲浪格外叫得響了，日本資本家具體地提出對華資金援助（用商品借款的形式來援助中國），和收買中國棉花的計劃，來抵制歐美列強的『合作』。同時據孔財長的聲明，中國對英借款確乎還在進行之中，而宋子文氏對英美資本的活動更加不容忽視。當然，我們不能將目前中央、中國、和交通三大銀行的增加資本，以及中國銀行的徹底改組，宋子文氏的實就該行董事長等問題，跟一九三四年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創立作單純的比擬，不過它們在列強對華政治和經濟上的作用，也許具有相同的性質。因此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名辭，雖然已經陳舊，可是它的內容以及由此而來的列強資本的軋轢，却正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節

白銀問題

1. 白銀傾銷與假態的繁榮

在這次世界經濟恐慌的初期，中國還被一般人認為得天獨厚的『景氣孤島』。這一點我們在緒論裏已經約略提到。當時國內國外的貿易都比較有些蓬勃的氣象，物價一般地騰貴，工業生產也頗有生氣；金融業的投機活動可說蒸蒸日上。我們要

問，這種繁榮的基礎到底在那裏？

大家總該記得那時正和現在相反，不是鬧着什麼銀貴金賤的問題，而在金貴銀賤的聲浪之中，做着好夢吧。問題的確是這樣，那時的所謂景氣，甚至有人說是『繁榮』，完全建築在銀價低落這一點上。銀價便宜，使得國貨的出口比較容易，民族工業就顯出了一點活氣（外商在華企業獲利自然更多）；關稅的增收，增強了政府發行公債的勇氣（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一年一年內所發公債達416,000,000元，到現在為止，可算空前），金融業方面因此『耀武揚威』起來。假如就國際收支來說，那時期內還有大量白銀的入超。

	白銀純進口(元)	白銀純出口(元)
1929	164,877,000	—
1930	104,395,000	—
1931	70,803,000	—
1932	—	10,395,000
1933	—	14,423,000

在這裏我們沒有權利來禁止Sir Authur Salter和Remer一批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說什麼當時因為中國國際收支有利，纔有大批白銀流入的話。自然，那種說法的目的不過要掩飾外國白銀投機業家的『功』『過』罷了。我們必須指明，從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國外白銀的輸入中國已經採取傾銷的方式。誰

都知道，中國是維持銀本位的唯一國家，當白銀這一種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很少銷路的時候，如能輸入中國自然最爲合算。非但如此，白銀運到中國還有種種便利。別的國家都把白銀看成普通商品，所以白銀堆積在倫敦和紐約，非但一時找不到主顧，而且還要支出一筆很大的棧租和保險費。運到中國來呢，情形便完全不同，棧租和保險費是不消出的，因爲它不多時候就能鑄成銀幣，獲取厚利。因此，世界的白銀在此時期便拚命向中國傾銷，價格也就急激跌落。美國的批發物價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比一九二九年跌落了26%，而白銀價格竟跌落40%，即此可以證明當時白銀傾銷的強度。

白銀的傾銷在中國所造成的，畢竟只是一種假態的繁榮；而且這種『繁榮』又只能說是今日竭度恐慌的開端。大家知道，在此『繁榮』之中，一般勞動大眾都會過着較前更苦的生活。現銀的集中都市使上海和別的都市的地價飛躍地上升，而房租也很快地騰貴起來，同時一般商品的零售價格都提高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白銀的集中都市造成日後大批流出的根據，因此也是今日金融恐慌的先導。至於政府方面因此而增發的公債，對於大眾生活會起什麼影響，這是大家熟知的事情。我們再來看當時物價的提高對於國內生產大眾的影響（下表指數以1926=100）。

	批發物價	出口貨價	進口貨價	生活費指數
1929	104.5	105.2	107.7	107.9
1930	114.8	103.3	126.7	121.8
1931	126.7	107.5	150.2	125.9

很顯明的出口貨價增加得十分有限，而一般商品批發物價的所以提高，主要地是受進口貨價騰貴的影響。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工業，特別是農民大眾所遭遇的命運。農民的收入在此時期並不會增加。而他們對於生活必需品所支付的款項，却因日用品的漲價而增加起來。這些便是中國的生產大眾在『繁榮』之中所過慘苦生活的來源。

2. 美國收購白銀和中國的對策

中國在恐慌初期的所謂『繁榮』雖然只是外國研究家口中的冷嘲，可是那時的情形比起一九三二年以後的境況來，確乎夠人艷羨！可是外國白銀輸入的種種便利，以一九三一年秋季日本在東北發動搶奪殖民地的戰爭以後，便很快的消失了；接着是英日美三國的放棄金本位，中國銀幣的價值很快地提高起來。同時貿易的入超格外擴大，特別是華僑的匯款日益減少，因此到一九三二年白銀的入超竟一變而為出超，出超的數量又從一九三二年的一千萬圓，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千四百多萬元。跟這些現象同時並存的有工業的竭度不振，農業恐慌的日趨深刻和普遍，國內貿易的急激萎縮；而金融業方面除掉若干地方性的恐慌以外，一般地却還迷醉於投機的好況之

中。

霹靂一聲的美國白銀政策更使整個國民經濟受到致命的打擊，就是一向以不為恐慌所擾自命的金融業，也難免顛簸顛抖，而大踏步地面對着總的危機前進。

現在且讓我們先來看看美國白銀政策的背景和實施的經過。根據卜拉特氏 (H.M. Bratter) 所引的材料，世界銀產總量 65% 是屬於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世界銀礦的 66%，世界精鍊銀額的 73% 是為美國的資本所經營的。

	1932年世界銀產國別額		世界銀礦主國別	世界鍊銀廠主國別
	數量(百萬盎司)	%	(1929)	(1929)
美國	24.0	14.2	66.0%	72.7%
墨西哥	69.3	41.1	1.5	—
加拿大	16.5	9.8	—	—
秘魯	6.3	3.7	—	—
英國	—	—	21.6	11.4

(中央銀行月刊卷3期11)

由此可見美國的資本家對於白銀的價格該是何等關心。自然，他們這種關心並不是從今日始。美國在一八七三年雖然也跟着各國放棄了銀本位，採用了金本位，可是它曾屢次用人為的方法，來提高銀價。美國國會在一八七八年二月通過『布蘭德阿利森購銀法案』 (Bland Allison Silver Purchase Act

1878),規定財政部每月要購銀二百萬元至四百萬元。同年八月和一八八一,一八八九,一八九二各年都由美國主動召集國際白銀會議;可是對於銀價的抬高,可說毫無補救。到一八九〇年美國重新制定休門法案(Sherman Act),規定每月增購四百萬盎斯,直到一八九三年美政府共購銀458,000,000盎斯,約占該時期內世界產銀總量的 $\frac{1}{4}$;可是對於世界銀價的跌落,也終不能挽回過來。

當本屆美國大總統羅斯福上台之前,他為博得銀礦主人的擁護起見,允許在選舉成功以後,設法抬高銀價以為報答。果然,以羅斯福就任之後,第一次就用一九三三年七月的倫敦白銀協定來表現他對產銀資本家的忠誠。這個協定的主要作用在阻止銀價的繼續跌落,也可說是為以後的購銀政策奠下了堅實的基礎。該項協定對於藏銀的國家像印度,中國,西班牙的白銀處分,加以限制;同時對於產銀國家,像美國,墨西哥,澳洲和秘魯,不但制止它們出售,並且每年須由各該國政府共同購入三千五百萬盎斯。

白銀協定締結以後,美國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批准;同時羅斯福總統又公佈『銀購入法』令美財政部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收購美國境內和美國管轄所及的境界以內的新產礦銀,年額24,421,140盎斯。收買的價格為每盎斯美元0.645元,比較當時的市價約高0.215元。這種規定對於銀價

的提高還不能有很大的影響。同時通貨繼續膨脹的要求也使政府不得不厲行更大規模的收買白銀。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衆議院通過了白銀派議員所提出的戴士白銀法案 (Dies' Silver Bill)，其要點爲：(1)組織一委員會，專司與外國談判購買美國過剩農產品，各國得用白銀付價；(2)此種貿易作價，當較世界銀價高出10%至25%。參議院方面對此法案還提出兩條補充，即(1)政府每月收購白銀五千萬盎斯，至物價恢復至一九二六年時爲止；(2)全國存銀收歸國有，並鼓鑄銀幣。

五月十五日羅斯福將總統咨文送達國會，白銀派就根據咨文，提出法案；六月十九日經羅氏批准公佈，白銀法案就此成立。其要點有四：(1)增加國庫銀準備至等於當時金準備25%。(2)收購前項銀貨，唯當國庫銀準備尚未到達預定之數量，而世界銀價已漲至每盎斯美金一元二角九分，或準備銀已超過25%之數量時，政府得出售白銀。(3)總統有權將國內存銀，收歸國有；而財長亦有權以其認爲最適當之時期，方式與價格，在國內外市場，收購白銀。(4)根本解決銀問題，須國際間締結國際的金銀複本位制；美國國內盡力恢復白銀在貨幣上的地位，在美國成爲金銀複本位制。羅斯福總統在八月九日就根據了這個法案，公佈白銀國有令，限於九十日內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美國國內所舊存的白銀，和到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所新流入的銀貨，統以每盎斯0.501元的價格收歸

國有。

現在我們來觀察美國所要收買白銀的數量。按照銀法案的規定，購銀數量要達國庫準備總額的25%。據一九三四年四月底美國財政部的報告，美國金準備共有7,756百萬美元，按此計算銀準備應為2,585百萬美元，除美國庫存現銀540百萬美元，銀輔幣300百萬美元外，還須購進1,745百萬美元的白銀。若以每盎司1.2929元的法定價格計算，共須購入白銀1,335,670,000盎司。同時依照美國財部估計，美國私有白銀可以收歸國有的約有150,000,000盎司；除此以外美國還須向世界市場購入1,152,700,000盎司以上。

現在我們再來看世界白銀的產量。

1933年世界白銀產量(千盎司)

國別	年產額	根據倫敦白銀協定 各國應購入額	購入額佔產量%
美國	24,763	2,421 4	100
加拿大	18,360	1,671	9
墨西哥	69,300	7,150	10
秘魯	6,324	—	—
其他美洲各國	9,930	—	—
歐洲	14,472	—	—
澳洲	6,456	652	10
新西蘭	3,240	—	—

亞洲	7,548	—	—
南非洲	1,116	—	—
非洲其他各部	1,212	—	—
其他	6,000	—	—
合計	163,722	35,000	21

(銀行週報卷19,期4,頁8—9)

一九三三年全世界的新銀產量共有一萬六千八百多萬盎司，依照白銀協定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澳洲每年應購三千五百萬盎司，等於一九三三年新產銀的21%。同時根據美國紐約漢德哈門公司(Messrs. Handy and Harman)的統計，世界每年在貨幣和工業方面所用去的白銀約為八千多萬盎司（一九三三年為83.2百萬盎司）。這八千多萬盎司，再加上倫敦銀協定規定四國應購的三千五百萬盎司，差不多已有一萬三千萬盎司；如以一九三三年產銀一萬六千八百萬盎司計，僅餘三千萬盎司；還不到美國應向國外市場收購數量的百分之三呢！

世界每年的白銀產量既不能應付美國的大批收購，那末美國必然地會向世界存銀國家吸收舊有的存銀。據日人兒玉謙次所引的統計，印度的藏銀有4,470,000,000盎司，中國的藏銀有1,302,450,000盎司，美國的藏銀有1,026,900,000盎司，此外倫敦存銀約45,000,000盎司，西班牙存銀150,000,000盎司，共計世界現存銀量約為九十四.五萬萬盎司。換句話

說，印度存銀約佔世界存銀總量的47%，中國約佔14%。美國現在既然要向存銀各國收買白銀，那末印度和中國必首當其衝。大家知道，印度已是金本位的國家，它這種大量存銀，只要有法傾銷，正是求之不得。中國的情形便完全不同，這一點且待下面再說。

現在我們要講美國購銀政策的成績。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以後美國就開始向世界上大批收買。據漢德哈門公司的估計，美國國庫到一九三四年底共約收買白銀 317,000,000 盎司。根據該公司的統計，一九三四年全年新產礦銀 181.2 百萬盎司，其他存銀供給量為 255 百萬盎司，合計一九三四年世界全部供給量為 436.2 百萬盎司。上述存銀供給量中，由中國出超的為二萬萬盎司，即佔存銀供給總量的 80%，佔世界總供給量的 45%。再看世界白銀的消費。一九三四年美國共購入 317,400,000 盎司。美國及加拿大工藝所用共 25,000,000；世界消費總額為 436,200,000 盎司。這樣，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購入的白銀，共佔世界總消費量的 72% 強；而其來源 60% 是中國白銀的出超。

美國這樣加緊厲行其白銀政策的結果，銀價果然提高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份的平均銀價已經漲到 0.5425 美元；一九三五年三月竟和 0.645 元的收買新產白銀的價格相差不遠。四月間竟提高到 0.7757 元。不過和規定的 1.29 高價比較還差得

遠呢。同時美國的白銀庫存，果然增加了；不過截至去年年底為止，美國所收購的銀量還只佔了其預定額數的 $\frac{1}{3}$ 或 $\frac{1}{4}$ ；而且按照金三銀一的比例來算，因為美國國庫黃金存量的不斷增加，所以一九三四年年底沒有滿足的需要量還有 1,120,000,000 盎司呢！

以上我們對於美國的購銀政策已經說個大概。現在我們來看中國方面的對策。上面已經指明，中國白銀在一九三二年已經從入超變成出超。一九三四年的白銀價格因為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間公佈『銀購入法』自始就顯出四年來未有的高價。如一九三四年一月份紐約銀價平均已為0.4444美元（一九三〇年全年平均為0.3824元，一九三一年為0.2901元，一九三二年為0.2749，一九三三年為0.3501）；其後就逐步高漲。在海外銀價高漲的時候，原來海外銀價經常低於中國銀價的畸形比價就逐漸起了變化，白銀的輸出慢慢地變成可以獲利了。所以一九三四年一月到七月，白銀的出超幾已成為經常的現象，而且出超的數量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美國宣佈白銀國有的前夜，七月份的白銀出超已達24,308,000元。

八月九日美國的白銀國有令公佈了。海外的銀價已經高漲到輸送點以上，國內外銀價的差度已對投機家提供了贏得豐厚利潤的可能了。於是國內的白銀便滾滾流出。過去幾年國外運到中國的白銀，現在可以得到它們所預期的出路了；中國

內地不斷流入都市的白銀，現在也有更好的去路了。所以一九三四年八月份流出的白銀幾達八千萬元，造成空前的紀錄；九月份的出超白銀也有48,139,000元，十月份又增為55,332,000元。

中國當局見白銀流出影响財政金融太大，就突然在十月十五日明令徵收銀出口稅，並加徵平衡稅。其稅率是這樣規定的：(1)銀幣出口，徵出口稅7.75%；(2)大條，寶銀及其他銀類，徵出口稅10%；(3)倫敦銀價折合上海匯兌之比價（即平價）與中央銀行當日照市核定的匯價（即市價）相差之數，除繳納上述出口稅，仍有不足時，應按其不足之數，加徵平衡稅。

誰都知道，大批運銀出口的多數是外商銀行。如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上海大晚報載，『此次所運大批現銀，在海關方面報關出面者，均為洋商銀行，計有匯豐，麥加利，大英，大通，有利，華比，中法，工商，德華，東方匯理，正金，台灣，運通，安達等銀行。』八月份運出白銀最多，而担負輸出使命的，又都是外商銀行。

運出日期	運出銀行	運出銀量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日	大英銀行	350,000元
七日	大英銀行	1,500,000元
十一日	大英銀行	410,000元
十三日	各洋商銀行	5,400,000元
		4,390兩(寶銀)

		1,075條(大條)
十五日	運通銀行	10,000元
		400兩
		10條
十七日	住友三菱兩銀行	240,000元
		430條
二十日	各洋商銀行	21,620元
		13,460兩
		3,273條
二十四日	外商銀行,正金銀行	1,720,000元
		1,500條
		500兩
二十七日	大通,運通,荷蘭三行	1,490,000元
		500兩
二十八日	花旗銀行	500條

上引一表,我們自然不會相信它是怎樣的真確和完全,實際上參加的外商銀行,和運出的數量一定還不止此。不過由此可見,外商銀行是怎樣熱衷於運銀出口,以搶得高額的投機利潤。同時可見外商銀行於中國政府實行的白銀出口徵稅,將起怎樣的反對。果然,外商領袖銀行向中國當局抗議了,它們的藉口是禁銀出口無異於破壞進口貿易。政府當局為要迎合外

商的要求，和維持貿易使關稅收入不至短絀起見，就將平衡稅率減低，因此運銀出口還有的純利，在此情形之下，白銀增稅的手段至多只能使白銀的外流稍稍減少罷了。

白銀增稅不能阻止白銀正式的外流，還不能算是這種政策失敗的全部；因為以十月十五日起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為止約莫兩個半月中間，報關出口的白銀，不過一千四百三十萬元。因為白銀徵稅的關係，同時因為列強（特別是日本）有特種的政治背境的關係，白銀偷運的風氣，正在一天一天高長。上述兩個半月中間上海存銀的喪失，數達五千六百零三萬元。它們主要的是運赴內地；根據專家的意見，這種表面上運赴內地的白銀，恐怕什九是偷運出口，而私運的主要目的地，一是北方的大連，一是南方的香港；私運者的背後，大有日本人在操縱。誰不知道，白銀私運所得的利潤高至15—20%；『利之所在』，內外奸商自然顧不到中國國民經濟的危機的。結果，一九三四年全年白銀的出超經海關登記的就達二萬六千萬元。連偷運額數合計在內約有二萬八千萬元，佔一九三四年全部國際收入的18.5%，（根據中國銀行廿三年度營業報告核算而成），而一九三三年却只佔6%左右。

3. 白銀外流與信用通貨危機

我們對於美國的收購白銀，假使說它的目的只在提高銀價，以取悅於銀礦主人，那是完全不夠的。它這種收買和美國

現行的通貨膨脹政策固然有密切的關係，同時這種囤銀政策是美國對於未來世界大戰準備的主要工作之一，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經驗已經證明了白銀在戰時財政上有多大的功能。（中國在大戰期內白銀一度的出超，完全供應了當時列強通貨膨脹的要求）。此外，美國的白銀政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它要穩定並且擴張在遠東用銀國的市場。美國於一九三三年四月果然已經跟着英日兩國廢止金本位了，可是它還嫌不夠，它要更進一步地透過了白銀的漲價，來加強美匯跌價的政策。中國銀元對美的匯價在一九三二年原已縮到二角左右。可是以一九三三年羅斯福上台以後；銀元匯價就很快地上漲；白銀政策一經實行，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銀元每元竟值美金三角八分。美元匯價這樣低落，美國對華輸入自然比較有利。一九三四年美國對華輸入總值271,732,000元，佔進口總值的26.16%，而一九三三年僅佔進口總值的21.86%。銀元對於美匯的提高一面便利了美貨的輸入，另外一面却阻滯了對美的輸出。一九三四年華貨對美輸出額數為94,435,000元，佔出口總值的17.63%，而一九三三年却佔出口總值18.48%。這樣的結果，中國的民族工業自然更無生路。實際上這種過程也早經美國銀政策的主持者透澈地說明了。美國銀派參議員韋勒氏（Burton K. Wheeler）曾經說過下面的話：『提高銀價或我的提案實施的影響，是在增加中國和其他一切用銀

國內製造商的生產成本。……這樣中國的工業化必將多少被阻滯了；同時諸君必須記着，當上海，東京，或其他用銀國家多設一家紗廠，那無異將美國的紗織工人趕到十字街頭。重鑄銀幣或提高銀價不但可以看做抵制遠東輸入品傾銷的一種關稅壁壘，而且因為它們的成本提高之故，亦可以減輕遠東輸出品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國貨競銷的力量』（一九三三年美國國會議事錄）。

實際說來，銀價的提高固然降低了美匯，同時，英匯和日匯也是跟着降低的。換句話說，美國的白銀政策，非但增大了它自身對華貿易的力量，對於其他列強的對華輸入，也是相當地促進了的。更進一步來說美國的購銀政策其破壞中國工業乃至農業的力量，還遠過於我們上面所說的。自然，列強力謀增進對華貿易的企圖，也決不能像它們所預期的那樣樂觀。輸入貿易的增減往往是一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和大眾購買力的衡量計。一九三四年的進口貿易却一般地減少了，這當然不是列強的傾銷不烈，或是白銀政策的功效未顯；更不是中國建樹了什麼關稅壁壘；倒是中國大眾一般的飢餓造成了一座銅牆鐵壁呢。

上面簡單地說過了美國白銀政策對於中國貿易和產業方面的影響。我們可說白銀政策的意義盡於此麼？決不是的。誰都知道，日本和美國是爭霸太平洋一齣歷史戲劇中的主角；而

目前太平洋問題主要的不只是一個中國問題。誰都知道，日本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它在中國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地位已有飛躍式的進展。在此場合，你說美帝國主義會不眼紅麼？日本在遠東最能嚇人的自然是皇軍武力，而美國能夠制馭世界的却是金融資本。美國在中國大購白銀，便是美國獨占資本威脅中國的最有力的武器。誰不能把握住日本軍部的鎗炮跟美國國庫的金元在中國鬥法的局面，誰就不能了解白銀政策的真意，以及由此而發展出來的國際借款問題。

美國的白銀政策首先在財政方面給予中國當局以嚴重的威脅。白銀不斷外流，金融日趨枯竭，於是公債的價格不得不趨於跌落。根據當時的報載，中央財政一九三四年度的短缺數，是一萬四五千萬元；這表示中央政府還要發行二萬萬元的公債，纔可以使收支適合。然而國債價格跌落了，銀行家因為現金的減少，更沒有力量承受新債了，因此新公債的發行，變得十分困難。最重要的還在白銀外流所造成的金融恐慌必然地會導向財政危機的爆發，因為近年以來政府和金融界的相依相存，已經到了最密切的地步。這還是以政府對於白銀外流採取放任政策的說法。中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是採取相對的干涉政策的。比如在先有標金投機的禁止：這在消極方面可以相當地制止投機買賣，使政府的「糾正買賣」能在範圍較狹的實需領域內，收得相當的效果；在積極方面，可以抬高金單位

在市場上的勢力，使金單位能在匯兌統制中發揮其糾正的作用。其後便有白銀出口稅的徵收，這當然相對地可以限制白銀外流。假使政府這種政策推行得真正有效，進口貿易確乎要大打折扣。可是中央財政的收入，恐怕有百分之四十是仰給於進口稅的；進口貿易假如停頓，政府財政是要受致命之傷的。這樣，美國的收購白銀對於中國的財政無疑的是一大威脅。

美國的獨占資本要想用白銀政策來制服整個中國，不僅從財政上的威脅入手，而且還想更進一步使中國的幣制，加入『美金集團』，而降為美帝國主義直接的附庸。它在白銀收買達到相當的程度，可能將白銀價格穩定下去。假使白銀對於美金能以一定的比率穩定它的價格，那末，中國的銀本位幣就可以完全跟着美金價格的變動而變動了。這樣中國就很自然地加入了美金集團，而美國的對華貿易和投資，以及由此而起的政治上的控制，一定可以急速地發展和加強起來。一九三五年四月間，美國經濟考察團的來華，可說是更進一步的準備工作。

美國這種企圖在其它列強是看得很清楚的；唯其如此，它們就不會讓美國放手做去。大家知道，英國金融資本在遠東方面的基礎，可說最為根深蒂固。英帝國主義在目下英鎊美元的鬥爭已到白熱化的場合，決不會忘掉利用它這種優勢，來造成反抗美元的局面，而且願意更進一步地令中國幣制的領導權握在它自己手裏。當中國訂定平衡稅標準的時候，竟採用倫敦

白銀市價爲標準，這也算是對於美國政策的一個威脅；同時英國人就已經很得意地說，中國已經加入『金鎊集團』了。這種說法自然不免過於樂觀；英國的金融資本也決不因此自滿，它必然地要採取更進一步的手段的。英國金融資本在遠東的前哨——匯豐銀行，便來部份地執行這種任務。它和它的夥伴麥加利銀行，大英銀行等等，當中國的金融界感受嚴重威脅的時候，當中國人民千呼萬喚，要制止白銀流出，同時對於美帝國主義痛予責備的時候，它們却悄悄地把大批白銀從上海運到香港，再從香港運到倫敦和紐約去。這樣，它一面可以威脅中國，使其不致向美國立刻馴服；一面可以示意日本，在制霸中國的鬥爭之中，英國的金融勢力並不次於日本的堂堂皇軍。同時它這種辦法還能使中國的怨恨，集中到美國身上，而爲後日的作爲，擺佈值得稱道的張本。按日本報紙的記載，中國政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就向英國當局磋商借款，到後來便有英國願借二千萬鎊給中國，以維持財政和金融的消息。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 Times）也用特大號字標題，揭載南京政府擬向列強銀團（英美在內）借款的消息。一九三五年的春季，國際對華借款的聲浪，喊得更高，而且中國當局也承認此舉了。這其間，英國無疑地是占領導的地位。我們除掉遠大的政治目標不談，這種還在談判之中的英國對華借款，顯然會牽涉到中國的幣制問題。

在這裏我們值得提一提沙遜爵士的建議。沙遜在上海的地產投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因之，他在上海白銀流出這一點上，是和匯豐銀行的利害關係不大相同，他願意上海銀根永遠地很鬆，因為只有這樣地產價格纔能日漲，至少能維持一般的高價。他之不願吃虧，就使他向美國提出改向印度購銀的建議。這個建議雖然沒有喚起美國很大的注意；可是另外一面却引起了一種相當可能的猜想，那就是說，印度的存銀雖然沒有賣給美國，却可利用機緣，裝到中國來做補充的用途。現在接洽之中的英國對華借款，到底能否成功，或是成功之後，到底用銀或是用金支付，現在還全未判明；不過假如一旦成功，而且決定用銀支付（可能是很大的），那末所謂金鎊借款，事實上便只須以印度存銀交付；那時這種借款白銀經過中國造幣廠鑄成特種的金本位幣，而匯豐銀行或者中外合組的兌換機關，就只須負擔對於銀質的金本位幣兌換給海外匯票的責任。這樣，中國的幣制也就安安穩穩地過渡到英鎊的懷裏去了。這種猜想並不是全無理由，反之，它的可能已經由沙遜自己的嘴來證明。沙遜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又發表了他引起全世界人注意的『救濟上海金融的計劃書』。他在這裏除了竭力指斥美國的白銀政策所加於中國經濟的威脅，同時贊成中國維持白銀本位，以『討好』中國以外，就乾脆地慫恿中國對英作英鎊借款，發行上海鎊券，造成中國虛金本位的幣制，而實際上

便把中國拉入金鎊集團的漩渦。沙遜爵士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心苦，除掉證實我們上述的猜想大有實現的可能之外，我們簡直找不到別的意義。

英美兩國在中國的白銀問題之中所進行的貨幣戰爭，已如上述。可是我們在這裏如果忽略了日本在其中推波助瀾獲取漁人之利的作用，那末我們將犯很大的錯誤。正如上面所說，日商銀行和日本輪船對於白銀的外流，是盡着很大的作用，特別在偷運方面表現得尤為能幹。日本的金融資本，雖然也想改變中國的幣制，而令『日滿華幣制集團』得以告成；不過這一點確乎不大容易成功。那末，日本在白銀問題之中就扮演着並不重要的角色了麼？絕不是的。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報也曾表示美國的白銀政策，固然使中國陷於竭度的金融恐慌，而間接地促進中日的親善。我們很清楚地記得，『中日經濟親善』便是東京方面『願意解救』中國因為白銀問題而遭遇的經濟危機重新提出的口號。誰能否認日本在此口號的實現之中，將有多量政治和經濟的獲得呢？

白銀問題對於中國通貨的威脅已如上述。下面我們要概括地講講由此而起的信用方面的危機。白銀大批地流出，銀行的庫存自然大受威脅。我們在第六章討論金融的時候，將詳細地指出各地的銀行和錢莊怎樣因為白銀的飛走，發生擠兌乃至倒閉的現象。同時再將討論，各地金融業怎樣因為現銀的減

少，一面趕速收回對於各業的債務，同時不敢對外放款，以致造成信用竭度收縮的現象。這些我們都不預備在此詳細指明。這裏所要說的，倒是最近因為信用收縮所發生的新的事態。試就上海而論，當年底總結束的時候，上海各業幾乎都像陷入世紀末的境地一樣。中國的金融業終算能以自己的利益着想，團結起來掙扎。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從香港買進了二百多萬元的白銀，以一千萬元放款的名義，救濟了上海的市面。誰知道年關一過，市面上竟格外緊迫起來，信用已經到了完全枯竭的地步。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間上海的市面不得不由銀行的救濟而苟延殘喘；而銀行資本特別是幾個最大的銀行如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對於一般產業和商業的統制力量也迅速加強起來。三月下旬政府方面又決定發行一萬萬元金融公債，將六千五百萬元擴充中央，中國和交通三行的資本，同時正如法文上海日報所說，中國的政府又能得到一批收入，相當地解救其財政的危機。在此過程之中，工商業之能否得救雖然還是問題，而中國銀行資本的集中，以及它們對於全部經濟和政治機構支配的加強，却是毫無可疑的事實。結果，小銀行和錢莊便大批倒閉了。

第三節

一九三四年中國海關進口新稅則的透視

一九三四年中國當局重行修訂的海關進口新稅則，自從同年七月二日公佈施行以來，到如今已足足有半年多了。當這稅則開始公佈施行的時候，它曾一度引起了全國輿論，特別是全國工商界的呼籲反對。後來經當局及財部負責人員的再三解釋，新稅則的施行終於未受阻礙，工商界的反對呼聲，也終於漸次消沉下去了。

那末，一九三四年的這種新稅則的施行，它在中國經濟上的意義究竟何在，它所給與中國國民經濟的影響究竟如何，它何以經過工商界的反對而仍能施行無阻呢？關於這些問題的研究，不但可以幫助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的性質獲得更深切的認識，同時對於中國經濟前途的探討，也未嘗不能作為我們研究時的一種參考。這便是我們所以把這問題也特別提出來討論的用意。

1. 中國關稅政策的特徵

爲了便於解答上述的幾個問題起見，我們必須對於中國的『關稅政策』首先有個一般的認識。

中國的『關稅政策』有兩個主要特徵。一個是中國關稅沒有完全的自主權，另一個是中國關稅的財政性。

中國的關稅稅權向來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底下。因此從這點上說來，所謂『關稅政策』原是根本談不上的；即使說有，那末也只是列強的關稅政策罷了。不過，從一九二八年以

後，即從那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自動宣佈了中國的海關進口新稅則，並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實施以後，一般人都以為，中國的關稅制度好像已經有了質的變化。他們以為，中國的關稅稅則，好像已由過去協定稅則的性質，進而至於國定稅則的地步了。其實不然，例如那次宣佈的稅則，乃是由於以前的正稅稅率與一九二五年關稅特別會議上英美日專門委員會所提出的七級稅率合併而成的。又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九日宣佈，而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實施的國定稅則，在表面上看來好像它是更加是由政府自動規定施行的稅則了。可是，在實際上，該稅則中所包含的協定成分還是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中日互惠協定的存在，而與這互惠協定有關的進口貨三十餘種，並未按照這次國定稅則的規定去課稅。

再次如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二日中國宣佈的國定稅則，它在表面上不但已看不出有絲毫協定的意味，且其自主的傾向好像已更加濃厚了。例如那時因中日互惠協定施行期滿的關係，過去受惠於這協定的許多日貨，便格外受到增加進口稅率的影響了。但是，這裏我們應該指出，這次宣佈的稅則，本質上與過去幾次修訂的原則完全沒有兩樣。為什麼呢？中國外交部於一九二八年七月間對外宣告重訂商約以後，它曾與各國新訂了原則上中國關稅已得完全自主的種種關稅條約。可是，在這些條約裏面，却仍包含着種種不平等的規定，其最重要者有

如下列：

『此締約國在本國領土內，不得有何藉口，向彼締約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的貨物，徵收較高於或異於本國人民所完納的關稅，內地稅或任何稅項』，同時也曾承認：『各國人民完納關稅及其它各項稅款，應爲無區別待遇』。

這兩種規定，前者不啻爲保障列強在華投資的護符，因爲中國在列強的投資可以說絕無僅有，儘管條約的規定是雙方面的，實際祇是中國受到片面的拘束罷了。後者等於明白的規定，列強在華的『機會均等』和『利益均沾』的權利，中國應有悉予遵守的義務。

這種不平等的規定，已經有形無形地使中國的關稅『自主權』，仍然受到絕大的限制。一九三三年五月間中日互惠關稅協定施行期滿後即未能續訂，以及那時所宣佈的進口稅則正是上述後一種規定的充分實現。至於前一種規定，不消說，那更是中國歷次修訂海關稅則所始終不渝的原則。

歷來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一九二八年後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實際並未完全實現，這是中國『關稅政策』的一種特徵。

一般說來，運用關稅政策的目的是，主要是在調劑國內產業，其次纔是關稅收入的獲得，以增加財政上的收入。中國的『關稅政策』恰恰與這相反，它的目的不但主要是，幾乎完全是在圖謀關稅收入的增加。

中國的關稅收入不論在國家總收入或在租稅總收入中所佔百分比的巨大，遠過於歐美各國。例如在國家總收入中，關稅收入所佔的百分比，中國約在50%左右，英國20—25%，美國和德國祇有10—15%，日本祇有5%。又如在租稅總收入中它所佔的百分比，中國在50以上，美國和英國約在20—25之間。中國關稅政策之十分重視於財政上的目的，而無濟於國內產業的調濟和推進，於此已不難想見。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關稅收入的激急增加，顯然與進口稅率的提高具有莫大關係。

近年來中國關稅收入額比較(單位國幣千元)

1925	120,366	1931	369,743
1928	179,142	1932	321,662
1929	275,545	1933	354,657
1930	312,987	1934	382,814

據上表，可知一九二九，一九三一，特別是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關稅收入的激增，與當年海關進口稅率的增高都是有關係的。一九三二年關稅收入之突趨減少，是因東北各關關稅收入從當年下半期起已經喪失。一九三三年東北各關的收入已全年不能收到，而當年的進出口貿易也更呈激減，因此照例是該年份的關稅收入一定會比一九三二年更加減少的。但是事實上竟恰恰相反，一九三三年的收入比較一九三二年還

增加不少，一九三四年的收入與東北各關未喪失時（一九三一年）比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無疑的，這並不是由於中國對外貿易額的增加（實際它是在愈趨減退），而完全是因為一九三三年五月間海關進口稅率提高頗多，中日互惠協定又屆滿期之故。同時，這種現象，即一面是中國進口貿易額的減退，另一面是海關進口稅率的提高，和中國關稅收入的激增，也並沒有反映出中國的關稅政策已經起了保護國內產業的作用。因為第一中國進口貿易額的減退，主要是由於國內一般購買力的低落；第二即在這種現象特別顯著的時期，國內產業也並未表現特別的好轉，反之祇有一般的愈趨崩潰。所以我們更可以證明，一九三三年進口新稅則的重訂，決不是中國關稅自主權愈益增大的表現，倒是，並且完全是當局力謀彌補東北各關損失的唯一法門。中國關稅政策的財政性，即其唯一重視於關稅收入的增加，從此更可顯而易見了。

關於中國關稅政策的兩個特徵，即名義上的關稅自主權之並未真正實現，和近年來修訂進口稅則的財政性，大概已如上述。至於這兩種特徵的所以形成，我們可以說，乃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一面為着保證其過剩商品在中國市場上得以具有競爭能力的有利條件，所以對於中國關稅稅權的絕對自主，是不願輕予讓它實現的。何況這種絕對自主即使逐漸實現，帝國主義列強依仗它與中國所訂的其它不平等條約，還可以從

別方面去另謀擴張勢力，特別是從對華企業投資或其它資本輸出方面去另謀發展呢！同時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爲使中國政府履行其對於它們所負的債務起見，所以對於中國政府所施具有財政性的關稅政策，在某種程度之下是不會予以反對的；因爲這樣一來，它們對於中國政府之獲得名義上的關稅自主，既可陰爲施予小惠，又可陽爲博得對華平等待遇的美名了。

2. 一九三四年海關進口新稅則的意義和影響

中國『關稅政策』的本質既如上述，一九三四年七月公布施行的海關進口新稅則當然也不會例外。不過，這次新稅則的意義，跟過去歷次改訂的進口新稅則比較，却也不無重大的差別。關於這，我們可以從這次新稅則的內容及其實施半年來的成果兩方面去看，並可分下列幾點來說明：

第一，新稅則之增加稅收的作用是愈加顯著了：如以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五月爲止的中國進口貿易總額爲標準（即以一九三三年度新稅則施行後一年間的貿易稅爲標準），則這次新稅則中減稅的物品祇佔該年度進口總額的5%，可是增稅的物品差不多佔到50%之多。同時，這次減稅物品的貿易額雖不大，但這些商品對於稅率的變動是比較富於彈性的，這就是說，如棉布呢絨嗶嘰，魚介海產品及紙類等，在稅率增高或減低之時，進口稅是比較容易減少或增加的。因爲它們這次

稅率減低而進口有增加的可能，所以在關稅收入上，至少為當局所預料，是不會有多大減少的。至於增稅物品的感覺大多是不很靈敏的，例如棉花，金屬礦砂，機器及工具，油類及木材等，它們的稅率雖增，它們的進口額是比較不大會減少的。因此，這在關稅收入上，無論如何是增加的希望多而減少的希望少。這次新稅則所含增加稅收的意味就以稅則本身而言，已是異常顯著的了。

第二，新稅則所給與國內產業乃至國民經濟的打擊確是不小：新稅則中所列減稅的物品，大多是國內產業界所能生產的物品，例如棉布，魚介海產和紙類等。減低它們的稅率，不啻獎勵它們增加進口，便於它們進口傾銷；雖然它們的進口，實際上因其它條件的關係，不一定會很齊整的大量增加（這點下面還須詳加說明）。這種情形，當然不能說是因為要減低國內民衆負擔的緣故，因為它們在國內是有代用品可以提供民衆需要的。同時，在增稅物品方面，它們大多是原料，日常生活用品（例如煤油）和足以幫助國內產業發展的生產手段。這些物品稅率的增加，確有加重國內產業成本，加重國內民衆負擔的嫌疑。因此，不論從減稅物品或增稅物品方面去看，這次新稅則所給予國內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打擊可以說是毫無疑義的了。

第三，新稅則施行的成果大概已可看到：新稅則從一九三

四年七月實行以後至一九三四年底半年中間，我們在減稅和增稅物品進口額的增減上，已不難看到其一般的傾向。

兩年來下半年期主要進口貨物比較表(千金單位)

主要減稅貨物名	1933	1934	1934對1933增(+) 減(-) 百分比
印花棉布及雜類棉布	3,910	2,186	- 44.1
毛及毛製品	10,887	12,052	+ 0.7
魚介海產品(全部)	4,744	5,041	+ 6.3
主要增稅貨物名	1933	1934	1934對1933增(+) 減(-) 百分比
棉花	21,647	16,030	- 25.7
雜類金屬製品	20,829	11,281	- 45.9
煤油	17,253	4,731	- 72.6
機器及工具	10,827	15,443	+ 42.6

據上表，可知在三種主要減稅物品中，倒有兩種（毛及毛製品和魚介海產品）物品的進口額是在增加的。印花棉布和雜類棉布進口額的反呈激減，不是由於減低稅率並未生效，而是由於日人在華所設布廠（大多附在紗廠內）積極擴張生產之故。因為據日商在滬所設同興廠的報告，由棉布生產所能獲得的利潤確是遠過於棉紗的生產。因此由減稅物品進口額之增加所予國內產業的打擊還是很顯著的，至於棉布進口額之反呈減少，那祇是國內產業遭受外貨傾銷而愈趨崩潰的另一種表現罷了。同時在四種主要增稅物品中間，棉花雜類金屬製品

和煤油的進口額是一致表現減退的，這與稅率的提高顯然有密切的關係。至於機器及工具之獨呈激增，乃是由於外人在華企業，特別是紡織業的突飛猛進。自然，它們為擴張其在華企業所能獲得的利益是來得大，它們所受稅率提高的損失是少得多，何況它們大多是自己進口自己採用的呢！這裏，假如華商廠家也能添置機器，那末當然只能『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

最後，第四是新稅則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關係。中國關稅稅權之並未完全自主，我們已在上面詳加申述。例如中國與各國所訂關稅條約中，中國曾承認『各國人民完納關稅及其它各項稅款，應為無區別待遇』此種規定，一面可以證明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下所處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時確也反映出列強在對華貿易上所抱競爭態度的何等強烈。因此，在中國關稅政策中儘管表面上是『對於各國人民一律待遇』，暗底裏在列強在華努力積極擴展的威脅底下，特別是在其不平衡擴展的威迫利誘之下，中國是會被動地對於列強有所歧視的，自然，這種或多或少的歧視態度是以不違背中國關稅政策的財政性為原則的。

一九三四年施行的海關進口新稅則便是中國在關稅政策上暗底裏已多少具有這種歧視態度的顯例。關於這，我們可以按照這次新稅則中所列主要增減稅率的進口貨物，就其國別

貿易額上去觀察。

一九三四年新稅則中增減稅率

進口各貨國別百分比

(1933年6月至1934年5月)

	國別總計	日	英	美
主要減稅物品	4.50	13.11	12.85	0.54
主要增稅物品	46.28	35.49	47.29	60.00
其他物品	49.22	51.40	39.86	39.46
進口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據上表所示，我們可以指出最重要的兩點來：第一，在主要減稅貨品的進口額中，上列三國所佔的百分比，是以日本為最大，英國次之，美國為最小；第二，在主要增稅貨品的進口額中，它們所佔的百分比，是以美國為最大，英國次之，日本為最小。這樣看來，我們已不難證明，這次海關新稅則所能給與英美日的影響，自然是以日本受惠最大，英國次之，美國受損為最大了。

這種情勢，即這次新稅則的內容對於英美日三強的歧視，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第一，素來雄居首位的日本對華貿易，自從東北事變以來，已漸次退居第二位乃至退居第三位了。第二，日本自從強佔東北以來，它對東北的貿易已有突飛猛晉之勢。本來，日本這種對華貿易減退而對東北貿易激增的現象，在實際上對於日本是絲毫沒有損失的，因為它是失之桑榆，收之東隅了。但是貪得無厭原是帝國主義

的本性。日本鑒於它在中國的原有市場，白白地被英美等國，特別是被美國奪去了一部分，自然不肯甘心。因此，日本企圖恢復其九一八以前的對華貿易，乃是其必然的要求。第三，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爲止，在這期間，日本對華貿易雖已減退，它還有中日互惠協定的存在可以藉着獲益不少。但是即從那時候起，該協定已施行期滿，這至少在名義上中國關稅已獲自主的條件底下，似已難有立即重新訂立的可能。因此，從一九三三年五月底起施行的進口新稅則，日本是確乎受到不少影響的。日本對於力謀恢復對華貿易的要求，因此也愈感迫切了。第四，祇須得到實惠而無需乎斤斤於形式，這是聰明的帝國主義者最近所抱的一般的態度。無疑的，日本自然最會瞭解到這點。因此，互惠協定縱使重訂不成，祇要使它能得實惠，任何形式它也不在乎了。這次新稅則的內容，便是這類形式的一種。當然，最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上述要求之實現，是必須有在華政治和經濟占到一般的優勢爲前提；而這種前提日本從一九三二年以來，確乎已經具備的了。

這次新稅則的內容，它對於日本之最爲有利及其所以產生的必然性，大概已如上述。現在我們再來看新稅則實施後的成果吧。

正和全年份的比較一樣，一九三四年下半期的中國進口貿易，如與一九三三年同期比較，也已有了多量的減少，即減

少了114,981千元。這裏，我們就從一九三四年下半期內（即在新稅則已實施後的半年內）中國進口貿易的一般減退中，來看主要國家對華進口貿易的消長。

兩年來下半期主要國對華進口貨比較

國別	進口貨值絕對數		占進口貨總額百分比			
	1933 (國幣千元)	1934 (國幣千元)	1933		1934	
			上半期	下半期	上半期	下半期
美	141,130	112,602	20.55	24.33	28.63	24.27
英	102,165	77,603	15.96	17.62	15.70	16.71
日	61,617	70,161	9.54	10.64	10.72	15.10
德	52,244	45,325	7.16	9.04	8.37	9.75
各國總計	579,649	464,668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上表告訴我們有三點：(1)就絕對數看，一九三四年下半期與一九三三年同期比較，美英德三國對華進口額都有減退，獨有日本反見增加。美國減少20.1%，英國減少更多，約減24.0%，德國所減比較英美都少；日本則增加8,544千元，約增1.6%。(2)就對進口貨總額所佔的百分比看，一九三四年下半期與一九三三年同期比較，美國略減，約減0.11%，英國減少較多，即減0.91%，德國稍增，約增0.74%，日本增加獨多，約增4.46%。(3)再就所佔進口總額的百分比看，如果按照一九三三年上下半期的季節性關係，英日德三國都屬正常，獨是美國

有反常的形態；它在一九三三年下半期所佔的百分比，較諸上半期約增3.83%，一九三四年下半期的情形恰恰相反，它的百分比已較上半期激減4.36%。

從這三點看來，一九三四年下半期內主要國家的對華進口貿易，無疑的，日本已佔有很大的優勢，甚至已打破了上下半期間的季節性關係，例如它在近兩年來每半年中所佔的百分比，都在日益增加。相反的，美國已陷於絕對不利的狀態，甚至它所有季節性的優勢也已消逝。這就是一九三四年海關進口新稅則所給予列強的不同的影響，這種影響至少在這目前的場合，是跟列強在華支配力量的對比，完全符合。



綜上所述，可知一九三四年的海關進口新稅則，一方面它祇是所謂中國『關稅政策』的承續，它的本質與過去中國『關稅政策』的特徵簡直絲毫沒有變更。這就是說，它的內容是同樣而且更顯著的具有關稅自主並未完全實現和財政性兩種特徵了。可是，在另一方面，除開這兩種愈加顯著的特徵以外，它的產生是具有另一種更重要的意義；這就是，它已反映出一部份列強在華支配力量的消長，因此它對某國頗有特別有利之勢。真的，在這中日的經濟提攜已在漸次成熟的時期，這種趨勢也許會一天一天加強，而且更明顯地指示出，半殖民地的中國正在大踏步地向殖民地化之路邁進。

另一方面，其它在華佔有巨大勢力的列強，特別是美國，是否就會讓日本這樣的在華猖獗呢？事實上告訴我們，是決不會的！即以關稅而論，最近關於海關稅則的問題，據傳又有修改之說，並傳頗有對日不利的可能。同時，日使有吉已向當局表示一九三四年新稅則，日方還不滿意；今次如有不利日方的改訂，日本自然不能坐視。同時英美使節也在南京折衝之中。這樣看來，列強在華的衝突，畢竟又將轉入一個新的階段了。

第四節

銀行資本的投入農村

雖然一九三三年三月間上海銀行即已成立了農業貸款部，從事農村投資，但是此種投資成爲銀行界中的一種新趨勢，那還是一九三四年的事情。上海銀行初期試辦的結果，不特放款能如期收回，而且還帶來一些相當可觀的餘利，這樣投資農村的聲浪就夾着『爲社會』『爲農民』的口號而激昂起來。要說明這一事態的構成，我們應該注意到兩點：

第一，年來農業恐慌的日益加深，使農民大衆苟延殘喘地維持僅有的落後的生產機構也不可能了。地主，高利貸商業資本家爲着榨取，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當局爲着各自的稅收，對此都十分關懷。換句話說，他們都很想在現有的條件之下來『救濟』並『復興』這個殘破的中國農村。促使銀行家投資農村的契

機之一，就是和這相同的『切膚之感』；不過他們所能完成的實在有限。

第二，因游資集中都市而釀成的金融虛腫病，正是希望資金能夠靈活週轉的銀行家所厭忌的。有些人說，對於畸形的債券標金外匯等等買賣，銀行家已經感到危險而退縮而不熱中，這話是不對的。銀行家所感到的是不足，他們還想找到使窒塞的遊資產生金卵的其他途徑，『投資農村』於是就被他們看中了，不過不很寵愛罷了。

當然，這兩個因素是密切地關聯着，而且不論透過那一個，銀行家都能促進自己對於整個農村的統治，利益是一點兒也不會漏落！不過國內也有不少人士，他們評斷此種投資，認為銀行家已經加以積極地推行，而且他們（銀行家）這樣幹的原因完全不在一己的利益。這兩種不同的說法，我們極願按着事實來加以檢討。

一九三四年之間，銀行家在農村方面的投資，在量上究竟有多少，因為相關各銀行都沒有明確的報告，一時很難全部知道。下面這個表是根據各地報紙所提供的材料編製而成的，遺漏和錯誤定不能免，不過總能看出一個大概：

一九三四年度各銀行農村貸款概算統計(註一)

貸款銀行	金額	借款機關	借款性質
上海銀行	250,000元	陝省棉花合作社	信用貸款

	200,000	蘇浙皖及各鐵路沿線之農村	生產貸款
	100,000	魯省育蠶農民團	
	500,000	合肥縣之農民	設立該縣各農民借貸所
	10,000	施家集之農民	經營糧食儲押放款
四省農民銀行	20,000	長安各地之合作社	
	11,000	鄂省各地合作社	
	300,000	贛省農村合作委員會	貸與農民
中國銀行(註二)	200,000	西安農民合作社	棉花信用合作放款
金城銀行	200,000	河北省定縣	經營棉花運銷合作
	100,000	南京社會局	與社會局共辦貧民貸款
墾業銀行	7,000	慈谿農民	
上海中國兩行	30,000	皖北農村合作社	貸款於烟草區域
上海交通等四行	1,800,000	江蘇省政府	辦理米穀儲押
上海金城等五行	1,500,000	全國經委會	辦理陝省棉花合作

註I: 本表見1935,2,21上海每日新聞

註II: 據該行廿三年度報告,農民小額押款,截至該年底止,為1,125,000餘元,農村合作社放款同期為1,970,000餘元。

根據前表所載,各行貸款總數約五六百萬元,實際當不止此數;不過最多也不過如銀行家錢新之之所估計的一千餘萬元而已。假使比起玉萍鐵路公債,江蘇水利建設公債等等債券的抵借來,此數就更不足道。這自然因為農村動盪不安,而所得利益亦較有限,所以縱使農民大眾亟待救濟,銀行家也只有遲遲不前了。五月間南京政府頒佈儲蓄銀行法,規定儲蓄銀行或

銀行之辦儲蓄者，應將其存款五分之一投放農村；但是紙上的條文並不能變更銀行家的利害觀點，因而該法也終於留在檔案冊上。

但是問題的焦點還不在此。我們除了觀察銀行家的農村投資在量上作了如何的發展以外，我們更應（這是更重要的）分析此種投資的實質，換句話說，牠對於農業經營，農民生活等等，究竟起了如何的作用。有許多不願全面地來分析問題的人們，因為看見一九三四年的農村貸款比一九三三年增了許多，以此為基礎的各地合作事業也發展了不少，就以為中國的農村開始復興了，農民得救了，其盲目之可觀，實不亞於那些以為資本的集中就是勞動者的福利增加的原始學者。現在我們分兩部份來探討他們所不會或不願考察的實質問題。

銀行家向農村投資，主要含有兩種不同的性質，或者活動在兩個不同的範圍。第一是經營農村中的資本借貸，替代着原來的當押和高利貸者的地位。在銀行家說來，是調節農村金融，使農民大眾不致受高利盤剝。在這方面，銀行家的貸款什九經過各地的信用合作社的手，很少和農民直接發生關係。第二是經營各地農產品的儲押和產銷，所盡的是過去商業資本的機能；這在銀行家說來是為为了提高農產物價，使農民收入可以增加，不會被狡黠的商人榨取。對於此種經營，銀行家或者貸款給各地的產銷合作社，或者用自己的倉庫（也有和政府機

關合辦的)對農民直接經營農產的儲押和運銷。不過就在前一場合,倉庫還是最後的匯合所;所以倉庫這種組織在這方面甚為重要。前述兩種經營比較起來,自以前者為普遍;這不僅因為牠的歷史較長,更因為牠比較不受農村市場的發展程度的制限。至於後者就不然了,牠必需當地生產高度商品化的農作物(如棉花烟草之類),纔能組織經營此種農作物的儲押和產銷的合作社和倉庫,否則,一切都失掉存在的意義。但是為了完成銀行資本對於農村經濟的統治,後者則具有更大的功能;因為牠除掉一般的借貸關係而外,同時更有直接控制農產的流通乃至生產的作用。

以上已對兩者作綜合的比較,現在再來各別地考察牠們是否按着銀行家所高調的意義而推行。

第一,關於貸款信用合作社以調節農村金融的批判:當銀行家進行此種工作的時候,他們是不願想到現社會秩序之任何變更,同時更不願否認自己的存在和資本的累積,這是一面。另一面,所謂農村中的農民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統一體,牠內部包含富農貧農等等的對立,為了本利兼收,銀行家自然不會和缺乏信用能力的貧農親近,而且為了獲得更高的保障,他們還必然地要和鄉村中的豪紳結納。在這些基本條件之下,取利較低的銀行貸款,什九都祇方便了豪紳地主和富農,或者經過牠們的手,加強,展開他們對貧農大眾的盤剝機會。縱使少

數銀行家的初衷並不如此，但是客觀事實的發展必然要轉變到這樣的前途。杜岩雙先生在其所著浙江之農村金融一文中所指摘的『鄉之豪紳常假名組織合作社，乃向農民銀行借得低利之借款，用之轉借於鄉民，條件之酷，實罕其匹。此種合作社非但無益於農民，反造成剝削農民之新式工具』（三卷九號申報月刊53頁），實是普遍各省的一般情形。有些人以為這是個人問題，可以慢慢消除的；但是這種樂觀論調很明顯地是自欺欺人，誰能離開社會的改造來企圖人的改造呢？

第二，關於運銷合作社和農業倉庫之利惠農民的批判：根據和前述同樣的社會條件，實際主持這些事業的什九就是當地的士紳，豪強，地主商人，貧農大眾是無從擺脫他們的操縱，這是一面。另一方面，能夠將農產品向倉庫儲押，靜待來日的高價的，無疑地只有富農者羣。貧農大眾爲了債務等等負擔，要想不將農產品預賣也難辦到，那裏還談得到儲押。綜合看來，運銷合作和農業倉庫是促進銀行資本加強對於農村的統治的有力槓桿，譬如陝西和山東一帶的棉花產銷，幾乎已經一貫地被操縱於銀行資本。他們對各合作社散佈棉種，同時即以日後代爲運銷爲條件；窮這個惡魔趨使農民大眾一任銀行資本去盤剝！山東和皖北一帶的烟農，其處境亦復相同。上海銀行在皖北煙草區內，積極貸款給各產銷合作社，全由當地士紳李某包辦，其控制之勢力已甚可觀。有許多人不論談起信用合

作或是談起農業倉庫，總是緊緊抓住牠們取息較低這一點來堅持他們的樂觀結論，這當然是淺薄而且錯誤。他們忘記在銀行家所經營的農業倉庫普遍設立的條件之下，農產品全面地從屬於市場的真實意義是些什麼。固然，在這裏是包含着進步的因素，但是所進步的是剝削的方式和程度，並不是農民大眾被解救了。

最後在結論之中，我們還要指明兩點：第一，銀行家投資農村很少改進生產的要求，他們只是在原有的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地盤之上，用比較合理的方法來襲取一部分農民的血汗而已。固然，他們未嘗不想趁機改進農村生產，以確立並擴大自己的統治範圍，但是當前的恐慌和內地的政治不安却使他們不敢前進，也不願前進。自然，我們在這裏並沒有否認銀行資本的投資農村，在主觀上還帶着安定農村秩序的作用。第二，一般說來，中國的銀行資本是列強在華雄資的附庸，所以前者流入農村的意義，無異替後者開闢侵略的大道。中國銀行每逢烟草上市，即特派人員常駐山東濰縣二十里堡地方的英美烟草公司，對該公司提供鈔票，以便公司向烟農及合作社收買烟草。金城，交通，中國，上海等行在山東陝西等棉產區域推行產銷合作事業，對於日資的壟斷中國原棉市場，成爲不能或缺的先遣隊。所以中國的銀行資本對於農村統治力的加強，同時就含有促進中國殖民地化的意義。

說到這裏，我們大概可以認清：一年來高唱入雲的現條件之下的投資農村，對於中國的農村經濟，到底具有何種作用了。

第三章 貿易

第一節 國外貿易

1. 世界貿易衰落中中國對外貿易衰落的特徵

世界經濟恐慌之轉入特殊的蕭條階段，這從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起已經開始，到一九三三年已一般地表現出來，到一九三四年便愈加顯著了。在這特殊的蕭條階段中間，足爲其重要指標之一的是：一方面由於軍需工業生產指數的增高，世界一般的生產指數也隨着增高；同時在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國際貿易價額却依然在繼續不斷地衰落。前者如近年來平均每月的世界生產指數在一九三二年後的確已有激急增加，雖然它還沒有恢復一九二八年的水準。後者如世界五十二國的國際貿易，不論出口或進口價額都在繼續減少，

世界生產指數(平均每月) 52國國際貿易總計(平均每季)

	1928 = 100	單位一億馬克			
		進 絕對數	口 指數	出 絕對數	口 指數
1931	83.1	204	100.0	179	100.0

1932	73.3	136	65.7	119	66.5
1933	83.2	122	59.8	109	60.9
1934	90.4(1)	115(2)	56.4	103(2)	57.5

註：(1)爲首12個月平均；(2)爲首3季平均

世界貿易的衰落，與其說是由於列強國內產業的正常發展，不如說是由於其人爲地割裂了國際市場；與其說是由於列強國內市場的擴張，不如說是由於一般購買力的低減。因爲由世界生產的增高表現出來的所謂產業景氣，主要是由於與軍需有關的工業生產的擴展。這種生產大多是非生產性的生產。因此，假定某國民衆的一般購買力是沒有減低，那末這種非生產性生產的擴展，它是不能藉以減輕其原來對於國際市場的依賴性的。但是列強爲着積極準備再分割世界的未來大戰，所以不得不在財政上從事於減縮一切正常支出，以儘量膨脹其與軍事有關的支出。同時，列強第一爲着節省支出，爲着減輕其對於國際支付的負擔，祇有儘量減少其進口貿易（因爲擴張出口貿易是沒有把握的）。第二，爲着力謀在未來大戰時，避免敵國的經濟封鎖起見，乃不得不將其原須仰給於國際市場的軍需品，儘可能地使它減少進口而努力增加其代用品的生產。這就是目下世界列強盛行的所謂自給自足的鎖國經濟政策的真相。這種以準備戰爭爲主要動機的鎖國經濟政策，是世界國際貿易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於在獨占金融資本佔着絕對優勢的資本主義列強，工農大眾所獲實際工資或實際收入的減少更加甚了國內購買力的低減。不但如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工農大眾一面受國內封建關係的剝削，一面又須受其宗主國家恐慌負擔的轉嫁，所以他們的生活是特別惡劣，他們的購買力是極度低落。這種一般購買力的低減，它一面使資本主義列強，高築關稅壁壘，積極厲行其鎖國政策，以獨占其原已萎縮了的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它更成爲阻礙外貨輸入的自然之限界。這就是世界國際市場所以依然日趨萎縮的更基本的原因。

在這世界國際貿易一般衰落的情勢底下，半殖民地的中國，其對外貿易的愈趨萎縮當然也不會例外。不過在世界恐慌爆發後，中國對外貿易萎縮的過程却另有其特點。第一因爲中國的關稅至今未能完全自主，所以在世界恐慌已經爆發，列強爭相設法減少外貨進口，並從事於對外傾銷的時候，中國的進口貨值，直到一九三一年爲止還是表現激急增加的趨勢。同時，中國的對外輸出，因爲中國經濟的一般落後性，對外傾銷固談不上，對於列強的關稅壁壘倒是首先受着影響，因此，中國的出口貨值，從一九三〇年起，就已開始減少了。這兩種現象（即一面是進口貨值仍在增加，另一面是出口貨值已在減少）無疑的反映出中國的經濟危機，乃至對外貿易的特性，即

半殖民地性。這兩種現象我們可從下表看出。

年別	全國		東北各關除外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1928	1,863,320	1,544,531	1,535,746	1,016,543
1929	1,927,084	1,582,440	1,618,045	1,070,522
1930	2,040,600	1,394,167	1,722,908	914,414
1931	2,233,376	1,416,964	1,997,909	915,171

後來從一九三二年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衰落便呈急轉直下之勢。這，一方面因為東北的淪陷，東北各海關的貿易數字，從一九三二下半年起已不列入中國的海關貿易冊內，所以進口貨值比一九三一年幾乎減少了四分之一，出口貨值幾乎減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因為由東北事變和上海一二八事變所引起的華北和長江下游諸省政局的不安，因為由東北事變所造成的中國本部與東北之間國內貿易的幾於完全停頓，同時因為一九三一年的空前大水災所給與中國國民經濟絕大的打擊，所以脆弱的中國產業便加速度的崩潰，中國農工大衆的貧困便愈趨尖銳，中國一般購買力的低落也就愈加嚴重起來。凡此種種都是直接或間接使中國對外貿易陷於極度萎縮的主要原因。它不僅使一九三一年前已經表現減退的中國出口貨值更趨激減，且使一九三一年前尚在增加的進口貨值也終於突趨激減。在這場合，列強對華傾銷雖猶

絲毫未嘗停止，這種傾銷雖猶未嘗遭遇中國關稅政策的任何障礙，但是一般說來，中國民衆購買力的低落却成爲其唯一的極限了。這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衰落所以異於其它列強的第二個特徵。

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的對外貿易(單位千元)

年別	全 國		東北各關除外	
	進 口	出 口	進 口	出 口
1931	2,233,376	1,416,964	1,997,909	915,171
1932	1,634,727	767,535	1,522,187	568,921
1933	1,345,567	611,828	1,345,567	611,828
1934	1,029,665	535,214	1,029,665	535,214

註：1931和1932年東北各關貿易數字在內

2. 一九三四年中國對外貿易中的諸形態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對外貿易是更尖銳地表現着上面所說的兩個特徵。這就是說：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對外貿易，不論出口或進口貨值都在繼續減退；同時中國進口貨值的減退比較出口貨值的減少程度還要厲害。但是不論一九三四年的進口貨值減縮得怎樣迅速，假如以一九二八年的情形爲標準，則進口貨值的減縮程度還是不及出口貨值的。關於這，我們可以從下列二方面去看：

首先我們可以從一九三四年的各月貿易貨值所佔一九三三年同時期內貿易貨值的百分比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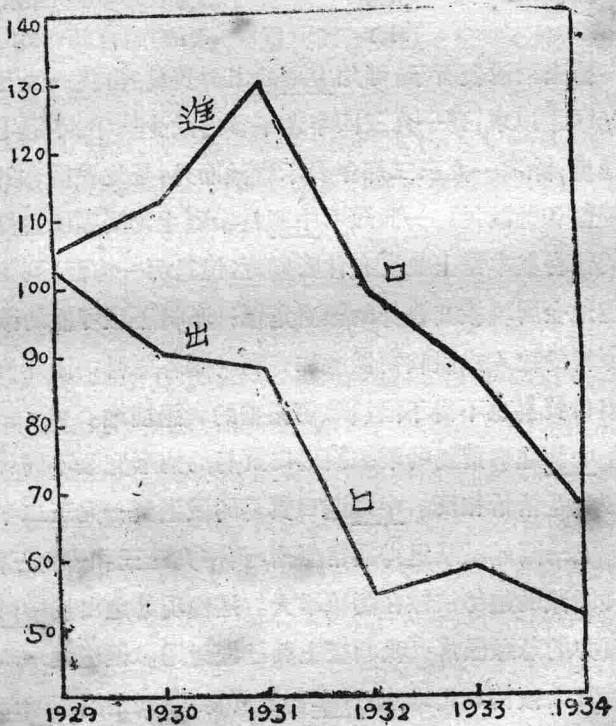
1934年各月貿易對1933年同期的百分比

月別	出口	進口	總額
1月	81.89	103.77	95.48
2月	75.66	72.95	73.79
3月	88.56	67.62	72.55
4月	110.60	68.60	77.07
5月	95.76	62.60	71.00
6月	97.95	78.35	84.49
7月	71.80	71.22	71.44
8月	85.79	74.08	78.05
9月	85.72	87.34	86.77
10月	89.18	83.49	85.33
11月	91.81	86.83	88.62
12月	86.02	76.57	81.35
全年	87.48	76.52	79.95

上表證明三點：第一，一九三四年各月出口或進口貨值，比起上年的同時期來，差不多完全是在減縮的，祇有四月份的出口和一月份的進口是例外。第二，在這同樣的比較中，進口貨值的減縮程度差不多各月都比出口貨值的減縮來得大，因此全年總計比較也是這樣。第三，進口貨值的減縮程度大於出口貨值，這種現象在本年上半年中一般都比下半年內來得顯著。這與下半年起中國新稅則的實施和美國白銀政策的厲行不無關係。

其次我們可以就近年來進出口貨值和入超數額的消長情形來看。不過，因為海關貿易冊中所列貿易統計數字，東北各關的貿易數字從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起已經沒有列入，所以我

們爲便於前後比較起見，特地將過去貿易統計數字中所含東北各關數字，統統把它除去。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消長

(東北各關除外, 1928=100)

年別	出口	進口	入超
1929	102.4	105.3	111.9
1930	90.2	112.2	159.2

1931	87.4	130.0	221.3
1932	54.4	99.1	194.9
1933	58.5	87.6	150.0
1934	51.1	67.1	101.1

據上列圖表所示，可知中國的出口貿易，自從一九三〇年開始減退以來，到一九三四年差不多已減少一半。不過它的減退速度，除開一九三二那年表示激減而外，是比較緩和的。這種緩和的減退，一面證明中國為帝國主義列強所盡提供原料的任務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變更；但是另一方面，列強為儘可能地企圖挽救其自身的經濟危機，不得不儘可能的減少國外原料的輸入或吸收更低廉和有利的國外原料，因此使中國的出口貿易也不得不陷於愈趨深重的衰退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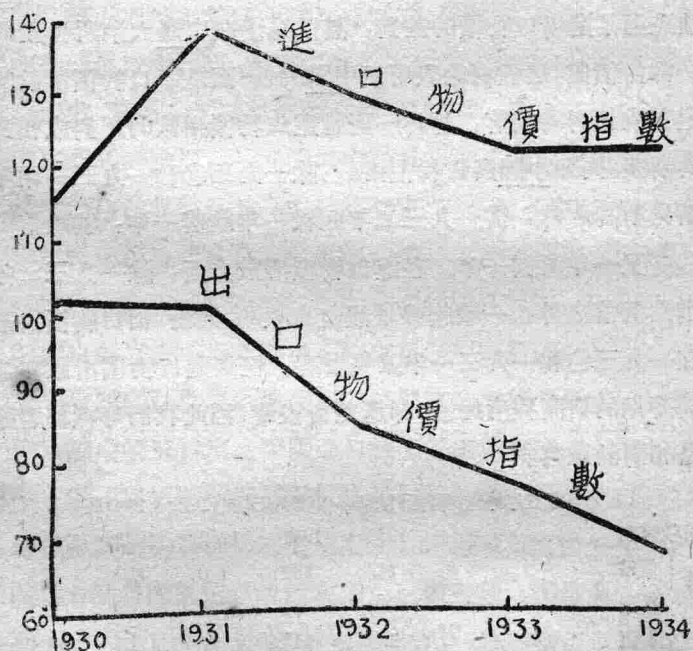
中國進口貿易的增減與出口貿易的情形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恰恰相反。中國進口貿易的減退到一九三二年才開始，它一開始就減退得異常劇烈；到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這種激減的趨勢依然在繼續增大。這種現象之由於中國一般購買力的急激低落，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但從九一八事變發生日人強佔東北以來，日本對華貿易，特別是對華進口貿易的激減確也是一個重大原因（日本方面自有對東北貿易的擴張去補償）。不過中國的進口貿易，無論它已激減到怎樣的程度，如與出口貿易比較，却總不及後者減退之甚。近年來中國入超數額雖呈激減，但與一九二八年比較仍見增加，便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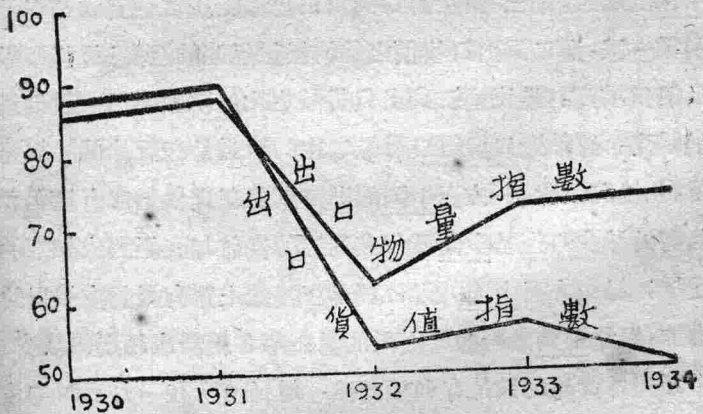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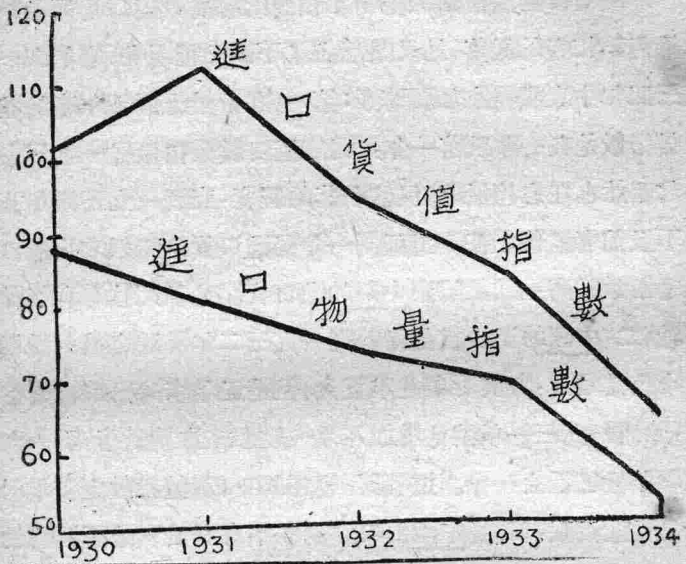
證。

一九三四年中國對外貿易衰落中的另一嚴重現象，即不等價交換的愈加擴張。這裏所謂不等價的交換形態，即是列強透過了進出口物價的差異，無償地攫取中國大眾所生產的一部份價值。這種現象表現於中國的，一面是出口物價指數的絕對或相對的低落，另外一面是進口物價指數的絕對或相對的高漲。例如中國出口物價指數，除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兩年稍見增高之外，從一九三二年起就一年跌落一年，其跌落的程度又一年深刻一年。在進口物價指數方面，除一九三三年稍見低落之外，一般趨勢是傾向高漲的。同時，出口物價指數在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年雖見增高，但與進口物價指數在這同時期的增高程度比較，却還差得很遠，因此我們可說前者還是相對的跌落。

近五年來中國對外貿易各項指數比較 (1929 = 100) 此

指數類別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進口	價格	117	139	110	123	123
	貨量	88	81	74	69	52
	貨值	103	113	95	84	64
出口	價格	103	102	86	78	68
	貨量	86	88	63	73	71
	貨值	88	90	54	57	50
出口貨量與進口貨量之比	98	103	85	106	142	
進口貨價格與出口貨價格之比	114	136	150	157	181	
進口貨值與出口貨值之比	117	126	176	147	129	





這種進口物價指數的絕對和相對的增高，出口物價指數的絕對和相對的低落，結果是形成了下列三種現象，它們在一九三四年中表現得愈加顯著了：第一，在貨量上近五年來的進口貨指數是在一年跌落一年，同時進口貨值指數從一九三〇年起雖然也在愈趨低落，但其跌落的程度，直到一九三四年止仍不及前者跌落之甚。這種同一年間進口貨值指數之比進口貨量指數為高，顯然證明中國的進口貿易是於列強有利無弊的。第二，中國的出口貨量指數從一九三二年暴跌之後，近兩年來已見增高，雖其所增並不巨大，但是五年來的出口貨值指數，除開一九三一年稍見增加外，一般都在愈趨跌落，到一九三四年且已低去一半。這種同一年間出口貨值指數之多半低於其貨量指數，乃是中國出口貿易多半有利於列強而無利於中國的明證。第三，由於進口與出口物價指數之絕對和相對的一增一減，進口與出口物價之比的指數迅速的增高；這種指數的繼長增高，遂使進口與出口貨值之比的指數也仍一般都趨於增高，雖然進口與出口貨量之比的指數是在反比例的加速增高。換句話說，一方面中國的進口貿易在貨量上雖有絕對和相對的減少，但是中國所付與列強的貨值却在絕對或相對的增加；另一方面中國的出口貿易在貨量上雖有絕對或相對的增加，但是中國向列強所獲得的貨值却在絕對或相對的減少。中國對外貿易的只是有利於列強，這種情形在一九三四年是

分外顯著，它與農民以低價出售其農產物，而以高價購買其日用品的不等價交換形態簡直沒有兩樣。中國對外貿易上的這種不等價交換形態，顯然是中國對於列強提供無償勞動的反映，中國對外貿易的殖民地性就此也可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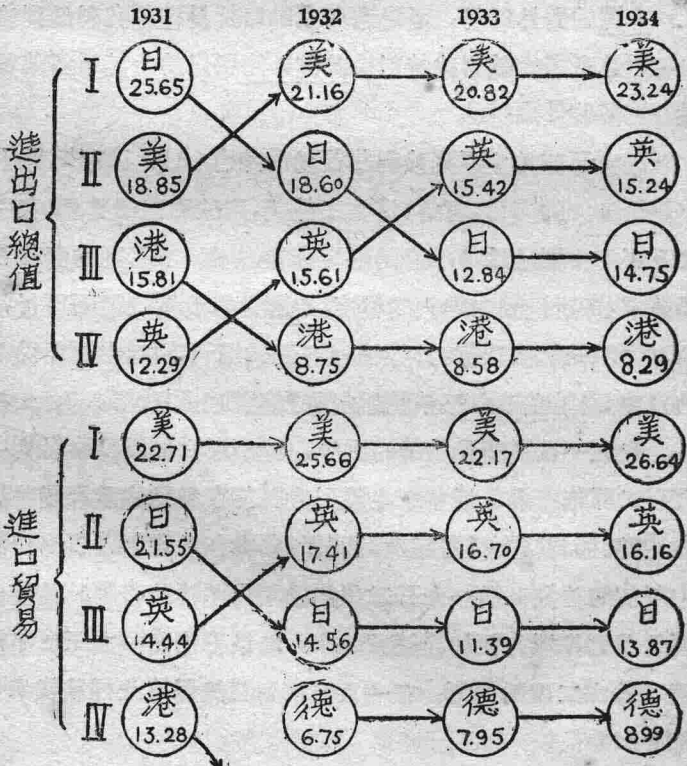
3. 列強對華貿易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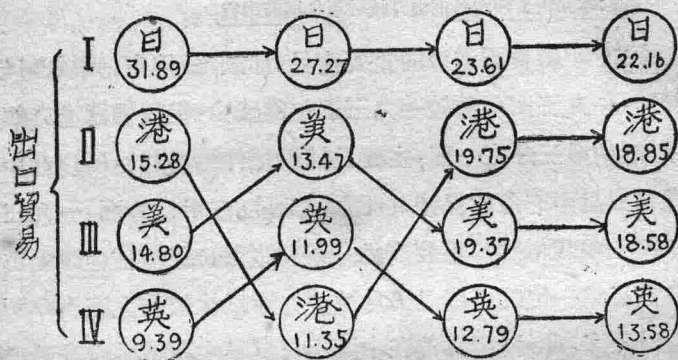
中國的對外貿易，不論進口或出口貿易總是有利於列強的，這是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美英日德所以拚命競爭對華貿易的客觀條件之一。

一九三四年主要列強對華貿易的陣容，大體上說來，跟上年並無多大的變化。可是，這並不是說，列強的對華貿易，在一九三四年中似已保持相當的穩定狀態。恰恰相反，列強對華貿易競爭，可說已到白熱化的程度。美國白銀政策的積極厲行，英國鎊價的繼續跌落，以及一九三三年下半期起中國新稅則的實施，乃是美英日三強競爭對華貿易的主要武器。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次年，即在東北整個被淪陷的一九三二那年，乃是近年來主要列強對華貿易發生重大變化的大關鍵。因為積極經營東北的關係，日本在各國對華貿易總值中所佔的首位，從一九三二年起已不得不讓給美國。美英兩國趁着這個機會便加緊競爭起來，結果它們在一九三三年獲得了首次二席的位置，在一九三四年且能保持此種狀態未生變化。

美英在一九三四年中所以能保持其首次二席的地位，我們可以從它們與中國貿易的內容去看，即從中美和中英貿易中的重要商品上去看。中國由（註）美國進口的重要商品，第一是棉花其次是煤油。一九三四年這兩種商品的進口額都較一九三三年為少，前者約減21%，後者約減59%。此外如汽油和





(註)上圖所列各國貿易額，並非單指各本國而言，乃係與一部分殖民地的合計，例如：1.美國連菲律賓在內；2.英國連印度在內；3.日本連朝鮮，台灣在內。以下關於各國貿易額同此。

麵粉的進口額也都不及一九三三年的40%。但是因為美麥借款的關係，一九三四年的美麥進口差不多比一九三三年要增加25,000倍之多(即由4073增至10,615,669金單位)。這是一九三四年美國在中國進口貿易中所佔成分仍是激增的最大原因。至於中國對美出口的重要商品，獸皮居第二位，較一九三三年簡直沒有多大減少，比較一九三三年增加的是抽紗，豬鬃，蛋產品，其中尤以抽紗和豬鬃所增為多。但是這些出口品的增加總不及桐油和生絲減少之額來得多，前者主要因受日絲競爭之排擠，差不多減去四分之三，後者因美國獎勵種植桐樹以謀自給，差不多減少一半。因此美國在中國出口貿易中所佔的成分是較一九三三年略為減少了些。

註：本節內美國對華進出口統計不包括菲律賓。

中國(註)由英國進口的重要商品，如鋼鐵，棉布，呢絨及硫酸鋁等，一九三四年均較一九三三年為減少，但因機器進口頗呈增加(約增三分之一弱，主要是紡織機件的增加)，所以在中國進口貿易中它還能保持其亞軍的地位。在出口方面，一九三四年較上年為增加的重要商品是茶和豬鬃，但因佔中國對英出口商品第一位的蛋產品仍見減少，所以比較一九三三年所增也是不多。此外，因為英在中國出口貿易中所佔的成分是已增加，所以它在對華貿易總值中仍能保持其第二位。

註：本節內英國對華進出口統計不包括印度

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對外貿易中，美英兩國勢力固然仍能保持其一九三三年的地位了，那末日本的勢力是相形見绌呢，還是仍舊保持其原有地位而無所增進呢？不，恰恰相反，日本所佔地位雖無多大增高，但其對華貿易的擴展趨勢却是無疑的了。這點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看。

首先從主要列強二年來對華貿易絕對額的消長情形來比較。

兩年來主要列強對華貿易消長比較(指數)

進 口		出 口	
1933	1934	1933	1934
(1932=100)	(1933=100)	(1932=100)	(1933=100)

美	71	91	121	83
英	83	81	83	102
日	57	96	57	85
德	96	86	45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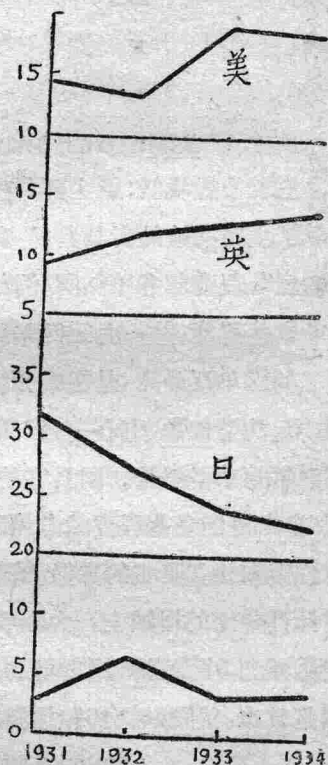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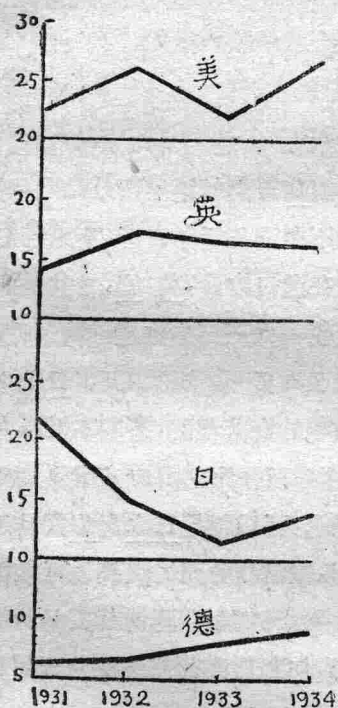
註：上表美英日統計僅指各本國而言。

上表告訴我們：就主要列強對華貿易的逐年百分比看，近兩年來主要列強的對華貿易，差不多都在逐年衰落。不過，它們的衰落程度却各不相同。例如在進口方面，英、德，尤其是德國的衰落程度，是一九三四年比較一九三三年愈趨嚴重了，因為它的逐年百分比，是從96%減至86%了。恰恰相反，日美兩國，尤其是日本，它在一九三四年的衰落程度，是遠不及一九三三年的來得嚴重，因為它的逐年百分比已由57%增至96%了。日本這種衰落程度的急趨減退，可以說是日本對華貿易迅速恢復和相對擴張的象徵。同樣，在出口方面，我們也可以從這種百分比的增減上，去說明一九三四年各國對華貿易的相對增減。其中如英國絕對增進外，相對增進的第一是德國，其次是日本。美國則絕對和相對地都在減退。

近年來主要列強對華貿易趨勢圖

進口

出口



其次，在中國對外貿易總值中，主要列強所佔成分的增減上，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日本對華貿易的如何活躍。

近年來主要列強對華貿易所佔%

	進 口				出 口			
	1931	1932	1933	1934	1931	1932	1933	1934
美	22.71	25.66	22.17	26.64	14.80	13.47	19.37	18.58
英	14.44	17.4	16.70	16.16	9.39	11.99	12.79	13.58
日	21.55	14.56	11.39	13.87	31.89	27.27	23.61	22.16
德	6.03	6.75	7.95	8.99	2.91	6.05	3.40	3.58
法	2.55	6.37	7.33	6.13	4.11	5.11	5.71	4.84
加拿大	1.54	1.53	1.75	1.85	0.38	0.45	0.66	0.66
澳洲	4.14	3.81	6.32	1.06	0.15	0.23	0.24	0.30
香港	13.28	5.71	3.55	2.86	15.28	11.35	19.75	18.85

據上列圖表所示：日本在對華進口貿易方面所佔的百分比，在最近兩年乃至三年中，如與一九三一年比較的確已呈激減的趨勢。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這並不是日本對華進口貿易真正衰退的表現，却完全是由於東北失陷的關係。因為，東北對外貿易之由出超而轉為入超，東北於一九三四年中入超額的更形激增，無非是由於日貨在東北的大量進口。所以，假如我們將東北近三年來由日進口的貿易額，也歸在中國現由日本進口的貿易額中去合併計算，那末，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在中國（連東北在內）進口貿易中所佔的百分比是祇有長足增進，而決計不會傾向於衰退的。

何況，即就中國現由日本進口的貿易額來看，它在中國進口總值所佔的百分比，一九三四年是已有巨大的增進了。日

本這種巨大的增進，它僅次於美國罷了。至於出口方面，日本所佔百分比之所以愈益傾向於衰退，是因日本所需要的一部份原料，現在是更可以向東北廉價吸收了；但它所以仍能在中國出口貿易中雄居首位，第一因為中國對於各國的輸出，一般地在減少；第二因為東北近年來對日出口的增加，是遠不及它由日進口所增之多，所以一部份原料日本還不得不仰給於中國。

一九三四年日本對華貿易（特別是進口貿易）的這種巨大擴展傾向，到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間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此後日本對華貿易的更將擴張，至少是目下『中日提攜』的邏輯的結果。不過最成問題的是在那『金元』王國，它既積極實行了它的白銀政策，難道肯坐視日本的猖獗，而在對華貿易上稍予放鬆了嗎？此後的事實，特別是目下醞釀之中的修訂稅則實現以後的事實，將能解答這個問題。

4. 中國進出口商品內容的分析

最後，在中國對外貿易的特種衰落形態中，在帝國主義列強競爭對華貿易的侵蝕下，我們更可運用對於進出口商品內容的分析，來闡明中國對外貿易的本質，並作為現階段中國國民經濟的簡略的部份的描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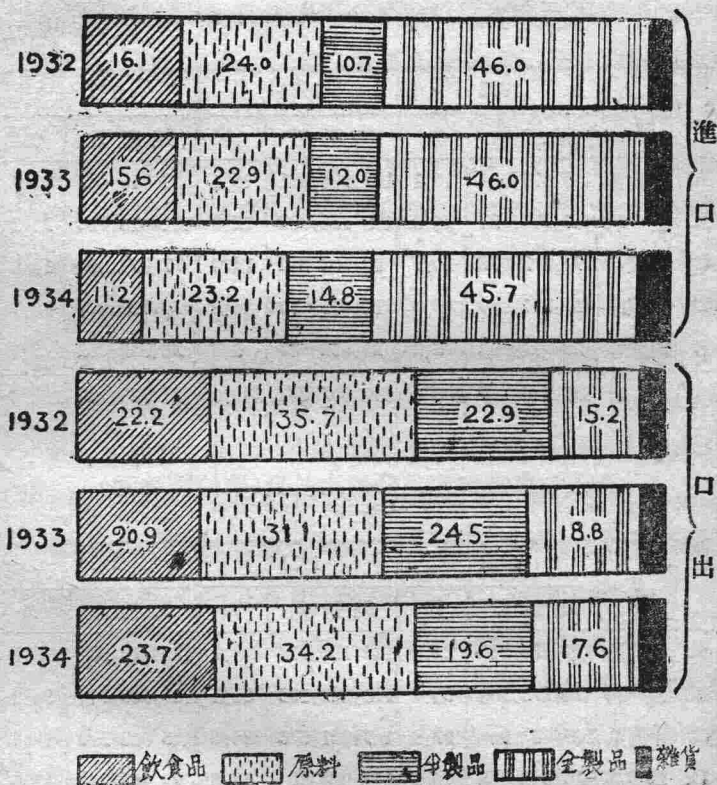
近三年來進口商品分類比較表(金單位)

商 品 類 別	1932		1933		1934	
	絕對數	%	絕對數	%	絕對數	%
A. 飲食品	143,472,932	16.1	107,198,081	15.6	58,616,452	11.2
B. 原料	213,290,522	24.0	158,128,002	22.9	121,418,018	23.2
C. 半製品	95,662,672	10.7	82,762,852	12.0	77,779,090	14.8
D. 全製品	410,351,459	46.0	317,406,330	46.0	239,722,277	45.7
E. 雜類	28,518,902	3.2	24,512,587	3.5	26,550,252	5.1
總計	891,296,487	100.0	690,007,852	100.0	524,085,089	100.0

近三年來出口商品分類比較表(單位國幣元)

商 品 類 別	1932		1933		1934	
	絕對數	%	絕對數	%	絕對數	%
A. 飲食品	170,475,515	22.2	128,185,917	20.9	126,718,539	23.7
B. 原料	274,273,768	35.7	190,242,163	31.1	182,905,711	34.2
C. 半製品	175,682,206	22.9	149,901,573	24.5	105,068,343	19.6
D. 全製品	116,348,058	15.2	114,954,901	18.8	94,188,749	17.6
E. 雜類	30,755,787	4.0	28,543,436	4.7	26,332,937	4.9
總計	767,535,334	100.0	611,827,990	100.0	535,214,279	100.0

近三年來進出口商品類別統計圖



我們對於中國進出口商品分類問題的意見，請參看附錄二。現在就用我們的分類方法來分析一九三四年中國進出口商品的內容。

先說全製品：中國是帝國主義列強商品銷納的尾閘，同時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所以一九三四年的進口貨中仍以全製品居首位。它的絕對數雖減少很多，但它在進口總額中所佔的成分，差不多仍未減少。反之，在出口貨中，全製品所佔的成分還是最少註（這裏，我們把雜貨一類暫時不予考慮），且較一九三三年減少了1.2%。如與一九三二年比較，它實際上也一定不會有所增加的，因為在一九三二年的統計數字中，全製品所佔的成分實際不止15.2%，假如將那年東北出口的大荳（半年數字）在原料類中所佔的百分數完全除去的話。全製品的出口減少，而進口差不多仍然相對地保持常態，這種事實，便是中國工業化的前途依然黯淡的說明。何況這種激減的出口製成品中，還有許多是在華外廠的出口呢！

（註）據何炳賢先生統計，出口品中反以製造品居第一，大概即因他將許多原料和半製品與全製品混在一起的緣故，（參閱：何炳賢著：『民國二十三年我國對外貿易的回顧』，貿易導報7卷3號。

其次說半製品：脆弱的中國民族工業差不多大部份是輕工業。半製品是輕工業的產物，它在出口總額中本來佔到僅次於原料類的第二位。可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它所佔的成分已激減4.9%，（其主要原因是由生絲出口減少幾及半數之故）所以便降為第三位了。反之，它在進口總額中所佔的成分，近年來却在日益增加，它原來居第四位的，一九三四年已升居第三位

了。這種半製品出口激減而進口相對增加的趨勢，無疑地已象徵着中國民族工業愈益崩潰的姿態。

再次說原料：不消說，中國是列強所需原料的供給地。列強雖然以其自身的危機，不得不盡量限制外貨進口，但是價廉物美的若干中國原料，特別是軍事上所需要的原料，它們還是『無任歡迎』的。在出口總額中素居首位的中國原料，它在一九三四年中所佔成分的激增3.1%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動物毛（即羊毛，豬鬃等）的出口由一九三二年的22,238,671元增至一九三四年的36,995,955元；礦砂及金屬由19,931,109元增至29,423,502元，就是其最顯着的例證。至於原料在進口方面所以也能佔到第二位，它在一九三四年中所以還呈示着相對的增加，這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中國工業發展的反映。其實不然，第一在全部的進口原料中，農產品幾佔三分之二，其中棉花就佔二分之一左右。同時，其中燃料約佔四分之一，而燃料中尤以柴油等佔大部分。因此，這些原料所佔地位的相當重要而相對的增大，與其說是由於中國工業化程度的增高，不如說是中國農業恐慌深刻化的反映；與其說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象徵，不如說是由於在華外廠（例如紡織業及捲烟業）勢力的愈益增大。另一方面這種現象還能表示畸形性的中國交通事業（例如航空公路等業所需汽油等的增加）的擴張。

最後說飲食品：飲食品在進口或出口總額中所居地位原

來都是第三。但在一九三四年中，它的絕對數却都有減少，它所佔的百分數，在出口方面增加2.8%，在進口方面則減少4.4%。因此它在出口方面已超過半製品而躍居第二位，而在進口方面則退在半製品後而降至第四位了。這種飲食品進口額的絕對和相對的減少，及其出口額的相對的增加，我們當然不能就這樣單純地認為它是中國農業恐慌漸次好轉的表現。因為糧食的進口額雖減少，但較出口的糧食仍有四倍之多，魚介海產品的進口雖亦減少，但較其出口額仍多出三倍，何況在其進口方面，因為私運進口的關係實際還不止海關冊中所列的數額呢。同時肉類出口的增加似與列強戰爭準備不無關係；而素佔中國出口品中相當重要地位的蛋及蛋產品，其近年來的出口額却是每况愈下。

綜上所述，在世界國際貿易衰落的一般情勢中，中國對外貿易愈趨萎縮，原本不是什麼例外。但是中國對外貿易的衰落，它與帝國主義列強對外貿易的衰落比較，在本質上還是不同。中國對外貿易的衰落，它不像帝國主義列強那樣；是由於積極準備未來的世界大戰，力圖自給自足政策的厲行，由人為方法使其進口貿易漸趨萎縮；是由於想盡種種方法，拚命對外傾銷，因而遇到對方關稅壁壘或其它限制方法的障礙，致使其出口貿易，不得不趨於萎縮。相反的，中國進口貿易的衰落：決不是因為有所謂『關稅的壁壘』而是遇到了『飢餓的壁壘』；至

於出口貿易，中國決不能有所謂對外傾銷而稍謀國貨的出路，反而完全無望地一任列強的關稅障壁的排斥。同時我們不得不鄭重指出兩件事實。第一，在經常的不等價交換形態底下，即在對外提供無償勞動的交換形態底下，出口縱使或有增加，也終於無甚利益可得。第二，某些原料的輸出，只有利於列強對於未來大戰的準備。在這些條件之下，我們想要發展中國的對外貿易，而且使其發展有利於中國國民經濟正常的發展，那真是等於椽木求魚呢。

第二節 國內貿易

在上面國際貿易的一節中，我們已經說過，近年來，特別是一九三四年的進口貿易是在激急地減退。這種進口貿易的激減，也許有人會想那是由於國內貿易發展，已無需吸收多量進口貨的緣故。那末，中國的國內貿易真的是在發展麼？這裏，我們且看下面的分析吧。

1. 國內貿易衰落的社會背景

隨着世界市場的萎縮，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中國，展開了中國國內市場衰落的全幕。由於列強所受恐慌負擔的轉嫁，加速了中國經濟的殖民地化，並嚴重地引起了中國農村經濟破產和民族工業的衰頹；一般購買力的低落，就是它的必然的結果。中國國內貿易就在這種情勢之下，露出了它底極度衰落

的徵象。

其次，中國地方政府，爲着繼續維持其政治上的割據，雖在明令廢除苛雜之下，苛捐雜稅還是更繁重的盤據各省：據財政部整理地方捐稅委員會迭次報告：各省應廢除的苛捐雜稅，江蘇有226種，浙江有457種，安徽有23種，其他各省亦舉不勝舉。除掉苛雜素負盛名的四川和各省核減的田賦附加以外，單就苛雜應廢除的部門總計，已達一千九百餘萬元。這種報告，離開事實雖然還是很遠，但它却已夠人驚愕。怪不得包頭市商會呈請廢除苛捐雜稅文中要說：『入綏境到包，每隻駱駝出款須五元上下……似此層層剝削，所獲餘利，悉被公家所取，商民沐雨櫛風，露宿冷餐，辛勤再再，猶須虧貼，實無法貿易』。這是很顯著的說明了苛捐雜稅對於國內貿易的賜與。

再就與商業有密切聯繫的運輸來說：近年來國內的交通建設，特別是公路方面，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過這種猛進的發展，它對於商品的運輸，雖不能說是絕無小補，却也很難誇大。一方面公路的建築，主要是集中在軍事上的主要區域，這種公路對於貿易發展並無多大影響；另一方面汽車在貨運上並不佔有主要作用。因爲運貨所費時間雖少，運費却太昂貴，這已夠使商人望而却步。所以有許多商人往往因爲運輸不便，將商品在當地賤價出賣，甚至擱在堆棧裏；同時在別的地方，却常常有缺貨之感。這種現象在西北是特別普遍。所以交

通的不便，對於國內貿易的衰落，實給與不少的影響。

中國國內市場極度衰落的一般原因，大致已如上述，此外我們更須指明一九三四年國內市場所以格外萎縮的特殊條件。

災荒普遍的中國，一面儘在永定河上漢水流域內，湧着滔滔的洪水，一面却在蘇浙和皖贛田野，高照着炎炎的烈日，逼得禾苗枯乾得透不出氣來。在這場合當局和所謂慈善家，雖然也不無集款賑災之舉，但是對於廣大的災民，本來祇是杯水車薪，何況那些款項，還須經過賑災人員的中飽呢？因此大部份的災民，依然只能徘徊在飢餓道上。各地商情，特別是被災區域商情的蕭條，便是其顯著的反映。

再來看美國的白銀政策所給與中國國內貿易的影響。一九三四年中國白銀巨量的外流，促使市面上感到白銀的缺少；于是金融界的放款，便必然會格外緊縮起來。在過去各商號，因資本週轉不靈，有的還可以藉金融界的放款，以救燃眉之急。但到一九三四年度的年關，上海的庫存竟減少了40%。所以原來資本宏大，營業多年的許多老商店，也竟不能得到金融界的調濟，終因週轉不靈而至於歇業。這種現象在一九三四年度已異常普遍。

2. 國內貿易衰落實況

要透視現階段中國國內貿易衰落的程度，照理應該從它

幾年來的發展情形入手；但是材料的缺乏，迫使我們只能對於一九三四年度的各地商情，加以平面的分析。

先說華中：全國第一大商埠的上海，正好像孫行者跳不過如來佛的手掌一般，也只能在商業一般衰落的趨勢下低頭。從一九三四年廢歷正月以後，上海全埠倒閉的商店多至三百餘家（每日新聞1934,2,22），單是法租界大馬路的歇業商店即達十七家之多，南京路上有被封資格的商店，竟達半數以上（民報1934,3，時事新報1934,1,27），這還是一九三三年度春節時的情形。到了下半年商店的倒閉，更足驚人，在秋節結賬的時候，就有十餘家典當倒閉。至一九三三年度年關結賬的當兒，差不多每天多有『清理』『倒閉』的消息。據各同業會統計，在靠近年關的一個月中間，上海大小公司商店工廠等，因週轉不靈而倒閉者，除一部份未報告者外，英法租界共達二百家左右。若再加上南市閘北等處，即在大上海範圍以內，倒閉的商店至少已達三百餘家（1935,1,29日中華日報）。上海市聯會在啼笑皆非之下，曾一度分呈各機關，要求工商業大結束，展延一年，以求維持其苟延殘喘的現狀。這正是商業極度衰落下的呼聲了。

漢口也是華中的一大都市。一九三三年度漢口輸出大減，市面因之清淡異常。據漢口商品檢驗局所發表的報告（一九三三年度七月與一九三三年同期比較），出口貨除紅，綠茶，桐油數項

外，其他如棉花，茶，牛皮，全部蛋製品等，均大見減退。

九江全市共有商店881家，近三年來歇業的商店竟有480家之多（南昌真實報1934,5,1）。

杭州布業素稱殷厚，但有經營數十年歷史的布莊三家，近因虧欠過巨，都已宣告停業。綢業及廣貨業中，有三，五萬資本的大店，停業者也不下十家，其他如數千元小資本的商店，倒閉之數更多（1935,1,21中央日報）。

開封各商號，經不景氣波浪侵襲，大有一蹶不振之勢，一九三四年倒閉的商店竟多至120家（1935,2,8益世報）。綜觀整個華中，幾乎無一地無一業不在商業衰落的漩渦中掙扎。

再說華北：天津本是華北商業的重心，市面的繁榮，在華北是首屈一指。可是現在呢，實際的營業情形，已遠非昔比。據天津市捐務徵收所舖捐組張主任聲稱，統計天津納捐商戶二萬家，一九三四年聲清歇業者平均每月必在300家以上（1935,1,1時事新報）。到了廢歷年關，各業呈報歇業，請求停止納捐者，較前非更形激增，平均每日納在二〇家上下，其中尤以較大的行商為多（1935,2,3大公報）。

北平在一九三四年春節以後，不能開業的商店很多，單就加入商會的商店而言一九三四年二月份停業者達八〇餘家，其它未入商會的商店，倒閉的自必更多，可是新開張的却百不獲一。

在山西的太原，據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江南正報所載開業商店有573家，歇業的也有464家；可是前者的資本約計有175,300元，後者確有490,400元之多。其它如天津東面的唐山，商業凋敝的情形，也莫不如是。

至於天津倒閉商店的所以有那樣的多，除掉上述主要原因之外，尤須注意華北政局和軍事上所給與的影響。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失守，所有平津與東北的貿易，就此絕緣。同時華北居民，不是在日本炮火之下，就是淪入軍閥槍彈之中，前者如塘沽協定締結以前的大蹂躪和後來的察哈爾事件，後者如孫殿英部隊的叛變，都是華北市場所以份外蕭條的特殊原因。不僅如此，縱使這些特殊原因後來已經不復存在，縱使北平與遼甯之間的通車事件終於實現，那也只是更加擴大了日貨在華北的市場，其於中國國內貿易的增進，何嘗有所補救呢！

最後就說華南：廣州是華南商業的中樞，一九三四年廣州商業也無例外地在日趨衰落。中秋節時，各業已虧多盈少，到了年底倒閉的商店竟達3600家。(1935, 1, 20, 大晚報)。廣州市商會經濟建設委員會，為打破此種不景氣，企圖挽救商店倒閉潮于萬一計，曾經開會議決，請求省銀行，按照去年拿不動產抵押借款的成例，准予貸款給大商號，並由市商會向政府商借巨款，以便週轉。可是政府對市商會的這種講求，據說是必有

餘而力不足，主張請商人與銀行界接洽，舉行維持商業借款。而銀行方面，因為前此貸出款項，未能收回的竟有八成，現金已很短絀，也表示無力貸款。於是一籌莫展的市商會，只得通告商人，行使商庫證券，以資救濟（1935, 1, 20大晚報1935, 1, 26新聞報）。又如福州方面，因受政變影響，商業凋敝，更甚于前，單就一九三四年一月到三月來說，僅南大街一帶，已有30家以上，停止營業（中華日報1934, 4, 25）。到廢歷年底，銀錢業中三十六家的出票錢莊，現仍繼續出票者不及八家，而其他各店也都門可羅雀（1935, 1, 29益世報）。

3. 國內市場的割據

上面所說，已明確地告訴我們，中國的國內市場已陷於極度萎縮的境地，特別是代表一般趨勢的上海廣州，真有江河日下，一瀉千里之勢。這種衰落現象，必然地引起了帝國主義者的惶恐。於是國內市場的分割，便使一九三四年的國內貿易，放出了中國國民經濟愈趨崩潰中的異彩。

中國國內市場分割的趨勢，最近已有顯著的發展，以比較簡單的形態開始，而漸形擴大。首先是一九三三年湖南的軍事當局，利用維持省立第一紗廠的名義，採取封鎖市場的辦法，設置棉花管理所于長沙，限制滬漢各地紗廠的棉產品輸入省境，以維持本省棉紗。這裏顯著的表現着國內市場極度衰落下所產生的歪曲的自衛要求。繼此而起的有山西閻錫山的晉綏

經濟統制他草定了十年建設的新計劃，推銷土貨，抵制外省貨物，以挽救『入超』。該計劃現已實現的部份是：『金融統制』『企業公營』『貿易統制』，而後者又包含『食鹽督銷』『鴉片紙烟官賣』『當典公營』『官立合作』及『強迫公務人員服用土布』等等在內。實施的結果，『在政府方面，收入優裕，頗為有益，但是人民方面均感痛苦，故對此『十年計劃』有『十年飢荒』之謠（1934,7,13東南日報）。這種市場分割的企圖，非但對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將予以莫大的打擊，它與列強在華經濟政治的勢力範圍的擴張，更有其重大的聯繫。試看與中國某種特殊勢力結托的帝國主義者——日本，它曾屢次派人到晉綏去視察，其用意所在，不難推想而知。

這種國內市場的分割運動，在廣東方面，是更加大規模地在推行。一九三四年四月間，該省政府通過了三年建設的實業計劃，實施水泥，糖，鎊等的專賣。統制潤絲出入口，桔水運銷等。該省建設廳草擬了保護實業辦法十六條（詳文見1934,9,22日申報）。根據該辦法中第七條的規定，省內完全華資的民營實業，如過遭受外貨傾銷的壓迫時，可以呈請施行保護稅，傾銷稅和其它有效方法，以維持國貨市場。同時該省當局又頒布了征收外省輸入貨物保護稅則十三條（詳文參看1934,9,27上海商報），其所征稅率竟達50%，該次稅制已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起實行。在這裏我們要注意到英國金融資本跟廣東

當局的結托，這種『友誼』關係確是鞏固西南割據局面的有力因素。

總起來說，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國內貿易，絲毫沒有表現出它發展的姿態。這種國內貿易的極度衰落，主要是由中國一般購買力的低落，其次還須受到自然的(交通阻塞)乃至社會的割據式的障礙。此外在國內的苛捐雜稅，以及美國的白銀政策，也是使國內貿易衰落的重要原因。至於一九三四年間國內市場割據的新姿態，一方面是國內貿易極度衰落的反映，同時也是使國內市場愈益割裂的有力因素。

第四章 工 業

中國工業仍然處於嚴重的恐慌之中，很少有局部的繁榮，整個地說來，還是恐慌深刻化的繼續。據一般的估計，一九三四年上海各部門工業的開工率，都非常低下，紡紗業僅有75%；製帽，水泥，針織業70%；製罐，染織業60%；油漆，印刷，電氣器具業55%；搪瓷，鐵器，火柴，熱水瓶，玻璃業50%；毛織物，製油業45%；陶瓷業40%；橡膠業，造船業35%；鐵工業25%；生絲業20%（國際貿易導報，七卷一號P.108）。從上列簡單的數字看來，單從開工率來看，就沒有一個部門能夠維持原有的水準。現在就從各個重要的工業部門來觀察一九三四年的概況。

1. 輕 工 業

A. 紡 織 業

當着世界經濟恐慌轉變為特殊的經濟蕭條過程之中，世界紡織業的紡錠由一九三二年的158,984千錠，至一九三四年減至156,882千錠；而中國的紡錠總數，却由4,611千錠（1

932),增至一九三四年的4,731千錠。這似乎表示着中國紡織業在經濟恐慌中;有了開展的希望。可是,實際上完全相反,中國的民族紡織業恐慌却帶着新的姿態發展起來。主要的是:日本在華紡織業資本的加強;國內市場的繼續縮小;棉花棉紗價格剪刀差的發展,鄉村及內地織造業的崩潰;這些事實都使得中國紡織業的民族資本受着根本的動搖。

1. 華資紡織業與外資的對比 最近三年來, 中國的紗廠廠數有少數的增加, 而英日資本的紗廠廠數, 依然如舊。但是中國紗廠的紗錠, 雖然從一九三二年的佔全國總錠數57.19%, 增至一九三四年的57.97%, 增了。(78%)。可是線錠在一九三四年所佔全國的百分數, 比起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來, 都降低了; 而織機台數, 仍然停頓於一九三一年的比例。

三年來(1931—34)中日英紡織工廠之對比

	中國資本				日本資本				英國資本			
	廠數	紗錠 占全 國%	線錠 占全 國%	織機 占全 國%	廠數	紗錠 占全 國%	線錠 占全 國%	織機 占全 國%	廠數	紗錠 占全 國%	線錠 占全 國%	織機 占全 國%
1931—32	84	56.65	32.80	43.48	41	39.43	7.25	43.79	23	9.2	—	7.37
1932—33	89	57.15	33.25	43.73	41	38.81	66.71	44.4	3	9.0	—	7.31
1933—34	92	57.97	32.47	43.85	41	38.1	66.90	44.40	23	9.10	6.63	6.75

表中百分數均依華商紗廠聯合會所發表最近三年全國紗廠紡織機台數字核算。

再看日本的紗廠, 廠數雖未加多, 紗線錠且有細微的減少, 可是織機則較一九三一年增加, 織機增加的威脅較紗錠的

威脅更大，因為棉紗究竟還是半製品，還允許中國織布業存在的相當條件，可是棉布產量的增加，却根本動搖了中國民族資本紡織工業的基礎。因此，我們還得於華資與外資紗與布的產量，加以縝密的攷察。以一九三三——三四年說，中國紗廠的紗線產量較一九三二——三三年稀微的減少，較一九三一——三二年相當的增加；而棉布的產量則較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三年都減少很多。

三年來中日英紡織廠紗線及棉布產量所佔全國產量之百分數

	中國資本		日本資本		英國資本	
	紗線佔全國%	棉布佔全國%	紗線佔全國%	棉布佔全國%	紗線佔全國%	棉布佔全國%
a. 1931-32	62.5	40.7	35.3	50.4	2.2	8.9
b. 1932-33	71.4	47.4	24.7	43.4	3.9	9.2
c. 1933-34	71.2	38.5	25.3	53.6	3.5	7.9
C對A%	113.4	109.6	71.4	123.4	160.4	102.2
C對B%	97.5	94.6	100.0	144.2	87.1	99.4

數字來源同第一表。

日資棉布產量佔全國產量百分數，逐年增加，一九三三——三四年較一九三一——三二年增加24.4%；較一九三二——三三年增加44.2%；而中國資本棉布產量，一九三三——三四年較一九三一——三二年雖增加了9.6%，而較一九三二——三三年反減少5.4%。以一九三三——三四年而言，中國

資本紡織廠，佔全國織機總數48.85%的織機，而所生產的棉布僅佔全國產量38.5%；而日本工廠的織機台數不及中國那樣多，僅佔全國總織機數44.4%的日資織機，而所生產棉布竟達全國產量53.6%。華資織機佔全國總數49%，而產布量僅佔38%。這種事實，充份地表現，日資紡織廠的織布生產工具，非但在量的方面增加，而且它的生產率也遠勝於華資。華資織機生產率的落後，在下列的第三表上，更明顯地表露出來：

三年來中日英紡織廠機器生產率之比較

	中國資本		日本資本		英國資本	
	平均每 紗線錠產 紗線包數	平均每 織機產布 疋數	平均每 紗線錠產 紗線包數	平均每 織機產布 疋數	平均每 紗線錠產 紗線包數	平均每 織機產布 疋數
1931-32	0.55	462.3	0.41	67.6	0.28	668.9
1932-33	0.60	500.4	0.28	795.9	0.50	639.9
1931-34	0.56	431.5	0.27	661.8	0.43	633.6

上表表示華資紗線生產率三年來並沒有很大進步，然而事實上是較強於日資，這也許是由於中國主要紡製粗紗，在質的方面不及日資以及中國工人勞動之極度緊張。而織機生產率却遠不及日資。日資織機技術水準且高於英國工廠。

日資紡織業的威脅非僅限於紗布的生產。並且更進一步，實行壟斷原料之收買與種植。一九三四年『日商大批收買華棉，成爲近十年來罕有之局面』（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申報）。並且在『灤河北甯沿線撫甯，昌黎，豐潤，玉田等縣，日商種棉

近萬畝，由日人製成鑑定書，向平津紗廠推銷，抵制國棉』（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新聞報）。

在一九三四年日廠所獲盈利計達816萬元，從一九三五年起，內外及日華兩廠均各增資金200萬日金。華廠一九三四年四月起，普減工23%，隨後改爲自由減工，仍不易維持。

2. 中國紡織廠內部的缺陷 據實業部一九三四年調查加以核算，則華廠92家，資本僅達139,877千元，日廠41家資本竟達361,730千元；如果這個數字有相當的可靠，那末平均華廠每家資本僅有1,520千元，而日廠則有8,822千元，相當於華廠之5.8倍。中國紗業資本家常常埋怨『華廠機械，二十年前者占50%，十年前者占40%。而在滬日廠250萬錠中，有新機120萬錠，其自動布機每日工可司五八台，一華工僅司二四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晨報）。可是中國紗業資本家并非不努力於合理化的實施，榮宗敬在最近曾說，於廿二年每萬錠須雇用工人440人，刻僅用270—280人（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一日時事新報），然而日廠僅須180人（一九三四十二月二五日申報）。中國紗廠爲要與日資競爭，機械既如上述的窳敗，唯一的救濟，祇有加強工人勞動的強度，生產技術低於日資，而平均每一工人的生產率却逐年地增高，平均出紗線量竟超過日廠工人，這種事實由下列的第四表很顯著地表露出來。

三年來中日英紡織廠平均每一工人生產率之比較

	中國資本			日本資本			英國資本		
	平均每 一工人 用棉担 數	平均每 一工人 出紗線 包數	平均每 一工人 出布疋 數	平均每 一工人 用棉担 數	平均每 一工人 出紗線 包數	平均每 一工人 出布疋 數	平均每 一工人 用棉担 數	平均每 一工人 出紗線 包數	平均每 一工人 出布疋 數
1931—32	31.2	8.2	46.6	45.9	10.8	136.9	25.4	3.8	138.4
1932—33	32.2	9.2	52.8	40.3	9.0	136.7	24.7	7.1	142.3
1933—34	34.8	10.4	57.8	46.0	9.1	198.1	22.1	6.2	141.6

一九三三——三四年華廠工人出紗生產率較一九三一——三二年增加11%，較一九三二——三三年增加8.1%。這是華廠落後於日廠唯一的補償。

3. 市場萎縮與紗價狂跌 華紗國外市場到現在已經全被日紗所獨占，中國廠紗已經絕跡於南洋市場（參照下表）。東北市場早已嚴密封閉，一九三三年華紗輸入東北的尚達12,937,874僑圓，一九三四年便跌落到7,054,531僑圓（一九三四年僑國貿易統計冊），而這裏主要部份還是在華日廠的輸出。反觀國內市場因為農村破產，購買力降低，內地農村織布業也急速崩潰，更因為日紗的傾銷，所以在繼續萎縮。下表可以概見一斑。

四年來上海現紗銷量之指數(1930=100)

	華北	華中	華南	國外	同行及其它	共計
1931	61.3	69.2	60.3	279.8	87.5	73.2
1932	8.5	63.2	96.3	20.2	21.3	52.4
1933	2.2	54.9	52.5	5.3	13.9	34.3
1934	48.3	63.3	64.9	24.2	9.5	45.9

(據1935.2.13.上海中華日報，第二卷，第五期，中國經濟情報所載數字改製。)

一九三四年現紗銷量雖較一九三三年稍好，但還不及一九三二年，更不及一九三一年的水準。市場萎縮的嚴重性，更帶着紗價狂跌來打擊華資棉紡業，下面是上海標紗市況的跌落情形。

三年來二十支標紗市價(單位元)

年 份	最 高	最 低	平 均	指 數
1932年	237.60	193.40	215.50	100.0
1933年	202.50	169.90	186.20	86.4
1934年	187.60	160.30	170.36	79.0

數字根據蔣迪先：民國廿三年棉業之回顧，見社會經濟月刊卷二期二；指數照平均數算出。

現紗市價，也極度疲憊和傾跌：

四年來各級人鐘現紗市價統計

年份	四十二支		三十二支		二十支		十六支		十 支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1931	544.75	448.95	358.74	330.76	265.73	228.67	257.34	216.78	220.62	197.20
1932	481.00	289.75	357.00	254.75	262.50	200.00	245.00	192.50	208.00	180.00
1933	315.00	268.50	275.50	236.50	213.5	179.00	202.50	176.00	181.50	159.50
1934	287.50	266.00	239.00	224.50	186.00	170.00	182.50	167.50	164.75	14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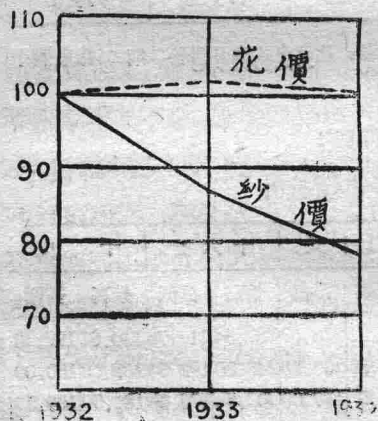
節引自蔣迪先：民國廿三年棉業之回顧

這樣看來，假使認為一九三四年現紗銷路稍稍回復，乃是樂觀的開端，那末無論標紗現紗市價都直線的傾跌，不得不是華資

紗廠趨於末路的喪鐘了。

4. 華廠的畸形經營 這裏，我們首先要提到所謂紗花剪刀差對於中國民族棉紡織業危機的關係。這個問題特別在本年度被民族資本家當做解救沒落命運的唯一契機來處理。誰都記得華商紗廠聯合會和紗布交易所間為停拍標花之爭，曾經鬧得滿城風雨。

紗花間剪刀差的實況究竟怎樣呢？我們可從下面的圖看得明白：



一九三四年花價大致仍停滯在一九三三年的水準，較一九三三年且呈微跌之象。紗價一九三四年跌度雖較遲緩，但仍繼續着一瀉直下的趨勢。上表至少可以告訴我們，聶澐生先生（他是恆豐紗廠的總經理）和別的紗商領袖們所大呼大叫的花貴

紗賤，原來祇是這樣一點兒祕密：紗廠老板絲毫不會奇怪到自己紗價為什麼狂跌；它們只是奇怪農民的棉花價格，為什麼不跟自己一樣倒霉地濫賤？棉紡業民族資本家的十足奴性，使他們反對花貴的英雄行動，只變做要求將自己特定的恐慌損失，

巧妙地轉嫁到生產棉花的農民身上去的自私行動而已。

在我們，問題的真正嚴重性，只是紗花不同比例跌價的社會原因何在？三年來花價之所以能維持不墮，其原因第一，中國原棉生產的不足和質的退化，不能充分供給和適合當前棉紡業的需要；第二，日本商人在原棉市場上的壟斷，日本紗廠高價收買原棉，以及輸出一部份棉花到日本去；第三，日商在標花交易中經常地站在多頭地位，對花價加以鼓勵；中國銀行資本因投資關係而全力地維持花價，在這裏恰恰成了日本商人的尾巴。

花價不能低跌的原因既如此，而紗價的狂跌，又是促成這種剪刀差度最有力的原因。國內市場的萎縮，國外市場之被獨占，特別是日紗的競爭，華紗的價格，自然不得不呈傾瀉之勢。日廠不但能大批屯購棉花然後再高價拋售華商，同時由於其資本構成上的有利地位，由於其細紗生產依存美棉程度較深的緣故，使它實有忍受標花價高的損失的能力。華廠經營一般地對於廉價原棉的依存程度較大，而跌價競爭又使它出讓了剩餘價值的大部份。紗價不能抬高，則始終不能降低這個剪刀差度；而這種差度的消除，委實不是交易所停拍標花所能辦到。問題需要民族資家用更勇敢的戰鬥的態度來解決，否則徒然唏噓呻吟，加速其自身存在的毀滅，催促其成爲外資的附庸而已。除此而外，華廠最感苦痛的是資金流轉之不暢。紗業

資本家不斷地訴苦：『紗廠所貸之款，利息恆在一分或九厘之間，而日紗廠所貸之款，利息僅二—三厘』榮宗敬語，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申報。聶潞生也說：『紗廠向銀行借款，最低之利息爲月息九厘，重者幾至一分（一九三五年一月廿日申報）。可是，隨着日本在華經濟統制之發展，這種痛苦是只有加深，不會減輕的。

最不幸的舊的痛苦固然逐漸在深刻化，新的困難還在不斷地來臨呢。

5. 棉紗增稅問題 一九三四年十月間，因爲政府一度有增加棉紗統稅的動議，棉紗資本家曾經發生很大的恐慌，他們非但反對增稅，並且要求改革稅則。從他們的呼籲中，表露出華廠外資負擔捐稅之不平等。

『因稅率等級之不良，華廠已受嚴重之打擊，…如四支棉紗，售價在100元左右，而與170—180元之20支棉紗同列一級，徵收8.58元之重稅。而價值400餘元之60支紗細紗，反與價值230—240元之32支細紗，同列一級，征收11.63元之輕稅。…華紗因多紡粗紗，遭受莫大之損失。』（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申報）。

然而政府方面則認爲：財部自舉辦各項統稅以來，各種貨物稅率均已增加，當時鑒於國內棉紗事業，處於不景氣情形之下，未予增加，但紗廠方面，則並未因減征統稅而獲得解救其不景氣』（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各報）。政府的見解如

此，所以增稅問題雖然暫時從緩，可是尙未能根本解決。一直到十二月，華商紗廠聯合會還有代表向政府請願免加紗稅。

6. 停留在恐慌之中 根據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華商紗廠聯合會所發表的一九三四年下半期中國棉業統計，再和一九三三年比較起來，可作成下面一表：

最近二年四半期全國紗廠狀況統計

	1933年1—6月	1933年7—12月	1934年1—6月	1934年7—12月
開工錠數	4,584,731	4,640,205	4,678,272	4,680,883
裝置中之新錠	79,372	49,916	41,800	12,220
停工錠數	2,696,022	1,119,334	1,224,267	963,683
平均停錠鐘點	630	1,725	1,587	1,598
半年間總錠數 停工週數	2.33	3.16	3.89	2.49

從上表可以全面地看到中國棉紡業恐慌的姿態：第一，新錠裝置，已完全停滯。一九三四年下半期裝置的新錠，僅為一九三三年下半期的四分之一，而不及同年上半期的七分之一，這個趨勢隨恐慌而作直線的展開。第二，停工錠數雖稍形減少（但本年上半期較一九三三年下半期還多），但平均停錠鐘點却迅速地增大，一九三四年下半期為一九三三年上半期的二倍多；同時，總錠數停工週數在本年上半期更達空前高額，為3.89週，下半期的2.49週也較多於一九三三年上半期。這就是說，停工錠數雖有稍微減少，但生產力之廢棄，實際上已更加驚人。最後第三，全國開工錠數，雖有增加，但可說萬分微弱；其

增加數字，顯然不及新錠添設的來得多。可是民族資本家機關所發表的統計數字，却不願告訴我們，上述數字是否是中外各廠平均了的結果，而將華資紗廠的地位美化了？實際說來，一九三四年華資棉紡業的實況，還有待於一九三五年展開的事實來答覆呢。

B. 縲絲業

中國的縲絲業事實上已經破滅了，現在所存留的，不過是它的心搏微動的遺骸而已。世界經濟恐慌所造成的絲價跌落，金銀貨幣匯兌率的變動，還有半封建的社會關係在農村中對於育蠶業的窒塞，人造絲的銷行，日本製絲業的威脅，這一切條件斷送了中國縲絲業的生命。現在『一息尚存』的景象是非常淒慘的：絲業工人變成無救的餓殍，絲廠成爲廢墟。在一九三〇年，上海絲廠計達一三五家，絲車在25,000部以上，到了一九三四年上海絲廠僅殘留三一家，絲車7,070部，約當一九三三年30%。這存留着的三一家，如果順利地進行，全年產絲也不過二萬餘担，較全盛時期，減少60%。何況其中又先後停閉了十幾家，一九三五年初閩北區的絲廠又相繼倒閉，留剩着幾家也都彌留在恐慌的沉疴之中。餘如無錫舊有絲廠五〇餘家，本年開工最盛時僅三十三家；浙江全省開工者僅十六廠。四川一九三三年尚餘鐵機絲廠十九家，本年上半期減至十一家，到年過却全部停工了。廣東絲廠開工者僅五十餘家，較全

盛期減少三分之二。

現在殘餘的絲廠，完全沒有經常的經營，整個地依賴着國外絲價的高漲和有利的匯兌率。這種條件，使得繅絲業幾乎離開了工業的領域，而趨向於商業的投機。一九三四年一月間，美國絲織物價格稍漲，國內生絲市場也稍呈活氣；到了二月，人造絲跌價，生絲銷路不暢，絲廠開工的，祇剩下十三家。到了十月，絲價騰高，又一度活躍。然而到了年底因為絲銷不振，繭價成本過高，又使投機者蒙受冒險的損失。

繅絲業既然趨向於商業投機，在經營方面也就沒有久遠的計劃，租廠經營的制度，不但已普及整個的繅絲業，而且具有固定的形態。從前租廠，訂立合同還有一年至三年的期間，現在不過半年甚至僅三個月。租廠之租價也逐年低落，五年以來，大約減少三分之二以上：

最近五年上海絲廠每絲車每月租金之降落(單位元)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最高租價	4.50	3.80	1.90	1.60	1.40
最低租價	3.75	3.00	1.60	1.30	1.10

(據國際貿易導報，六卷十一號，P.114)

上海廠房可供出租的，計七〇餘家，一九三四年就有四〇餘家找不到受主，長期空置，一任機器銹蝕。廠基如係向銀行抵押者，廠主猶須支出押息。因此上海絲廠紛紛拆毀，成爲廢墟。上

海絲廠廠基拆建住房者有三〇餘處；拆除絲車達9,797部。

即使經營繅絲業者善於投機避險，然而照一般的估計，由乾繭製成生絲，生絲價格雖漲至每担450元左右，仍是無利可獲：

由乾繭製成生絲之損失(一九三四年計算標準)

	每担乾繭價格 (元)	每担生絲需用乾繭 (斤)	支 出			收 入			收 支 對 比 損 失
			繭 本 (元)	繅 工 (元)	合 計 (元)	下 脚	生 絲 價 格	合 計	
無錫改良種	110	420	462	80	542	47	420	467	75
杭州改良種	87	470	409	90	499	49	400	449	50
土種	74	560	414	110	524	76	,,	476	48
溧陽改良種	97	450	437	85	522	63	,,	463	59
土種	79	540	427	110	537	82	,,	482	55

引自國際貿易導報，六卷第十一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如舉一九三四年九月份絲價為例，當時高等滬經每担值美金181.5元，合華幣 504元，也不能抵上無錫改良種的加工成本。

然而繭價底跌落，也非常嚴重。一九三四年改良種蠶繭每担價格平均較一九三〇年減低69.5%，較一九三一年減低31.8%；土種繭價一九三四年較一九三〇年減低66.1%，較一九三三年減低41.8%。

最近五年來江浙繭價平均價格之跌落(每担單位元)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改良種	90.6	64.1	58.0	40.5	27.6
土種	56.6	50.6	44.2	33.0	19.2

(此表數字根據國際貿易導報，六卷十一號，P.118，引用上海公大絲廠檢查部調查。改良種係無錫，溧陽，蘇州，杭州，紹興，嘉興六種繭價平均；土種係溧陽，蘇州，杭州，紹興，嘉興五種繭價平均)。

上表的數字表示育蠶者在恐慌中所受的苦痛。一九三四年浙江蠶種過剩之數，竟達三〇萬張，由建設廳監視焚燬。

絲廠工人的名義工資都大大地降低了，較五年前幾乎減少了一半，而工作時間，每日則增至十三小時。那末實際工資的減低，更不堪聞問了。

五年來繅絲工人每日工資之降低(單位元)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絲間工人	0.65	0.60	0.50	0.50	0.42
繅絲工人	0.60	0.55	0.45	0.45	0.38
打盆工人	0.38	0.35	0.28	0.26	0.22
抄繭工人	0.60	0.55	0.45	0.45	0.38
扯吐工人	0.38	0.35	0.28	0.26	0.22

一九三〇年繅絲女工，每日工資0.60元，做足二八天，得升工一天，月得總數為19.2元。至一九三四年，祇有0.38元，升工取消，月僅得10元左右。

絲廠關閉的結果，造成五萬左右的失業工人。他們也沒有

受到任何方面的救濟，任其在飢餓線上掙扎！

C. 麵粉業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麵粉業似乎有相當的穩定局面。然而自從九一八事變失去了東四省以後，中國麵粉市場就減去了一半。到了一九三四年，如以上半期產銷量與一九三三年同時期比較，產量上雖然增加了8%，而銷量則減少8%。

	家數	產量	銷量
1933(上半期)	85	25,535,205	36,625,688
1934(上半期)	89	27,615,679	33,507,569

因為堆積大量的麵粉，粉價大跌，自一月份平均2.15元，逐漸跌落，至五月份跌至1.93元，一直到八月份粉價才逐步上漲，最高時達2.90元。可是到了十月初，復行降跌。最初，因為中國農村的嚴重災荒，預料必可促成粉價上漲。但是因為外粉跌價傾銷，在新穀登場時米價跌落，粉價也連帶下降，加以市場上存積大量麵粉，以致一直到了年底麵粉價格仍逐漸跌落。在跌風最厲時，甚至麵粉交易所亦停止拍板。廠商一面停工減工，一面數度請求政府救濟，呈請實業部限制粉價，由政府收買一部份麵粉，并限制賣出須有現貨，防止投機。

一九三四年的外粉輸入並沒有增加，一九三三年輸入1,957,113公担，一九三四年僅輸入595,748公担，僅當一九三三年30%。那末一九三四年粉業的不景氣，主要的是由於人

民購買力的減退，農村經濟的崩潰，使得廣大的人口陷於飢餓狀態，以更低級的糧食來代替米麥。

到了一九三四年底，中國麵粉業又增加了一種新的威脅。東北當局自十二月起實行麵粉統制，原來稅則每包繳稅。10元，現增。125元。以後關內的麵粉更難輸入東北了。

D. 火 柴 業

中國的火柴工業在一九三四年重新落入了自怨自艾的絕境。政府新頒佈的統稅稅率，將火柴統稅提高了110%到170%，確實大大地盡了窒息民族工業的任務。統稅驚人的增加，不僅提高了生產成本，枯乾了微少的流動資本，而且誘致漏私火柴的擁入，促進外貨輸入相對有利的地位。

據蘇浙皖三省火柴廠商請求政府救濟的呈文中說，新增統稅「連原定稅額約佔貨價百分之七十之譜，經濟負擔既難勝任；資本運用，尤感不敷。而舊花過多，新貨積儲難銷，各廠工作勢將停頓」(一九三四一月三日新聞報)。因統稅增加，而引起春季天津四大火柴廠被迫停工，青島濟南北平各地火柴廠相率減工，華北一帶的火柴工業，幾如風吹落葉一般被橫掃過去。財政部稅務署統計了蘇浙皖區，魯豫區，湘鄂贛區，冀晉察綏區，以及福州分區等省的火柴工業狀況，無論在產銷雙方，一九三四年都較一九三三年更衰退了，更萎縮了：

1933—34年蘇浙等十一省火柴產銷統計

時 期	產 量	銷 量
1933年上半期	395 742箱	387,369箱
1934年上半期	317,475箱	319,557箱

產量的減退，達20%左右；銷量也減少了18%。產量減退數雖較大於銷量，也絲毫不能將火柴資本從商品形態中解救出來，而成為能流動的貨幣。這主要的是由廉價的漏私火柴，和外柴的加強傾銷所致。

漏私火柴以華北的天津和華南的福州，為總的吐納口，私貨的來源根據地是大連和台灣，這裏又不得不和『某國』有血緣關係。據大中華火柴公司福州分事務所呈報總所的公函中說：『此項漏稅火柴往往與沿海漢奸鄉團警吏串通一起，偷過關稅統稅，故售價特廉，每箱售二十元，尚有盈餘。以致完稅火柴銷路斷絕，營業大受影響』。而且漏稅火柴是有『某國』人為背境的，所以『海關與統稅機關，雖明知之而無如之何』，所以中華火柴業廠商聯合會迭次請求政府取締，而財政部以不了了之。

外貨傾銷的增強，是因為統稅增加後海關稅率便形成相對降低的緣故。下面是二年來火柴進口的比較：

1933——34年火柴進口比較統計

年 別	數 量	價 值
1933	72,925羅	47,541金單位
1934	109,756羅	48,952金單位

外貨傾銷不但在數量及價值上都增大了，在傾銷的能力上也加強了。一九三四年外柴輸入量約計增加了50.5%，而價值增加尚不及3%。這就是說：去年每羅外柴值.65金單位，今年僅值.45金單位了。

六月間蘇浙皖等六省火柴廠商曾提高售價 $\frac{1}{10}$ 到 $\frac{1}{2}$ ，它的結果自然是國貨市場的萎縮。據該業領袖高崧甫談：『上海現有火柴廠五家，但每箱火柴除成本外，要虧本六元，共計每年虧本八九餘萬元』（一九三四年十月卅日中華日報）。這裏多少說明了火柴工業的艱難情形。到了舊歷年底，華北最大的火柴廠北洋公司（有工人2500名）也繼續榮昌公司（十月停工）而被迫停工，火柴業之王大中華公司也虧蝕六十萬元。據中國銀行估計，本年一年中火柴廠倒閉者十三家，短期停工者有三十餘家。全國華資各廠已陷入不可終日的境況，還不是上引產銷數量萎縮的數字所能全部表現出來。蘇浙皖鄂四省的正大，淮上，楚勝，華明，中國，大明，中華等八廠，乃有合組一公司之約，以謀限制生產，挽救營業。最近市上盛傳，南北火柴業巨頭劉鴻生張新吾已與在華美商火柴業巨頭美光公司總理協商妥定，擬邀請日本火柴大王瀧川來滬，共商關於火柴休戰及三國

火柴產銷合作的辦法(一九三五年二月二七日申報)。恐慌使民族工業進一步地降服於外資之前，這是火柴業在一九三四年所走的途徑。

E. 捲 烟 業

一九三四年捲烟業在上半期的產量共計291,220箱，較一九三三年上半期644,882箱的產量，已經減少了54%，而在銷量方面兩年上半期的比較，已經減少58%。除產銷量同時減低而外，價格竟較上年減落30%。再就上海華商加入捲烟公會的四十六家統計：本年全年營業價值僅當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七〇。

捲煙業的恐慌，一般地是由於普遍的經濟恐慌，特殊地因為外資捲烟業的競銷，和中國偏頗的稅制而嚴重起來。

外資捲菸業在華經營已有很長的歷史，華資在民元起才開始設廠。在外資捲烟業中，英國資本的英美煙公司是處於首屈一指的地位。據一九三二年估計，華商煙公司六〇家的總資本祇有1,546萬元，而英美煙公司一家的資本就有3,600萬磅，合國幣四萬萬元左右。Remer 估計一九三一年外資在華投資總額為324,250萬美元，其中英國投資佔36.7%。可是在一九二五年英美煙公司的資本就已佔英國投資71%，那末，這幾年來的資本積累，當然早已超過早年的數額。英國在煙草業的投資，實在是英國在華的主要利益之一。英國資本不但將他們

的勢力擴張到全國範圍的市場，並且將資本的勢力發展到農村中的種菸事業。遠在一九一五年左右，英美煙公司便在山東濰縣，安徽鳳陽等處發放美種煙葉，設廠收買。直至現在為止，仍保持其壟斷的優勢。在一九三四年底，英美煙公司會議，準備以一千萬元為捲煙贈品，來壟斷中國捲煙市場。這種辦法，對於華資捲煙業確是一個空前的威脅。

中國捲煙業資本家不斷訴苦的，是現在偏頗的統稅制度。從前捲煙統稅分為七級。一九三四年三月廢除七級稅改為二等稅，凡每箱售價300元以上者課稅160元，售價在300價以下者課80元統稅。但是外資捲煙廠多製上等煙，華廠多製下級煙。上等煙每箱值800—1,000以上者，課以160元，稅率不過15—20%，而下等煙每箱價格60元，課以80元稅，稅率則達120%。英美煙公司不但在偏頗的稅制上占到許多便宜，且因為政府預借稅款，還可以得到一個八扣或七折的優待。

中國捲煙業在這兩種特殊的壓力之下，生產的逐年降低，這也不偶然的事情了。

F. 橡 膠 業

中國橡膠業的萌芽時期是在二十年前，一九二八年以後，開始繁榮。到一九三一年發展到繁榮的最高點。在全盛時期，上海橡膠廠共達六〇餘家，出品達一千萬元以上。一九三二年起橡膠業開始衰落，瀰漫於各工業部門的經濟恐慌，開始對於

基礎薄弱的橡膠業加以重大的打擊。橡膠品製造業的資本少至數千元，橡膠原料多購自荷蘭橡皮公司及好時洋行，其它如硫化促進劑亦係向外國購買。更加以國內工業化程度低下，橡膠製造品很少是供給工業生產之需，大多集中目標製造套鞋，結果迅速地造成生產過剩。到了一九三四年上半期，上海橡膠廠祇留十餘家，至十一月間才恢復到三十五家。橡膠製造品的價格，已大大地跌落。在一九三二年前套鞋價格每打在十元以上，到了一九三四年年底跌至每打六元之價格。信用售貨對於小規模經營的橡膠業，確是極大的困難。在往年經營五萬元之營業，年底欠賬約為五千元左右，祇當貨值10%，在一九三四年五萬元之營業，到年底至少有一萬五千元之欠賬。橡膠業曇花一現的繁榮，已經消逝了，全國聞名的陳嘉庚橡膠公司已在一九三四年春季停閉了。在十月間，曾有大用，大孚，大新，太平洋，天星，大華，明華，華順等八廠的停閉；還有大德，正大，永生，大生，中國工廠，西華，義和，振華八廠的停工。大用是上海最大的橡膠廠之一，雇用工人在一千人以上。

殘存着的橡膠工廠祇有在悲苦的命運中掙扎了：向着恐慌，向着傾銷的日貨努力掙扎。偷工減料和偷賣日貨，減少工資，都是目前避免破產的良策。在一九三四年年底，橡膠業工人工資已經減去20%了。可是實際工資的低下，更在料想之外的。

2. 煤礦業水泥業和國營工業

A. 煤 礦 業

中國的煤礦業在全國礦業中，實佔着最最重要的地位，全國金屬及非金屬礦產，每年產額總值32,000萬元，其中煤之價值即佔二萬萬元以上，約佔總值60%。據一九三四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調查數字，中國煤礦之總投資額在三萬萬元以上，純係國資經營者僅佔11,400萬元，約佔38%；純外資經營及中外合辦的煤礦其資本竟佔62%。可是這一小部份的華資煤礦，還不能避免間接的日資作用。中國常年消煤量約在2,500萬噸以上，其中日資經營產煤約佔20%，由日直接輸入者約佔4—5%，總計中國消費之煤其中有四分之一，係由日本所供給。

一九三四年全年上海煤斤輸入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外煤傾銷陣營的變動，和華資煤礦產煤在市場上的地位：

一九三四年上海各國煤斤輸入表(噸)

煤 別	總 量	百分數	與1933年相比之增減
日本及撫順煤	442,800	14%	-494,200
淄博山西及中興煤	1,128,600	35	+382,000
安南煤	132,400	4	- 74,200
開灤煤	1,159,100	33	+ 38,700
其他煤	365,900	8	+ 93,800
合計	3,228,800	100	- 93,000

根據一九三五年三月二一日第327期礦業週報改作

就整個情形看來，一九三四年上海煤市場中，外煤所佔比重祇少仍達57%；華煤侷促一隅，偏安自得的情形，顯然可見。但是華煤的地位算已較一九三三年改善了。一般人將日本撫順及安南煤輸滙量的減少，和華煤輸滙量的增加，都以為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和一九三四年七月兩次改訂海關稅則的成果，引為華煤前途樂觀的保證。其實，兩次海關稅則的改訂，主要受打擊的祇是安南煤；日本及撫順煤斤輸入的減少，全由於日本備戰進行下需煤增大的結果。日本將其本國產煤和東北所產的煤用之於軍事工業，或儲藏以備戰時之用，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實較向中國廉價傾銷有利得多。華煤在這樣特定條件下而獲苟延殘喘，對於恐慌的救濟，祇能顯出世紀末樣的效果而已！

其實，從上表也已可明見英資統制下的開灤，賴提高關稅而獲得的利益，已遠較華煤為多了！外煤以及在華外資煤礦壟斷市場的情形，在華南的廣州也是一樣無二：

一九三四年全年各國煤斤輸入廣州表(噸)

煤 別	總 額	百 分 比	與1933年相比之增減
開灤煤	222,800	39.7%	+ 20,023
印度,海防,荷屬 南洋及南非洲煤	160,126	28.4	-139,544
撫順煤	1,180	.2	+ 880

華北及兩廣煤	178,526	31.9	+100.801
其他	220		- 321
合計	562,852	100.0	- 18.161

根據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八日第328號礦業週報改作

所以中國的煤業不能處於恐慌漩渦之外。河南中福公司虧蝕三百萬元，積欠工人工資兩個月，在九月間裁去工人二百名。烈山煤礦積欠工資半年；唐山及東四礦各局存煤山積，不能運銷，晉北礦務局生產力停置者達75%。即使存煤已經運至市場，可是仍不免堆積。上海煤業公會曾調查上海全市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存煤共達495,000噸，較一九三三年增加64,000噸（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八日中華日報）。

B. 水 泥 業

中國水泥工業不但受到日本，台灣，安南等外貨自由傾銷的打擊，同時也受到在華外廠猛烈競爭的威脅。一九二二年華廠產泥1,564,892桶，到了一九三一年增加到2,959,840桶，十年間產量計增90%。但在華外廠產量從一九二二年的235,370桶微不足道的數量，增加到一九三一年的1,085,467桶（最高產量為一九二九年的1,394,735桶），計增加360%之多，其增加速率竟達華廠之四倍！

華資水泥廠目下共計七家，分佈於河北，廣東（二家），湖北，江蘇（二家），山東等五省，資本總額計2,003萬元（內200萬

元以港幣計算)又100萬兩,每年共計能生產水泥423萬桶。但是因爲外貨和在華外廠的傾銷,以及社會制度阻礙了大工業經濟建設,水泥銷路頗少正常增大的可能,所以華廠實際產量便不得不遠低於它可能的生產力;民族水泥工業光明發展的前途,便在這樣特定的條件下被犧牲了。下表爲華資四大水泥廠實際產量和可能生產力的比較:

廠名	每年可能產量	每年實際產量	
		1932年7月—33年6月	1933年7月—34年6月
中國水泥公司	900,000	677,650	703,932
啓新洋灰公司	1,600,000	434,963	423,282
上海華商公司	640,000	106,609	229,752
湖北華記公司	300,000	1,422,350	1,557,252
總計	3,440,000	2,641,572	2,914,218

根據銀行週報第十九卷第二期改作,單位桶=170公斤。

華資四大廠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產量,僅值生產力的77%;一九三三——三四年度稍有增加,但至少亦有16%的生產力被廢棄了。

假使說生產力的浪費是水泥工業病態的特徵,那末市場的萎縮和產銷之不一致,便是它的致命傷。我們目下尙無法得到全國水泥產銷狀況的正確統計,據財政部統稅署調查上述四廠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上半期的產銷狀況,結果約如下表:

年 份	產 量	銷 量
1933年上半期	251,806,337公斤	186,702,187公斤
1934年上半期	246,027,280公斤	238,932,194公斤

一九三四年上半期銷量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8%，但是產量反倒減少了2%，這正是水泥工業在恐慌中努力掙扎的表現。同時，銷量依舊還趕不上產量；存貨的堆積自然又是必然的結果。

水泥銷路的比較展開，多少是受了關稅提高的影響。中國水泥輸出雖從一九三三年的11,345公担減到一九三四年的4,081公担；外貨入口數也從1,378,136公担，減低到788,064公担。但是外貨水泥也有經過中國政府的保護而大量輸入的，譬如僅在本年十月至十二月二個月間，粵漢路便一口氣購買了四萬桶以上的安南海防紅龍牌水泥，豁免關稅及統稅，逕運漢口應用。

自然，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水泥統稅提高了100%，對於本年度水泥生產量的減少，是有直接影響的。銷量的增加，也並不值得誇大和樂觀。國貨水泥市價，雖相當穩定，但並無堅挺之象。啓新馬牌水泥一九三三年十月每桶市價7.1元，一九三四年同期跌至7.0元；中國公司泰山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市價每桶6.3元，一九三四年同期為6.1元。其次，地方軍事集團控制下的水泥工廠的建立，却成為割裂水泥工業國內市場的一

個超經濟的新因素。廣東省政府爲推銷省營西村水泥廠出品五羊牌，由每桶水泥入省加徵苛稅『大學捐』等1.35元，而竟至禁止外省水泥的入口。全國水泥廠聯合會呈南京中央請求文中說：『廣東省政府此項現行辦法，倘中央漠然望視，有同默許，萬一各省相率效尤，中國實業，中央稅收，豈不同歸於盡』（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中華日報）？這種情理並施的名文，未見其能挽救水泥工業黑暗的前途。浙江江西等省政府紛紛籌建水泥廠，雖然不一定是『相率效尤』的開端，但也並不見得有像何炳賢先生所說：『我國政府及實業界也漸漸地能注意到推廣這種新興的工業』，那般無條件的樂觀的。

C. 國營工業

在實業部統轄之下的建設工廠計劃原有（一）酒精廠，（二）造紙廠，（三）造絲廠，（四）造糖廠，（五）中央機器廠，（六）硫酸銹廠，（七）國營鋼鐵廠。

酒精廠是由實業部與華僑黃江泉合辦。廠地在浦東，一九三四年三月開始建築。資本150萬元，官股佔10%，商股佔90%。一九三四年十月已開始出貨，預計較外貨廉價40%，原料係山東，湖南，河南之高梁及其他農產。預算每年盈餘七十七萬元。

新聞紙廠的計劃確定後，因爲資本還未籌足，還沒有實現。原定計劃，由官商合辦。資本總額六百萬元，官股四百萬

元，由實業部向英庚款借用，商股二百萬元，由商務印書館，新聞報館，申報館，時事新報館共同分担。廠地設浙江溫溪。預算每年盈餘115萬元。

人造絲廠的計劃係官督商辦，廠址設在上海，資本由各絲廠籌集。它的計劃的具體性當然還差得很遠。

造糖廠的計劃已經有了相當的輪廓，然而要在江蘇『先植蔗試驗着手，然後勘定廠址訂購機器』，這當然更須經過很長的時期。

中央機器廠起初是預備設在南京草鞋峽，後來改設上海。資本係由英庚款借十二萬磅購置英國機器，向金城銀行借二十萬元建築房屋。

硫酸銨廠係就永利製鹼公司擴充，由中央發行550萬元公債，合成資本總額二千萬元。地址在浦口附近的卸甲甸。但是現在却在停頓中。

國營鋼鐵廠係中德合辦，廠址勘定安徽馬鞍山，機器原擬向德購置，現在又與美國接洽購置。

這七個正在計劃中的工廠當中，大部份都還不易實現，祇有酒精廠已經開始，機器廠着手建築而已。

在實業部管轄以外的，還有廣東的鋼鐵廠。廣東籌辦鋼鐵廠，在三年前就開始籌劃，起初擬開雲浮縣烏石嶺鐵礦，後改在廣州市近郊東壘地方，設立250噸熔鐵爐兩座，購用華北

或長江一帶焦煤。由美國麥基公司設計。

廣東建設廳還計劃興辦四大化學工廠：(一)電化苛性鈉廠，(二)磷肥廠，(三)硫酸廠，(四)亞摩尼廠。電化苛性鈉廠取食鹽為原料，由美國威士華高綠氣公司裝置機器，約值港幣十餘萬元，機器已經買就，即待電力供給。硫酸廠於一九三四年七月成立，現在每日產量約一五噸。但因廣東工業落後，應用硫酸甚少，故此廠出品，不能盡量銷售。待硫酸銨及磷肥廠成立，所產硫酸，即可有出路。現正籌備增設第二硫酸廠。亞摩尼亞廠設計以英國化學公司及英國淡氣工程公司最有希望。

廣東當局在軍事工業方面十分努力。琶江兵器廠在清遠縣琶江地方。此廠內容分為炮廠，鋼廠，步鎗廠，子彈廠，手榴彈廠，竣工後將石井兵器製造廠，歸併新廠辦理。

中國現代式的工業，已逐漸用利用外資的手段，在中國出現。然而最主要的動力工業，中國却是極其幼稚的。外資供電廠數佔總廠數4%，容量則佔51%，資本則佔65%；對比起來，佔廠數96%的中國電廠是不足道的。

3. 手工業

處於中國經濟恐慌的特殊形態之中，對於中國鄉村手工業的崩潰與整個國民經濟之關係，加以深切的注意，實在具有很重大的意義。中國鄉村工業，非但為一般的資本主義發展的

趨勢所摧毀，而且特殊地爲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所掃盡。在中國工業經濟景況中，我們確可看到這種趨勢在繼續不斷地深刻化。最明顯的是鄉村紡織手工業。

鄉村紡織手工業普遍地處於迅速崩潰過程之中。江西土布銷數逐年低減的情形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明：一九三〇年銷布320萬疋，一九三一年290萬疋，一九三二年210萬疋，一九三三年200萬疋（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江西民國日報）。成都綾紗業織機，較暢銷時減去三分之二（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民報）。四川隆昌縣夏布失業工人達十六萬七千人，失業而病死者達五千人；南充綢廠由二十餘家減至三——四家（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時事新報）。帝國主義經濟勢力深入農村，最顯著的莫過於山東，因日紗和日布的侵略，對於鄉村紡織手工業發生重大的破壞作用：

山東濰縣區域（包括鄰近各縣在內）·織機原在九萬台以上，…現在照常開工者，只四萬餘台。日本棉紗商在此區設立商行，推銷棉紗，代替舊日織莊之地位。原因是近年出品，原料由16支改爲32支…織戶不得不求給於日廠，而近在咫尺的青島日紗遂源源而來，馴至占有整個的市場。…日紗廠自打倒當地紗號，直接與織戶漸次發生關係，并派人分赴織戶，廉價售紗。…日人除將棉紗設法直接推銷外，同時將濰縣所出各種布疋樣子，照樣用機器紡織，由青島運來出售，較之土布每疋更便宜二三角，甚至七八

角，其闊度亦較土布寬二英寸餘。……一九三四年日本對於紗銷政策，又復改變，一方除貫徹原定產銷運貫政策外，同時積極……將中間買賣上之種種轉折，悉數除去，……廉價向內地推銷，一舉將土布地位完全打消。（至于建
中國土布業之前途，紡織週刊四卷，十五期）

在二十年來的過程中，日人從利用中國紗商進到自產自銷，現在更進到以製成棉布來肅清濰縣鄉村紡織手工業的最後基礎。這種經過，很足代表帝國主義者促使中國經濟殖民地化的一般過程。日本資本向農村侵入，這種動向對於中國紡織民族工業實在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據南開大學所刊 Rural Industries in China's Reconstruction 的估計：一九三〇年全國共計消費 961 百萬磅棉紗，其中動力織機僅用 207 百萬磅，而手工織機竟用 754 百萬磅。動力織機與手工織機銷紗量為 1:4 之比例。如果山東濰縣的現象，發展成全國範圍的情形，那末全國紗產量的五分之四的市場完全在外資的統治之下，民族工業的生命也就危險異常了。中國鄉村手工業的崩潰，并不因此積極地建立起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反而促進中國國民經濟對外國資本的依賴。

鄉村手工業的崩潰，并不限於紡織手工業一項，其他如景德鎮的瓷業：窯戶每日開燒者祇佔七八年前十分之一二；窯戶由 4,000 戶減至 1,000 戶；工人由十萬人減至三四萬人，營業總額由 1,500 萬元縮減至 200—300 萬元（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三

日上郡日報)。福建的連城縣每年產紙六萬担，每担約五〇元，現在年產萬餘担，每担價格反跌至三〇餘元（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大公報）。鄉村手工業多方面迅速地崩潰了，帝國主義的工業資本大規模地壟斷與積累，更加深刻地使鄉村與都市對立起來。

4. 勞資糾紛

我們從上面幾節，已經很清楚地看出，中國民族工業的危機正在日甚一日。停工關廠雖然不是資本家所願意，然而在外資侵略和國內經濟的條件底下，他們也不得不遭逢這種末運。至於減低工資，增加工時，加強工作強度等等，在他們勉事掙扎之中，尤為他們愛用的手段。大眾的失業一天天增加；失業工人的生活固不消說，就是在業的工人也在過着最淒慘，最黑暗，最苦痛的牛馬生活。他們迫於最低限度生活的要求，在企業家的高壓之下，也常爆發起對於資方防禦的和進攻的衝突。自然，我們關於勞資的糾紛，很難得到真確的材料，下面所說，只就各種日報和雜誌所載，做個較有系統敘述而已。

根據我們所得材料，一九三四年全年中罷工行動共有一〇五件；其他請願衝突等等行動共三五九件。這些行動在各月中分佈情形如次（有些行動會繼續至幾個月之久，所以各個月行動的總和，比全年件數的總和要大些）：

月 別	罷工行動件數	其他行動件數	
		醞釀衝突	請願呈訴
一 月	13	21	60
二 月	8	7	53
三 月	19	14	49
四 月	21	13	45
五 月	8	9	31
六 月	16	8	39
七 月	9	6	37
八 月	6	4	33
九 月	2	4	32
十 月	8	3	39
十一月	8	2	12
十二月	5	5	1

至於全年參加罷工的人數，據我們統計所得，共117,927人，參加其他行動人數共241,224人。這些人數分佈於各月的情形如次（許多行動是誇越兩月或數月的，所以各月的總和，較全年參加人數的總和為大）：

月 別	罷工人數	工日損失	其他行動參加人數
一 月	34,558	216,074	33,907
二 月	7,700	50,950	26,878
三 月	23,305	117,245	54,846

四 月	28,360	233,275	58,416
五 月	9,790	105,860	62,328
六 月	22,004	174,128	44,960
七 月	10,355	115,356	21,039
八 月	1,117	4,751	6,522
九 月	2,240	9,740	13,611
十 月	4,530	37,250	7,678
十一 月	9,900	11,200	6,551
十二 月	3,300	5,100	4,023

實際的數字自然更大些，有許多行動是日報沒有紀載的；即就日報所曾載及的行動而論，有許多是沒有載明參加的人數。但是一時既然沒有旁的方法補充，我們也就祇好暫時用了這些極不完全的數字來作研究的根據；好在由此而生的結論，雖然免不了缺點，但至少決不會有估量過度的地方。

從上列數字可以看到：上半年的工潮最為洶湧。舊歷年節前後，也有明顯的高漲。年節前後，照例是廠主結賬解雇的時候，所以工潮在這時期也就特別的多。至於下半年工潮，何以比較少些呢？這主要是有政治上的原因。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九三四年工潮在各個經濟部門中的分佈情形。

產業部門	紡織	交通	苦力	烟草	橡膠	火柴	礦山	建築	郵電	市政	手工業	店員	其他輕工業	其他重工業	合計
罷工事件	16	14	16	8	5	6	8	2	3	2	10	2	12	1	105
其他行動	102	40	32	13	22	11	4	13	1	9	38	22	44	8	359

我們知道民族棉紡織業不斷的減工停工和關廠，以及用輕資工人代替舊工人（如申新紗廠等用大批養成工來代替熟練工人），產生了多量的糾紛事件。絲織業幾全部停頓，失業者在江浙兩省即近十萬人，因此在工潮中，紡織業便佔着首席。

其次是交通。中國水道交通因有帝國主義者輪運的壓力，土著航業，依然不免捉襟露肘；重要的鐵道，因為奇重的外債擔負，所收進益，大多都獻給帝國主義者去了。在利潤為重的條件之下，加之勞動力過剩，中外資本家都可以隨時以輕工資工人，排去舊工人；所以交通工人，無論海員路工，一般的生活，仍是苦痛萬分，因此他們對於資方的衝突，也佔着次多數的席次。其中發生於外資企業方面的有五次罷工，六次其他請願等糾紛。

中國的苦力都是農村破產以後，不為都市產業所容納的半失業的人羣，為數之多，簡直無法統計。其中有人力車夫，碼頭工人，有肩挑苦力，運鹽的苦工，徵發的夫役等等。他們終日要受包工的層層剝削和打罵。飯菜也不能吃飽，其他不用說了。很多的人本身是苦力，家屬是乞丐。雖然他們在團結方面

不如產業工人，但是他們的數目最多，生活的苦痛也最深，所以他們在工潮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在本年的各項糾紛中，以十二圩運鹽的苦工反對輪運的工潮為最大，鹽政當局竟不能不讓步訂出輪帆運鹽各佔半數的辦法。雖然餘下的工作實在不夠養活這幾萬的苦力和他們的家屬，以致直到現在，十二圩運鹽的輪船仍不時被鹽工阻撓。

其他工業如橡膠，煙草，火柴，以及郵電建築市政等部門，都有工潮發生。大批的店員因為市場零落，緊縮倒閉的商店到處皆是，都相繼失業或受失業的威脅，所以店員的工潮也很多，不過在組織上，及人數上，都還是散漫的零碎的罷了。

下面我們要分析各種工潮發生的原因。它們最多的是反對減薪，開除，停工等，下列數字略可示其梗概：

工潮原因	解雇開除	減薪	停工	欠薪	增工時	減工時	要求加薪	要求改善待遇	反對包工	要求開工	同情同業	工會問題	要求救濟	醫藥撫卹	要求工作	爭奪工作	契約	其他
罷工案件	19	30	0	3	2	2	16	17	4	0	3	8	0	0	0	6	3	3
其他行動	29	30	41	27	0	7	12	18	8	14	3	14	22	13	5	12	9	7

反對解雇與開除差不多佔着工潮原因的首位，可見失業威脅的嚴重。以女工童工代男工，以低工資的新工人，代老工人，都是普遍實施着。還有許多開除，是工潮結束以後施行的，如四月中美亞織網廠罷工結束以後就有百五十名工人被開除。在經濟危機之下，工人工作的無保障，由此可見一斑。

次則減薪，差不多沒有一個部門沒有發生減薪的工潮。紡織業方面，如上海寶華裕村紗廠，減工資一二成不等，恆豐綢廠減二成，美亞減一成半，因而都引起糾紛。五千餘名湖州絲織工人，因為反對減低工資二成，屢次示威暴動，但其結果，工資仍以87.5%發給。手工業方面，如徐州造酒工人減薪二成半。台山石工減薪二成，蘇州縫工減薪三四成不等。總之為利潤而生產的資本家，它們的損失必定是要設法轉嫁給工人的。

如果說開除解雇減薪停工欠薪和減工等，是資本家取了攻勢，那末要求加薪，改良待遇，反對工頭包工，要求救濟，要求工作，要求開工，反對壓迫等等就是工人取着攻勢了。去年這類工潮的數量也頗不弱。在罷工中佔四十八件，約當全數45%，在其他衝突請願呈訴中佔九十九件，約當全數28%。就一般的情況說來，中國工人的生活本來連牛馬都不如，如果說工人也應該度着人的生活的话，那末他們希望生活改善一些，決不是他們的苛求或奢望。譬如無錫慶豐紗廠的工人，雖在六月炎天，還要每日站立工作十七小時，其他可以類推。工人度着這樣的地獄生活，無怪工潮中要求改善生活的原因要佔很多的成份了。

以同情相應為出發點的工潮，去年也有幾起很重要的。決然採取最高的罷工形式的，有四月中天津唐山華新紗廠，啓新水泥廠，響應開灤礦工工潮，上海恆豐等絲織廠援助美亞

工人罷工，五六月中上海英美烟公司新廠工人援助老廠工人反對關廠的大罷工。其他還有上海數萬海員罷運英美烟公司貨品的醞釀，上海報關工人援助津幫同業罷工的醞釀。這些醞釀的糾紛所以未曾真正實現，據報紙所載，都是由于當局和工會的勸諭和制止。

有重大反帝意義的工潮在華北則有開灤的幾萬礦工，他們以不折不撓的精神與英日帝國主義者周旋，這在華北始終是居于首位。上海方面也有由反對減薪進而反對法帝國主義者屠殺的美亞大罷工，還有英美新廠反對英帝國主義合理化地關廠的罷工，以及躍躍欲試的上海幾萬海員準備停運英美烟公司貨品的醞釀。

此外因工會問題而引起的工潮也有二十多件。有的是由於資本家不許工人組織工會（如二月間的上海申新一廠）；有的是由于工會收費而與工人發生衝突（如十二月的上海華成烟廠），有的是由于工人要求改組工會或反對工會（如三月的開灤礦工，和天津北洋火柴廠工人迭次反對工會委員，三月的廣東台山木執工人反對工會理事強奸公意，九月的上海華商電力工人要求全體大會改選等）。

至于工潮的結果，我們根據不完全的日報材料得出下面的統計：

工潮結果	勝利	部份勝利	失敗	不明	發生被捕死傷	被捕人數	死傷人數
罷工事件	21	16	24	44	13	144	13
其他行動	56	112	43	148	16	56	4

這些數字之中，結果不明的數量太大，所以整個的工潮中工人的勝利百分數究竟怎樣，是難以求得的。自然，從這類日報去找求關於工潮的詳確記載，也是難乎其難的。它們對於真相的隱蔽可謂無微不至。譬如去年三月十一日上海美亞罷工工人被法帝國主義者捕探屠殺的慘案，時事新報直至十四日好容易才輕描淡寫地記了一筆。

一九三四年中國的工潮略如上述。按着目下國民經濟前途的黯淡，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加緊而論，來日的工潮如何，那就不言可知的了。

第五章 農 業

1. 農業恐慌的侵襲

概括說來，一九三四年中國農村經濟的特徵，是恐慌同災荒的交織，和在這兩大破壞勢力的夾攻之下農村破產的愈益深刻。恐慌同災荒本是兩件極端相反的東西：恐慌的現象是生產過剩，災荒的現象是生產不足。但在我們中國，這樣兩件極端相反的東西也會統一起來，構成現今中國農業問題的中心。

嚴格說來，荒災是由於自然條件的惡劣所引起的生產和生產力的極度的破壞；而恐慌却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的結果，它是社會化的生產同資本主義的佔有之間的矛盾的突然爆發，這種矛盾的具體表現是生產同消費的不能互相適應；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生產的相對過剩。一般的說，中國的農業尙未踏入資本主義這一階段；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經濟機構阻止着農業生產的大量發展。所以單就中國而論，決無發生資本主義農業恐慌的可能。不過中國早已不是一個絕緣的孤

島；在這瀰漫全球的農業恐慌的浪潮之中，中國自然難免不被這種恐慌的浪潮所吞沒。尤其因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它的堤防早被各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所摧毀。因此資本主義各國的農業恐慌的轉嫁，竟使經濟衰落的中國也會發生生產過剩這種虛浮的假態。其次，農民的破產和都市工人的失業，也是造成這種虛浮的生產過剩的內在的基礎。半數以上的勞苦大眾是在過着半餓半飽的牛馬生活；他們所吃的是稀粥和雜糧，甚至竟用野草和白泥充塞飢腸。糧食消費的極端減縮，可以說是爆發農業恐慌的另一原因。

首先我們來看農產物的國際貿易。一九三四年中國農產物的輸出，幾乎可以說是普遍降落。下列三種主要輸出農產品的輸出貨值，除掉茶葉以外都在急劇減少：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生絲	55,845,247元	57,287,933元	28,755,687元
指數	100.0	102.6	51.5
棉花	32,180,105元	30,228,958元	15,200,879元
指數	100.0	93.9	47.2
茶葉	38,573,504元	34,210,037元	36,098,549元
指數	100.0	88.7	93.6

再看輸入方面。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它在國際貿易中的主要任務原是提供糧食原料，銷納製成商品；換句話說，是用農產物去同帝國主義者的過剩工業品作不等價的交換。

可是一九三〇年來，由於世界農業恐慌的侵襲，以及水旱災荒蹂躪之下國內農業生產的極度衰落，因此竟連這種殖民地的提供農產原料的機能也已無法保持。過去幾年中間，糧食輸入迅速增加，竟成輸入商品中的最重要的項目。一九三二年糧食進口達到了最高的頂點，一九三三年稍稍降落，一九三四年因為提高穀物進口稅率，糧食輸入的減少更為顯著：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米 穀	101,233,994金單位	77,340,151金單位	33,432,639金單位
指 數	100.0	76.4	33.0
小 麥	43,968,720金單位	45,148,667金單位	16,220,990金單位
指 數	100.0	102.7	36.9
麥 粉	30,112,342金單位	14,260,166金單位	3,601,139金單位
指 數	100.0	47.3	12.0

提高稅率固然是糧食減少的一大原因，不過我們也不能把它的作用過於誇大。一九三四年糧食進口所以激減半數以上，至少還有次列三大原因：1.前年增稅以前過多輸入，致有大量穀物屯積，一時不易銷盡。2.由於農村破產，米麥已經失去農村市場；這種『饑餓壁壘』，比較『關稅壁壘』更有效地阻止外國穀物的輸入。3.由於國內的通貨緊縮，以及對外貿易的普遍衰落，糧食商人對於輸入穀物這種投機事業漸趨冷淡。只要看了下列農產物價指數，就可知道農業恐慌並未因此緩和下來。

上海農產躉售物價指數表(1930=100)

	1931	1932	1933	1934
五穀類	79.79	71.10	54.85	62.14
紡織原料類	101.40	81.48	80.04	74.52
豆及子仁類	108.82	90.37	75.87	60.13
畜產類	102.44	98.03	97.44	87.58
茶葉類	133.46	114.49	86.23	89.97
烟酒類	99.55	102.80	110.10	95.74
總指數	100.30	86.67	77.14	71.87

(社會經濟月報, 第二卷 第一期)

一九三四年五穀類物價指數的比較一九三三年稍稍增高, 主要由於水旱災荒的特別嚴重, 因而引起了所謂反常的「災荒景氣」。不過就是這樣, 還同一九三〇年的水準相去很遠。爲要排除災荒這一偶然因素而更清楚地觀察糧食價格漲落趨勢, 同時明瞭災荒對於糧食價格所起影響起見, 特別提出常河機米和火車貨小麥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的指數作一比較:

		3月	6月	9月	12月
米	1932	77.4	82.7	72.3	52.8
	1933	49.1	51.1	53.1	43.3
	1934	48.8	54.7	81.7	78.8
麥	1932	79.1	74.5	71.0	73.0
	1933	70.0	62.3	55.2	60.9
	1934	62.2	52.6	66.2	70.1

(同上)

由於世界市場的萎縮, 若干輸出農產物的價格跌落比較糧食更爲迅速; 這就是說, 它們對於世界經濟恐慌的感覺更爲

銳敏。下表所列最近五年江浙鮮繭每担平均價格(單位元)的跌落,可以說是最好的例證: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改良種	90.6	64.1	58.0	40.5	27.6
土種	56.6	50.6	44.2	33.0	19.2

(詳見本書工業一節)

再看兩種最顯著的商品作物——棉花,烟葉。近幾年來雖然種植面積和產量都在迅速增加(例如棉田面積從一九三〇年的37,593,012畝增至一九三四年的44,807,579畝,約增19%;皮棉產量從一九三〇年的8,809,567担增至一九三四年的11,172,553担,約增27%——中華棉業統計會統計),可是價格的跌落,仍很顯著。下面是通州棉花和坊子煙葉的各月平均指數:

	1932	1933	1934
棉 花	92.8	75.7	54.6
烟 葉	106.1	118.4	92.3

(社會經濟月報,第二卷 第一期)

農業恐慌同樣擴張到畜牧部門,這也可以影響到一般農家的副產收入。試以豬肉,雞蛋為例,來看近幾年間價格指數的跌落:

	1932	1933	1934
豬 肉	87.1	85.2	71.5
雞 蛋	91.9	81.7	57.6

(全上)

上列許多農產物價指數都已明白指出，一九三四年間，中國的農業恐慌仍然絲毫未見緩和；比較以前兩年，只有更為劇烈。同時我們還應指出，上列各表除掉鮮繭之外，完全根據上海躉售物價計算，這種躉售價格比較農村中的零售價格還要高出許多。如在浙江各縣，生產地和消費地的米價每担相差往往多至一元以上。茲摘錄中央農業實驗所之調查以供參考。

縣名	差額	縣名	差額
杭縣	1.42元	鄞縣	2.44元
嘉興	2.04元	紹興	1.55元
吳興	1.96元	嵯縣	1.81元

(浙江米價變動之研究P.64—65)

一九三四年的農業生產經此重重虧折，多數農民非但不能獲得利潤，且已不能收回成本。例如江蘇省的春繭收成雖不惡劣，全省蠶戶還要虧蝕一百八十萬元。這就是世界經濟恐慌賜給中國農民的隆重禮物！

2. 水旱災荒的蹂躪

如上所述，災荒是由於自然條件的惡劣所引起的生產物和生產力的極度的破壞，它同任何社會關係都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系。雖說這樣，每次災荒的爆發，仍然不能不有一定的社會條件為其基礎。由於社會條件的差異，同一災荒對於人類社

會的影響也就大相懸殊。例如本年夏季的旱災，可以說是北半球共同現象。可是美國因為生產過剩，災荒反使農業恐慌暫時和緩；蘇聯由於集體農場組織已經大體完成，他們已有充分的力量來抵抗自然災害，因此並未受到顯著損失。但在我們中國，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殘餘封建勢力的重重束縛，以及在這基礎之上發展着的脆弱的零細經營，都使中國農民對於自然災害事前既然無法防止，事後也苦無力挽救。自從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爆發以來，水利建設已經鬧了三年之久。可是水災旱荒非但不見減少，反而愈演愈烈。

一九三四年夏季的水旱災荒，雖然其普遍不如一九三一年江淮流域的水災，其嚴重不如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兩年西北各省的旱荒；但其影響之大，仍可說是民元以來的希有現象。根據賑務委員會的報告，一九三四年的災荒區域，旱災共有十一省三六九縣；水災共有十四省二八三縣。賑務委員會的調查過於草率，遺漏極多。最近中央農業實驗所已將旱災統計絡續發表，比較賑務委員會的調查可靠一點。摘錄以供參考：

省 名	原有田畝	被災田畝	百分比
江 蘇	91,533千畝	49,455千畝	54
浙 江	41,113	21,790	53
安 徽	53,662	37,027	69
山 東	101,505	38,572	38
河 南	104,578	38,694	37
湖 南	42,243	22,389	53

湖 北	56,222千畝	17,991千畝	32
江 西	38,135	18,305	48
河 北	95,603	57,362	60
山 西	56,627	14,603	26
陝 西	30,722	13,825	45
總 計	711,993	330,013	45

註：原有田畝係從被災田畝及百分數求出；再由此求出總計項之百分數。(根據農情報告，第二年九——十一期改製)

水災方面，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到今沒有發表；只能摘錄賑務委員會的報告以供參考：

	被災縣數	原有田畝	被災田畝	百分比
湖 北	21	61,010千畝	5,266千畝	9
湖 南	30	45,612	1,219	3
河 南	28	114,754	8,375	7
河 北	31	103,432	5,747	6
山 西	29	60,560	1,283	2
陝 西	30	33,496	1,491	5
四 川	37	96,272	345	0.4
安 徽	2	35,511	886	2
江 西	18	41,630	2,304	6
綏 遠	13	20,964	4,828	24
福 建	19	23,581	1,534	7
察哈爾	8	17,243	128	1
總 計	266	672,065	33,406	5

註：1.山東10縣貴州12縣因無田畝數，均未列入，2.附表數字均已加入計算(民二十三年各省災情簡表)。

上列數字非但調查極不完全，而且僅限夏季，秋冬兩季，

旱荒雖已終結，水災却仍繼續爆發。例如冀南黃災，長垣濮陽東明三縣災區面積計達三十餘萬方里，災民二十七萬餘口，水深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廬舍盡付洪流，畎畝復成澤國，蓋藏如洗，衣被蕩然』。直到今年（一九三五）三月還是大水圍城，一望無際；災情嚴重，不難由此想見。

其次來看災荒中的損失，旱災方面，中央農業實驗所已經統計上列十一省的作物損失，計如下表：

	損失數量	損失總值	對常年產量的百分比
稻	215,849千担	683,903千元	33
高粱	31,186	72,423	27
玉米	25,501	67,452	31
小米	40,134	205,107	31
棉花	5,924	198,927	33
大豆	31,638	129,437	30

（根據農情報告第二年9—11期改製）

以上六項作物損失已達1,357,249,000元（又據中央研究院農村調查部的統計，蘇，浙，皖，冀，魯，晉，豫，鄂，贛，陝10省旱災中的作物損失計達1,445,000,000元）；其它損失尚不在內。例如戽水費用，就以每畝平均化費一元計算，也達三億三千萬元；加入上數，已達十八億元。假使再把水災損失以及其它間接損失計算進去，顯已超過一九三一年的水災損失（二十億元）而為民元以來的最高紀錄。

又據同一機關調查，一九三四年察，綏，甯，甘，陝，

晉，冀，魯，蘇，皖，豫，鄂，川，雲，貴，湘，贛，浙，閩，粵，二十省主要作物的收穫計如下表：

	1933年收穫數量	1934年收穫數量	1935年收穫成數
秈 粳 稻	994,176千市担	670,620千市担	55%
糯 稻	61,221	66,348	57
小 麥		435,175	68
大 麥		165,839	68
高 粱	169,651	137,263	63
小 米	182,233	146,216	64
玉 米	126,859	116,298	59
大 豆	198,937	129,923	55
豌豆		68,327	66
蠶 豆		55,626	67
油菜籽		65,698	67
甘 薯	313,734	323,974	63
棉 花	22,393	14,895	56

(農情報告第二年12期)

上列各種作物的收穫數量除掉甘薯以外，都比上年減少；收穫成數，一般是在六成上下。災荒既然如此普遍，農產價格又未因此顯著高漲；農民所受損失，無法補償。更不幸的，各種農產之中，糧食價格稍為高漲，其它商品作物的價格大多愈益跌落。這就是說，農民自己消費(許多貧農還要向市場購買)的部份雖然漲價，但除少數地主富農之外並不能夠獲得絲毫利益，災區農民和其它區域的多數貧農還要因此受到損失；另一方面，農民必須出賣的農產非但要受災荒影響，而且同時要受

價格跌落的損失。這樣，災荒同恐慌交織起來，發揮着空前的威力，益使中國農民陷入困境。

一九三一年水災爆發以後，舉國上下都把賑災當做首要工作。當時國府爲了賑濟災民，曾向美國賒購賑麥，並發賑災公債二千萬元。一九三四年災荒的嚴重雖已超過一九三一年的紀錄，可是賑災的呼聲却比往年來得微弱。中央政府既未支撥巨款，實施大規模的賑災計劃；各省政府也因財政困難，杯水車薪，只是做了一點應時點綴。例如山西夏縣被水淹沒，災民數萬；政府派了四位委員，帶着五千元去放賑。結果住了兩月，未出太原一步，而委員們的旅費却已化了一千五百餘元（一九三五，一，一九，天津益世報）。許多地方藉口工賑，實行徵工，更加弄得民不聊生。如在湖北各縣，本已設立救災備荒委員會，實行以工代賑。但「在政府尙未頒賑以前，老弱已填溝壑，壯者流離四方；迨工賑人員下鄉，已成十室九空。工賑人員爲完成任務，只得責成區保甲長，限令造具名冊，分配挑塘等工作。區保甲長因壯丁多已逃亡，乃妄填名冊以應。及至工期竟有多數不能報到。如是到處拘工，儼如捕捉人犯。人民誤以政府徵工，不知其爲賑濟，又紛紛逃亡」（一九三四，十一，十七，申報漢口通訊）。這是一九三四年間最流行的一齣喜劇！

人民方面，在這不景氣的籠罩之下，賑災運動也已遠不如往年來得熱烈。上海籌募各省旱災義賑會也已承認「徒恃募

捐救濟，終非根本辦法』：因此擬具一個農村貸款大綱，請求銀行公會組織銀團，放款國幣一千萬元。然而銀行終於不會變成慈善機關，誰肯冒險去向災區投資；這一偉大計劃，對爲災區飢民，終於只是一個不能充飢的『畫餅』而已。

3. 災後農民的掙扎

近幾年來，中國農民因受恐慌襲擊，他們的經濟能力早已萬分脆弱；所以一遇水旱災荒，除掉『坐以待斃』或是『挺而走險』以外，已難找到其它出路。目下中國農民至少總有半數是在過着半飢半飽的牛馬生活。如在華北，後套農民『惟賴苦菜以苟延其生命』；他們大多『面呈菜色，身具浮腫，張目待斃』；府谷糧價極低，每元可糴黃米二斗，農民仍以稀粥野菜充飢；陽山農民終歲不得一飽，有數年未嘗飯味者；清遠『薯芋亦已食盡，農民上山採黃狗草裹腹』。在四川，蓬溪一帶農民『惟吃胡豆尖，蛾兒腸，奶漿菜，或白糯泥以維殘喘』；鄰水『二區石龍鄉興仁鎮一帶，餓死者數日之間已達三百餘人，奄奄將死之民尤難以數計』；開江農民『恆食芭蕉兜及地蘿蔔爲生』；岳池農民爭掘白泥充飢，山巖陷落，十餘飢民葬身泥窟。就在號稱天堂的浙江，湖州農民也已多用菱頭作飯，長興農民多採野菜吃麩皮度日，海甯災民吃稗草和柶櫟的果實，於潛災民以山粉柴粒糠餅充飢。這一幅淒慘圖畫，顯已不是單靠幾個統

計數字所能描繪出來。

秋冬兩季，報紙上面幾乎每天登着絕糧自殺的新聞。比較動人的如：江蘇溧陽『一家八口閉門服毒』，自殺原因是『食糧已盡，告貸無門』；浙江常山『江姓農戶全家十五口目覩秋收無望，生路斷絕，負債難償，煎熬刺蛇十餘碗，各自吞服，死者七人』；長興『農民王某因田禾枯萎，收成絕望，借洋一元購得砒霜……一家共食，當晚毒發，一家七口斃命』；浦江某姓『一家老幼十一口均服砒霜自盡，僅一十二歲孫不肯服毒』。這還是八月一個月中間所發生的慘劇。自殺之外，就是無目的地東西流亡。最奇怪的是向以災荒著稱的陝西，現今也會變成河南災民的避難之地。七八月間，西華，扶溝，鄆陵等縣大水為災，哀鴻遍野；農民扶老攜幼，步行西進，他們要求搭車運赴豫西，未蒙允准，露宿於開封車站者竟達二千餘人。中牟災民甚至搗毀車站，橫臥軌上，竟使交通一時為之斷絕。不過在這全國破產聲中，流亡也已成爲一條走不通的死路；他們幾乎到處被人拒絕，因爲都市既怕這些不速之客『擾亂治安』或是『有礙觀瞻』，農村又無力量收容這些食客！

在這生死徬徨之際，中國農民自然很容易跑上『挺而走險』這條更悲壯的道路。他們的掙扎一般還是採用最原始的方式——搶米和吃大戶。根據本社所作統計（中國經濟情報第二卷第二第三兩期），去年搶米吃大戶風潮已經蔓延到七省三十

八縣，計有六十四次：

	縣數	次數		縣數	次數
四 川	5	5	廣 東	2	2
安 徽	4	4	陝 西	1	3
江 蘇	11	19	河 南	2	3
浙 江	13	28	合 計	38	64

搶米方式，真是形形色色；大多臨時集合，並無鞏固組織。比較廣大的如江蘇溧陽數千飢民各執竹筐飯籬，聚集實行搶米，當時有十三家米號所積之米盡被搶奪一空。常熟饑民二千餘人鳴鑼集合，扶老攜幼，聲言「有飯大家吃；無錢繳租，以身抵押」；結果警隊開槍，擊斃四人。浙江桐鄉飢民五六百人，以老嫗為導，手持竹筐索米；繼來少壯一聲號起，動手搶劫。武裝警隊到場堵截，乃竟冒死猛撲，意圖奪槍。海甯貧民聚衆強割熟稻，愈演愈烈。廣東瓊山貧民組織乞食團，聯絡出發，行抵一處，即發掘薯根等植物吞食，不畏警察干涉。陝西長安飢民將僱工趕走，搶割禾麥，地主逃避不敢回家。河南羅山奸商操縱，米價飛漲，該商運糧，飢民圍不放行；堅持未久，蜂擁將所載糧食分劫呼嘯而去。四川災荒慘甚，饑民遂搶軍米自救。自然，這種掙扎方式至多只能救急一時，並不會使問題根本解決。

廢歷年底，搶米風潮更高漲。例如無錫一地，一月廿四至廿八日五天中間搶劫風潮多至八次，其中七次是搶米；總共

搶去白米七十餘石，大洋一千餘元。上列統計有一特異之點，搶米風潮最多的地方並不是素以災荒著稱的西北，而是號稱『天堂』的江浙兩省。所以發生如此特異現象，主要由於上列統計是根據報紙材料做出來的，江浙兩省新聞採訪比較完備，所以次數特多；其它各省的搶米記錄一定很多遺漏，並不能夠視為確數。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兩點：1. 江浙兩省文化水準較高，傳統的奴隸道德對於一般農民已無拘束力量；而在其它各省，尤其是在華北，地主對於農民的恩情關係還未完全消失。2. 江浙兩省貧富分化特別顯著；這種相對的貧困，比較普遍的絕對的貧困更易引起農民們的鬥爭情緒。

比較搶米更普遍的，就是抗租抗稅風潮。根據本社所作統計，一九三四年一年中間因為抗租抗稅而發生的騷動計有卅五次，其中江浙兩省竟佔廿一次（詳見中國經濟情報第二卷第七第八兩期）。比較嚴重的如一月廿三日餘姚千餘農民因『拒付租金，發生爆動，搗毀鄉長房屋，並與警士頑抗，雙方開火約半小時之久』。三月十四日同地農民『反對征收酒捐，拘捕鄉民，各執農具，破門而入鄉長家，大呼打倒敗類鄉長，取消酒捐，釋放被拘鄉民』。

抗租運動日漸蔓延，不能不引起地主們的焦急，他們自然也就叫出『糧從租出，租由佃完』這一堂皇口號來威脅政府，要求政府替他們來警戒『頑佃』；常熟押佃所是最好的例證。該

縣按照向例，每屆收租時期總要設立追租處來執行地主們的要求。一九三三年最盛時期，拘押佃農多至八百餘人。一九三四年追租處成立以後，一個月內，『接到申請書已達萬份，被追佃農達萬餘人，一時雷厲風行，四鄉各鎮滿佈催租員吏蹤跡』。押佃所內的佃農，也自四十餘人激增至一百餘人；而且有增無已，大有人滿之患。

災後變亂中間最嚴重的是常熟蘇州等地的鬧荒事件。秋冬兩季，常熟，溧陽，湖州，嘉興等地相繼發生鬧荒風潮，尤其是蘇州的農民暴動最為猛烈。蘇州去年亢旱成災，農田受害甚烈，縣府特派勘災委員會同村長催甲下鄉踏勘；農民因為所定成色過高，遷怒催甲。十月十九日夜間外跨塘斜塘一帶農民縱火焚燒催甲房屋。此次騷動『縱橫三十里，歷時一晝夜，到處人聲鼎沸，火光燭天；雜以火把飛舞，金鼓亂鳴』。凡是鄉長村長催甲之家，幾乎無一倖免，損失約有十餘萬元。到十二月五日蘇州角直農民又起紛擾，鳴鑼聚衆，縱火焚燒鄉長催甲房屋六家五六十間。

第六章 金 融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海的銀錢業界好似充滿了安然過年（舊歷年）的空氣。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同舟共濟地聯合放款一千萬元，平市委員會又轉向香港購銀二百多萬元，分批裝運來滬，將洋拆繼續壓低。使一般銀錢業者不致被那『年關大結束』所激盪或粉碎。這樣，平安的歡聲就夾着黃浦江中的潮音送到上海灘上來了！

其實，這種平安的氛圍氣不僅是暫時的，局限於一隅的，而且根本還是一種虛像和倒影。整個地觀察起來，一九三四年的中國金融是更瀕於破產的邊境，它將一九三三年所包含的各種金融危機和矛盾，展開得更深而更廣了。

目下中國金融恐慌的構成，主要可從兩方面來觀察：第一是現銀從農村繼續不斷地集中到城市，再由城市匯流到外商銀行乃至香港紐約，使中國的通貨基礎日趨緊縮和空虛，在這兒我們特別不應忘記的是美國白銀政策的影響。第二是集中在城市銀錢業者手裏的一部份游資，又根本不用來發展生產事業，而熱中於公債，標金，地產，以及具有多量軍事性的交通

事業。這兩大惡潮交相推進，就必然促使中國金融由虛腫而凝滯，而破產。至於這兩大惡潮本身，其構成原因則係同出一源：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農業因為受着列強的侵略和國內半封建勢力的腐蝕，原在慢性的恐慌和破滅之中。近年以來國內農產價格因為列強猛烈地傾銷，和國內購買力的激減，其狂跌的速度遠較一般生活必需品為更甚——此種具有驚人的破壞力的物價剪刀差，就是中國農村金融涸竭，城市游資充塞的最基本的動因。同時中國國民經濟的另一翹翼——民族工業的衰落，也採取着和農業部門完全相同的步調，而且在農業恐慌由慢性進為急性的條件之下，要想和緩火速衰落的頹勢，那不啻白日做夢。因而集中於城市的一部份游資，在這兩大生產機構日趨瓦解的年頭，就自然而然地以公債地產等等買賣為其主要的經營目標了。

1. 游資集中都市和農村金融的涸竭

上海是列強對華侵略的中心，因而也是資金集中城市的總匯。黃浦灘上中外銀行庫存總額的增長，很能測定中國金融的普遍涸竭。上海中外銀行的庫存總額原在逐年增長之中，不過自一九三二年起，其速率就更顯著：三二年年底比三一年年底增多一萬七千餘萬元，其庫存總額為438,339千元；三三年年底又比三二年年底增多一萬零九百餘萬元，其庫存總額

爲547,446千元。此種資金集中的主要原因自然是列強猛烈的傾銷；不過內地不安，社會搖盪，促使農村地主甚至在朝軍人將那大衆汗血安放在平靜的地帶（如上海的租界和海外的香港），也是不應忽視的重要因子。一九三四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額雖較一九三三年減少，但是減少的原因不是以國內生產好轉繁榮爲基礎的出口貿易之增加，而是進口貿易（即列強傾銷）受了國內『飢餓壁壘』的障礙，比出口數額減少得還更快更多。至於前述的政治因素，因爲世界大戰的醞釀以及國內軍事風雲的興作，一年來就從未停止其威力。因此一九三四年爲首五月，上海中外銀行的庫存總額就相繼擴大。六月以後，特別是八月以後，因爲美國厲行白銀政策，使海外銀價突飛猛進，上海中外銀行的庫存（尤以外商銀行爲特著）就以支付手段和商品形態兩種方式而滾滾流向海外。十月十五日以後，財部雖有平衡稅之設施，但因偷運之故，外流仍是源源不絕。

一九三四年上海中外銀行現銀存底數目表⁹

月別	華商銀行		外商銀行		總		計
	庫存額	%	庫存額	%	庫存額	%	
一月	281,557	50.81	275,520	49.19	560,077	100.00	380.09
二月	285,487	51.55	268,296	48.45	553,783	100.00	375.82
三月	313,439	57.24	232,028	42.76	589,467	100.00	400.04
四月	344,226	57.95	249,797	42.05	594,023	100.00	403.13
五月	336,884	56.71	257,172	43.29	534,056	100.00	403.15
六月	337,632	57.92	245,265	42.08	582,898	100.00	395.58
七月	330,598	58.74	232,205	41.26	562,803	100.00	381.94
八月	309,552	62.84	183,067	37.16	492,619	100.00	334.31
九月	309,972	68.69	141,322	31.31	451,294	100.00	306.27
十月	309,395	73.30	101,496	24.70	410,891	100.00	278.85
十一月	299,926	82.71	62,713	22.91	352,639	100.00	246.10
十二月	280,325	83.68	54,672	16.32	334,997	100.00	227.34

*本表摘自中行月刊第十卷，第一，二期。單位千元。

僅就數字本身而言，游資集中城市（在這兒就是上海）的現象自六月以後好似沒有了；其實乃如前文所述，中外銀行庫存的減少是由於白銀外流，而且外流的速度比集中的速度還更快。譬如為首五月中，白銀主要因為美國白銀政策之醞釀亦出超1,582,801元（所謂出超指上海對各國而言，下同此。），但因集中過程較速，上海中外銀行庫存指數仍能逐漸漲至403.15。六月以後因為羅斯福簽署白銀購買令和國有令，情勢就相反了；但是資金從鄉村集中城市這一現象還是顯然的：譬如從六月至十月這五個月之中，白銀出超額達235,056千元，而庫存總額僅減少183,165千元（五月數字減去十月數字），就是因為這五個月內至少有五千餘萬元從鄉村集中到上海，不過其

數遠不及外流的大而已（以上白銀出超數字請參攷中外商業金融彙報一卷十二期）。

現金這樣不斷地向城市集中，自然會促成農村金融的涸竭，其結果可以分成兩方面來看：第一是銀錢業者紙幣莊票的發行額之空前的猛進，使內地流過程成爲紙的世界。牠對於生產大衆的盤剝和金融恐慌的促進盡了何等功效，我們且到後面再說。第二是加強高利貸者在農村金融中的地位，使他們更能居奇地加緊對貧農大衆的榨取。

本來，在前述游資集中城市這一運動過程之下，通行於城市間（譬如上海）的借貸利率是可以日趨下跌，因爲牠和農村相反，不是犯着涸竭病而是犯着虛腫病，即聚積在中外銀行寶庫之中的巨額游資找不到安全的出路。上海洋拆行市的增減能夠指示上海洋用的緊急與否以及一般利率的趨向；因而一九三三年爲首八月中的上海洋拆皆較三二年同期爲低，一九三四年爲首八月大體上也和三三年同期一樣低落。可是自一九三四年八月份以後，上海洋拆却起了一種變化，牠也和農村金融涸竭中的高利貸同樣，表現出猛烈的飛騰：

一九三四年上海洋拆概況表

月 別	最 高	最 低	平 均	指 數
一 月	0.09	0.02	0.05	250.00
二 月	0.02	自借	0.01	100.00
三 月	0.05	自借	0.03	75.00
四 月	0.06	0.02	0.04	100.00
五 月	0.09	0.03	0.07	140.00
六 月	0.02	0.04	0.07	100.00
七 月	0.06	0.04	0.05	100.00
八 月	0.15	0.07	0.09	150.00
九 月	0.16	0.06	0.12	171.00
十 月	0.14	0.05	0.07	87.00
十一 月	0.40	0.10	0.19	237.50
十二 月	0.60	0.20	0.33	412.50

- 本表摘自九卷六期中行月刊，最高最低平均之單位爲元，指千元一日之利息。指數係連環指數，即以一九三三年同月爲100而推算。十二月係根據申報所載洋拆行市編製而成。

八月以前的洋拆大體上和一九三三年同期一樣，是非常鬆濫，充分表現出內地工商業的衰落以及一般的蕭條。一月份洋拆固然比三三年同期高出150%，但其原因全在閩變的餘波。八月以後洋拆步步高漲，絕非由於國內市況的好轉，而是因爲大批現銀流到香港倫敦和紐約去了，上海幾乎也和內地農村同樣感到資金的空乏。十月份洋拆所以較三三年同期略鬆，就是因爲該月十五日財部所頒佈的平衡稅命令起了暫時的功效，這充分證明上海拆息之高是具備着怎樣的意義。十月下旬以後，白銀偷運之風大盛，再加以年關將近的次要原因，拆息之高幾乎追上了『一二八』時代（當時最高價爲七角）。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份上海的洋拆，主要因爲閩變關係已比三二年同月增加300%，而三四年十二月又比三三年同月高過312.50%。從這些相對關係看來，美國白銀政策對於中國金融恐慌的促進具有何等威力，真是可以不言而喻了！

2. 金融業畸形的投資活動

在中國國民經濟的兩大部門——農業和民族工業，更猛烈地衰落和破產的時候，要想促使金融業者投資於生產方面，

自然是一種稚氣的奢望。在一九三四年的四五月間，因為當時上海各大銀行伴着上海銀行推行農村貸款，國內一部份輿論界曾謂銀行家對於投資動向已經採取着與前不同的途徑；其實他們正和以往一樣，地產，公債，政治債款等等依然是他們所愛好的營業對象。現在我們且就已經發表的各個銀行的儲蓄部的資產負債表先來觀察一下：

上海各行儲蓄部存放業務概況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截止，單位元。)

行 別	存 款	抵 押 放 款	有 價 證 券
中國銀行(補註)	434,740,371	197,761,117	25,364,330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37,968,736	19,988,935	7,796,200
滬區交通銀行	10,532,060	3,133,690	3,286,298
中南銀行	16,556,787	6,977,810	4,722,992
浙江實業銀行	12,691,462	3,097,102	3,561,701
中孚銀行	2,742,593	533,353	1,369,022
中國國貨銀行	2,538,852	1,107,339	744,553
上海東萊銀行	1,157,311	440,504	612,333
江浙商業儲蓄銀行	648,951	226,916	319,289
中國通商銀行	8,783,020	1,913,638	2,121,962
四行儲蓄會	93,798,459	28,095,102	42,524,244
大陸銀行	18,175,142	5,873,861	7,816,839
合 計	640,333,744	269,054,367	100,239,733

* 本表除中國銀行外，皆係根據各行儲蓄部資產負債表編製而成，存款分定期活期兩種，有暫存科目者，則未包括在內。抵押放款亦分活期定期兩種。

從前表我們不難看出各行儲蓄部吸收來的存款，一般說來，有16%是用來購置有價證券，40%是用來經營抵押放款；而此種抵押放款的內容又是

	房地產押款	證券押款	存摺存單押款
滬區交通銀行	1,353,329元	1,603,360元	182,000元
江浙商業儲蓄銀行	180,006元	30,700元	16,210元

銀行家的業務活動如何以房地產為其中心目標之一，除了這種報告以外，我們還可以從一九三四年五月間上海房產公會呈給市參議會的意見書中見到；今節錄於下，以供參攷：

『上海地方，工商輻輳，人口近四百萬，市區佔數百方里，連同租界內地，除去公用及道路外，繁盛區域，以畝數計算，不下十萬畝。每畝平均作價一萬元，約值十萬萬元，實際決不止此數。從前建築向無統計，據普益地產公司報告，最近八年新建築約價五萬萬元；加舊時建築，當在二十萬萬元左右……上海房地產主與內地完全不同，內地業主必先有餘財，方能置產，貽之子孫，世守其業，且契稅較重，移轉較少。上海則完全營業性質，以三四成之墊本，即可購置產業，向中外行商押抵六七成之借款……今以三十萬萬之總數，除少數中外業主及各銀行所置產業不需押款外，其餘散戶，至少每三分之二，平均作六成抵押，已須十二萬萬之銀根；此十二萬萬之借款，無非攤

在上海中外行商』（五月廿七日申報）。

銀行家這樣狂熱地經營此種房地產押款，自然是因爲上海是列強侵略中國的中心市場，牠總是扮演着半殖民地性的虛偽繁榮；同時又是內地軍人和官僚地主的苟安之所，而這些因素都是支持着上海的高額房租，使牠成爲過剩游資的角逐對象。一二八事變以後，上海地產交易額由一九三二年的1,775萬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4,300萬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建築投資額在相同期間由3,673萬元增加到4,942萬元（參看中國經濟情報一卷卅四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形成。不過商市的日益蕭條以及大衆房租負擔力的日益薄弱，同時却使上海市的空屋由一九三二年的4,895戶增爲一九三三年的戶（參看同期前報），使各行對於房地產押款的經營成爲不甚安穩的業務。據某地產公司報告，一九三四年上海新起的建築物比一九三三年減少五百五十九所（一爲4,571所，一爲5,130所），而其中還更包含了一種有趣的對比，就是以1934和1933相較，新建的華商店舖減少3,736所，而外商店舖却增加了三十二所，外僑住宅增加了九百六十四所，銀行增加了八所。這完全說明上海房地產業的繁榮是代表着怎樣畸形的和半殖民地性的陰影。上海東方信託公司和華東商業儲蓄銀行的倒閉，一半就是因爲地產投機失敗，廣州嘉南銀行和南華銀行的破產，主要也是因爲房地產押款太多，一時不能周轉，在目前銀行家

都向地產投機這方面走，而且很能使自己的銀庫累積，但是無疑地日後倒死在這投機事業之前終歸是他們的命運。

其次我們再補說銀行業與公債投機的關係。滬上銀行對於內國債券那樣大量地購置和容納，其原因有二：第一，一般債券在發行或者抵借的時候，往往按六七折計算，而還本付息則照票面十足計算，所以儘管發行條例上所規定的利率是六厘八厘，實計所攤得却往往在二三分以上，這就使唯利是圖的銀行家樂與親近了。第二，一般發行銀行按着發行條例皆須十足準備，其中十分之四五可以債券充當；這樣債券就隨着發行額的膨脹而大量地積儲在發行銀行的準備庫裏了。一九三四年七月立法院所頒佈的儲蓄銀行法，其中第九條規定儲蓄銀行或銀行之辦儲蓄者，應提儲金總額四分之一，按照市價折實數目，購置政府債券，交與中央銀行保管，以為儲戶之保證。此種法令的推行自然促使銀行更與債券親近。除掉這些正常的原因外，我們假使再考慮到窒塞於城市的游資一時找不到產生高利的出路，以及一般金融業者投機心理的熾熱，那末一年來債券市場的興旺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過程了：

一九三四年上海內國債券指數及成交數目表 *

月 別	指 數			成 交 數
	最 高	最 低	平 均	
一 月	84.99	70.62	79.86	433,780,000
二 月	89.13	83.99	86.37	186,135,000
三 月	94.92	86.28	90.25	295,999,700
四 月	96.65	83.90	93.25	403,473,000
五 月	93.89	89.55	91.06	267,118,000
六 月	104.31	91.67	98.10	430,775,000
七 月	117.43	104.71	111.79	475,005,000
八 月	115.54	95.85	108.20	505,225,000
九 月	102.95	93.36	99.95	48,922,000
十 月	125.53	98.02	100.06	41,565,000
十一 月	105.64	99.65	102.94	462,055,000
十二 月	103.90	94.22	98.97	423,235,000

* 本表根據上海新華信託儲蓄銀行所編之債券報告，指數以投資利益月息一分=100。

一九三四年最低平均指數是一月份的79.86，這是因為閩變的餘波還未完全休止。但自二月份起，債券市價即開始昂騰，其指數(係指平均者而言，下仿此)已超過一九三三年九月份的最高指數90.24。七月以後，主要因為白銀滾滾外流，以致存底激減，銀根奇緊，債券市價一般趨於下跌，但是比起上半年來，比起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繁榮時代來，都還是很高。債券市價能夠這樣扶搖直上，除掉前述原因而外，還有一點也是不

容忽視的，章乃器先生曾這樣說：

『在最近三年間，公債的發行是減少了，赤字底彌補，除上述債務費底減少外，有何種別的途徑呢？在外國方面有二十一年美金一千二百萬圓的美麥借款，和二十二年美金二千萬元的棉麥借款。在國內，有今年春間四千四百萬元的意庚款借款和今年十月間的捲菸印花稅墊款三千萬元。內債避免發行而改用借款，目的在使市上公債流通數額減少，以免價格低落』（中國經濟現勢講話三一頁）。

而且就是發行了新的公債（譬如一九三四年年頭的關稅庫券一萬萬元，五六月間的鐵路建設公債和玉萍鐵路公債各一千二百萬元，以及同期間一百五十萬金磅的英庚款六厘公債，以及水旱災後江浙兩省的四千萬公債，以及最近的一萬萬元金融公債等等），發行的方法也起了重大的變化。在過去，政府往往將債券向民間攤派，現在只向銀行抵押現款，不使流通市面。這不但使債券市價可以上漲，而且使籌現亦方便迅速了不少。至於銀行家的樂於承受，除掉優厚的利潤而外，一部份自然也是因為目下的財政危機行將搖撼政治的安定和他們本身的存在。

年來債券市場的繁榮是建築在這種人爲的政治的乃至投機心理的基礎之上，所以只要有微微的政治變動，譬如五月間藏本因明的失蹤，七八月間的日俄戰謠，五中全會以前甯粵

關係的惡化，債市就會頻頻下跌以至於崩潰。中國銀行業底前途，真是不容我們樂觀。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標金投機。

中國是世界上有名的大量入超的國家，對於外匯是經常的需要者。同時因為中國是銀本位國家，在幣制上是和英美日等國成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體系，標金市場於是就成為外匯市場不能或缺的調節機關。舉例說，譬如一家銀行賣出外匯（當指期貨而言）過多的時候，要想避免將來銀價跌落的危險，就需於賣出外匯同時買進同期的標金，因為標金和外匯同是金質，市價上落是不會很遠的。在相反的場合，銀行就拋出標金，理由是一樣的。但是，第一因為標金市價也和其他物價一樣是不斷地變動，第二特別因為一二八以後，上海標金市場的結價標準由日匯改為美匯，而美匯自美國放棄金本位以後，其市價之漲落是受着人為的影響，一日數變，相差甚大，這樣標金買賣就越出調節的範圍，成為絕好的投機對象。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財部下令取締標金外匯投機，就是因為此種投機的興旺行將危害金融業的安全。取締的內容（關於標金部份）可以分為兩面，第一是關於結價標準，即由美匯改為關金；第二是關於交割，即以後需一律用現貨交割。但是實行起來，窒礙甚多。誰都知道，上海是外商橫行的所在，國府的命令很難影響到他們身上。譬如一九三四年五月間美國騎師海馬維區

在法界所組織的日夜交易所，以買賣標金爲主要營業。嗣後雖遭取締，但是類似的組織，據上海市商會調查所得，還是東東西西地存在於租界之內，中國匯兌公司，中央匯兌公司和上海標金公司只是被我們發覺了的三個組織。市社會局雖然下令取締，但是他們都是英商，都在大英照會的庇護之下悠然存在（詳細請參看十一月二十日申報）。所以我們要真確估計標金投機在上海盛行到了怎樣的程度，光是看看金業交易所的成交數以及存在各處的華商金號是不夠的。同時，標金投機如何蓬勃，牠如何毀壞金融業的機構，我們也可從各地銀錢業的倒閉風潮之中見到。譬如上海的五華銀行和中國興業銀行，嘉興的商業儲蓄銀行，祁縣的農工銀行，他們的倒閉都含有標金投機失敗的因子。十月十五日以後，因爲限制白銀出口，國內標金暴漲，一般空頭大招禍患，熱中標金買賣的金號和錢莊就更猛烈的毀滅。甯波的春榆錢莊，天津的恩慶永和恩慶厚兩銀號，就是犧牲在這種金價暴漲之中。據九月廿五日大公報所載，天津錢業，近年來表面頗顯發達，但該業營業多側重於足金，老頭票及標金等等投機業務；亦有兼營公債者，惟爲數不多；至專以抵押放款及內地匯兌者，則寥寥無幾。這不僅天津錢業爲然，實是替全國金融業者寫照。

銀錢業對於地產公債標金的經營是這樣的狂熱，那末對於生產事業的關係又怎樣呢？六月九日上海各報登載銀行界

領袖林康候氏的談話，他說：『本人對於銀行界投資內地農村，藉圖恢復農村經濟，非常贊成；但目前銀行界在內地之投資，僅數百萬元，此數殊嫌太小』。聽了這話，整天作響的農村貸款的呼聲究竟具有多大的社會意義，我們是用不着再來探討了（詳見第二章第四節）。對於民族工業方面，銀行界雖然也有相當的放款，但是比起政治借款或是公債購買來是微小多了。而且貸款的動因並不是如何來振興中國的產業，而是因為民族工業瀕於破產之境，假使不給以最後的資助，原來的舊欠就要完全變為倒賬。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國等行對申新紗廠的貸款就是這樣被迫成立。但是申新依然窘迫，依然需要多方面地向日美銀團接洽千萬元的借款，以圖廠務之復興。固然這千萬元的數目是不很小了，但是不論比起意庚款借款，或是捲烟印花稅墊款來，在籌付上總是容易多多的事件。然而為了安全和收入，銀行家只好對着陷在恐慌中的民族工業深抱歉意了！

補註：據中國銀行廿三年度營業報告，該行各項存款總餘額為 546,693,902元，較廿二年度增加7,409,375元。分析言之，活期存款餘額較廿二年度減少6,913,053元，定期存款餘額較廿二年度增加40,683,484元，同業存放餘額較廿二年度減少26,361,055元。此種消長正如該報告所說，可以見廿三年度市面蕭條，利殖困難之勢，以致存戶甯願長期定存，而不敢投資事

業。下列存戶之區分更顯出此種事態：

	廿二年度	廿三年度
個人及團體存款	50.20	62.88
工商業存款	45.66	31.34
機關存款	4.14	5.78

惟該行本身對於生產投資，因受現實條件之限制，亦同樣遲疑不前。譬如該行放款活動，活期部份較廿二年度增加46.3%，定期部份則僅增4.5%，此即因工業放款主要皆為定期。據該行報告，該行廿三年度之工業放款餘額較去年度增加12,118,225元；然此可有二種解釋，一為工業投資之稍見增加，一為工業停滯，資本不易周轉，以致該項放款餘額增加。兩者不同，須加注意。至於有價證券之經營，本年較去年增加5,134,551元。此外如前述活期放款遠過於定期，以及該行本年度貼現及買進期票餘額較去年減少6,401,719元，皆表示信用收縮不安之現象。

3. 政治借款和鈔票發行

為了避免公債的發行，為了共同維護現社會秩序的存在，一年來政治借款(大多採取開發交通的名義)的繁多，原是意想中事。在前節我們曾經提到幾種，今再詳列於下：

一九三四年各銀行之政治鐵路及公路貸款表

名稱	總額	承借銀行	利息	期限	備註
純政治借款：					
意庚款借款	4,400萬元	中央，中國，交通等十六行	月八厘		彌補國變後之財政虧缺。
紙烟印花稅借款	3,000萬元	建設銀公司與各銀行分擔			財部以紙烟印花稅三千萬元作抵，濟財政之急。
安徽省政府借款	120萬元	中央中國等五行	月八厘	二十個月	以充政費。
浙省政府借款	30萬元		月一分	六個月	以地方公債作抵，半充政費，半充剿匪之用。
浙省府公債借款	300萬元	中國，交通，上海等十二行	月八厘	二年	以地方公債五百萬作抵，一部用為政費。
鐵路借款：					
錢江鈔橋借款	200萬元	浙江興業，四明等五行	年一分	六年	以該橋財產作抵。
湖南寶洪鐵路借款	600萬元	上海交通等行			以該省建設公債一千萬元作抵，訂明二年內分繳。
玉萍鐵路借款	800萬元	中國，江西裕民，郵政儲匯局等	年一分	五年	以鐵路建設公債及玉萍鐵路公債名1,200萬元作抵。
建委會淮南鐵路借款(一)	300萬元	上海銀團	年八厘	三年	以電氣公債六百萬元作抵。
建委會淮南鐵路借款(二)	370萬元	中國交通等七行	年九厘	四年半	
公路借款：					
蘇省建設借款	150萬元	中國，江蘇，農民等五行	年九厘	一年	以全省營業稅收為担保，充完成公路及疏河之用。
浙省公路借款(一)	120萬元		年九厘		為完成京閩滬桂兩幹線，以公路全部財產作抵。
浙省公路借款(二)	100萬元	四省農民銀行			全上

共計純粹政治借款7,580萬元，鐵路借款2,270萬元，公路借款376萬元，三者合計10,490萬元。此外還有三百萬元的浙

省絲繭借款，二百萬元的上海市府借款，一百五十萬元的鐵道部冷藏設備借款，八百萬元蘇省水利借款及其他水利借款五百萬元，不過因為牠們對於政治軍事的關係比較稀少，我們就將牠們擱在前表之外。關於第一類的純政治借款，誰都知道牠們是遠離生產事業，至於第二第三兩項，所具作用如何，論者意見就頗有歧異。有些官場學者以為這種交通事業的開發簡直是恢復社會生產事業的唯一前提，中國國民經濟必將隨着這種事業的完成而日趨繁榮；他們形成交通救國論的一個營壘。其次像王宗培先生那樣，也以為『此種趨勢（即投資交通事業——引者按）可謂銀行放款之新轉變……其有裨益於國計民生當不淺鮮』（三卷七號申報月刊），其實這也是政治投資的另一形式。政府借款來開銷各項軍費，和借款來建築軍事上所必需的鐵路公路，對於社會的影響大體是差不多的。玉萍鐵路和京滬滬桂兩大公路的完成，在這國民經濟日形衰落的年頭，是很少生產的任務。但是銀行家卻不是從這樣的觀點來考量投資。他們總覺得本身的存在和安全勝於一切，同時政治借款又往往能夠保證更優厚的利息。譬如前列各種借款的利率總是年利九厘一分，其中也有月利一分的，按大批政治借款而言，這不能不說是優厚了。本來，中國銀行資本的滋長繁榮，是和國家財政的竭蹶直接相關聯。譬如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這五年之間是北京政府財政窮乏，以致濫發公債庫券的時

代，九十家新興銀行就在接受政府借款與公債的意義之上成立起來。再如中央銀行，誰都知道是南京政府的財政外庫，牠的營業活動更是普遍地含着政治的要求，因而牠每年所得的盈餘也就特別可觀，最近兩年來每年都在一千萬元以上，為各行之冠。所以一年來銀行家對於政府機關成立前述一萬萬元以上的政治借款和軍事性的交通借款，原是其固有的特性所必然發揮的現象。在這兒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附帶指出，就是銀行愈大，他們對於政府方面各種借款的承受次數也就愈多，這充分反映出來國內幾大銀行和政府機關之間是締結着如何密切的關係。所謂帝國主義時代金融資本與政府官員的合一過程，在中國目下也正以半封建的形態在節節進行着：

一年來上海重要各銀行對於政府承借各種債款次數表*

行 名	承 借 次 數	行 名	承 借 次 數
中國銀行	17	鹽業銀行	7
交通銀行	14	中央銀行	6
上海銀行	13	浙江興業銀行	6
金城銀行	11	浙江實業銀行	4
大陸銀行	9	中國實業銀行	4
中南銀行	8	四明銀行	3

* 本表錄自三十二卷二期東方雜誌所載民國廿三年度的中國銀行界。

當然，考察前述『合一』的過程，承借次數只是一種指標，我們務須同時注意到每次承借的數額。譬如中央銀行按次數

而言，雖然不過六次，佔第八位，但是每次承借數額却是高佔第一位，將牠所包含的政治成分，充分表揚出來。

這些大銀行爲了承受此種政府借款（實際上有些就是替代政府發行公債），就必然引起鈔票發行額的膨脹；因爲他們付給政府的當然不是現金，而是以這些借款的主要抵押品債券爲担保而發行的紙幣。根據中行月刊每月所載上海各行發行概況的報告，一年來上海各行發行總額的增減有如下表：

一年來上海各銀行發行概況比較表(單位元)

月別	發行額	比上月增(+)或減(-)	比去年同期增(+)或減(-)
一月	341,229,905	(-) 2,633,406	(+) 41,623,681
二月	338,939,723	(-) 2,290,182	(+) 62,521,633
三月	316,154,278	(-) 22,785,445	(+) 54,376,333
四月	314,191,518	(-) 1,954,760	(+) 56,285,580
五月	337,036,668	(+) 22,815,150	(+) 65,400,301
六月	352,370,155	(+) 15,333,487	(+) 72,912,109
七月	359,409,215	(+) 7,039,060	(+) 74,660,881
八月	373,596,301	(+) 14,187,086	(+) 78,878,665
九月	385,546,582	(+) 11,950,281	(+) 67,609,210
十月	396,295,828	(+) 10,749,246	(+) 67,581,334
十一月	414,893,514	(+) 18,597,686	(+) 71,682,036
十二月	419,103,343	(+) 4,209,829	(+) 62,348,732

我們要想理解這張表，換句話說，我們要想理解中國紙幣發行的增減原因，有一件事是絕對不容忘記的：就是中國的紙幣發行十九是由於財政發行，很少是由於流通過程的擴大，換

言之，牠們是遠離着社會的生產聯繫。一九三四年爲首四月發行額的相繼收縮，特別是商市比較繁忙的三月，其發行額亦較上月減少二千餘萬元，很明顯是因爲一九三三年閩變期間鈔票發行的過分膨脹，使軍事過後不得不慢慢地收縮。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份的發行額343,863,311元，比閩變前的九月或十月都要激增四千萬元，無怪一九三四年爲首四月一共要引起二千餘萬元的減退了。但是和去年同期(一月至四月)相較還是有五千餘萬元的增加，顯出了紙幣因財政發行而膨脹以後是有如何的持續力量。至於四月以後，不論按月比較，或與上年同期比較，都有極顯著的增加。按月而言，五月份的發行計增22,845,150元，爲數最大；但是因爲牠廣續在以前四月相繼減少之後，實際上增加之勢比較猛烈的還要推六月八月和十一月。十一月份的發行額爲414,893,51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1,682,036元，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閩變關係已比前月開始增加一千三四百萬元，可見一九三四年發行額之龐大。試問在這國內商業日益蕭條的年頭，發行額這樣突飛猛進，到底是爲了什麼呢？九卷五期中行月刊說：『查最近一年來各銀行發行，增加總額達六七千萬元，攷其原因，由於財政上之膨脹，遠過於其他，蓋近來中央及各省，發行債券及借款，爲額亦鉅，統計二十三年份中央發行債券一萬一千二百萬元，中央各機關及各省市縣正式發行地方債券達七八千萬元，其非以發行債

券方式之借款額猶不計在內。據此，則各銀行發行之增加有自來矣。紙幣膨脹和財政發行的關係，我們假使從各個銀行對發行業務的增減來觀察，就可顯得格外明白：

上海各行三年來發行指數增減比較表*

行 別	1932		1933		1934	
	六 月	十二月	六 月	十二月	六 月	十二月
中 央	86.28	119.81	139.36	215.08	216.84	261.20
中 國	76.05	86.31	80.09	93.19	85.96	104.65
交 通	73.22	92.37	80.37	102.58	98.54	139.04
浙江興業	81.96	89.56	95.9	107.52	120.89	125.86
中國實業	74.84	97.82	75.04	121.40	121.24	127.20
四 明	—	128.44	147.44	165.91	145.37	155.81
四行準備	56.56	79.19	57.31	89.90	77.72	—
中國通商	—	112.00	108.74	148.18	216.95	243.10
中國實業	—	122.56	121.52	134.95	161.05	167.51

* 本表根據二卷一——三期中外商業金融彙報改編而成。指數以 1931 年平均為 100。

從上表我們不難看出：發行指數繼續增加的只有中央銀行，增加速度最大的也只有中央銀行；很簡單的，這就是因為中央銀行是南京政府的財政外庫，牠的業務活動含有更多的政治因素。此外，紙幣的膨脹還有兩種原因也值得我們注意：1. 廢兩改元以後市面籌碼驟形減少，於是銀元鈔票就起而代之，作為支付工具，2. 內地現金不斷地集中到城市裏來，以致

市面現籌缺乏，鈔票就更速地流入內地市場。

鈔票發行根據着這些原因畸形地膨脹起來，並且大量地流入內地，就要和現金窒塞於城市一樣，發生鈔票窒塞於農村的現象。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福建方面的剿赤工作非常緊張，那兒有成千成萬的中央軍使用着中央銀行的鈔票，因而使中央銀行自己不得不考慮到遍設辦事處於該省內地各縣，以便民間兌現。近來在四川貴州亦然。這些事實告訴我們財政發行將如何透過紙幣泛濫這一洪流，來加深中國的金融恐慌。在各省軍人指使下的各省銀行，就更易為這洪流所激盪，閩變以後廣東省銀行的擠兌風潮，雖經財廳再三維持，而紙幣跌價依然如舊，我們是不用再說，其他將如後所述的晉豫皖浙各省銀行的擠兌，雖說由於奸商造謠，從中漁利，但是紙幣的畸形膨脹總是基本原因。在汕頭，在重慶，就地銀錢機關所發行的紙幣，已與票面價值脫離關係。在年關將屆的洛陽，中央交通等行的紙幣，其價值也與票面游離。固然中國目下的紙幣膨脹，遠與戰後的德國馬克不同，但是泛濫的端倪不能說不很顯著，尤其在美國厲行白銀政策，國內白銀滾滾外流的條件之下，更不容許我們忽視。固然這也是銀行家所大忌的，但是爲了追求高利，爲了維護現社會和本身的存在，他們又都不得不投機地承受使紙幣發行大量膨脹的各種政治借款。目前市面盛傳國內將厲行通貨膨脹，反對的聲浪，已經從中外銀行界方

面正式提出；這種謠言雖經政府當局屢加否認，但其趨向之濃，却夠一般大眾提心吊胆了。

4. 各地銀錢業的消長及其趨向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明了中國金融危機的兩個主要部份及其構成的經過，同時我們又說明了牠們在一九三四年內所展開的具體景況，現在我們要繼續報告的是作為危機展開之結果的銀錢業的消長形勢。

現金從農村集中到都市這一過程是意味着農村經濟的解體和內地商業的衰落，其結果是農村金融的極度涸竭。同時各大銀行的鈔票發行，尤其是內地錢莊的莊票發行，又使農村金融除了經受『涸竭』的病患以外，還要備嘗『鬆濫』的苦難。中國舊式錢莊的業務活動，一般說來是限於流通過程。這話愈到內地就愈真切。牠們吸收民間和商舖的游資，經營各種商業放款並辦理埠際匯兌。現在內地商業隨着大眾購買力的喪失而日趨衰落，錢業也就相繼崩潰。牠們常常因為放款不能收回或者資金周轉不靈而突告擱淺倒閉，統計在一九三四年這一年之中，僅據各地報紙所載而且附有明確莊號者，已有六十餘家之多，詳細請看下表：

一九三四年各地錢莊停閉表

所在地	莊名	月別	所在地	莊名	月別
南京	庚源,通裕	一月	甯波	祥裕,信茂等五號	二月
包頭	懋和允	一月	灌縣	泰和銀號	五月
無錫	信元,寶康潤,益昌等五莊	二月	綏遠	平市官錢局	六月
太原	永慶長,永泰亨	二月	甯波	保慎	六月
忻縣	六大戶兼營之錢號	二月	甯波	承和,豐和	六月
平湖	同盛,康大等七莊	一月	興化	信昌	七月
嘉善	怡和	二月	韶關	兆吉(吉生?)銀號	七月
蕪湖	同和	二月	佛山	生源銀號	七月
揚州	元昌	二月	南雄	孔安隆銀號	七月
淮陰	金元豐	二月	青島	利豐銀號	七月
蘇州	鼎康,恆餘,承隆	二月	汕頭	永美銀莊	八月
嘉興	大亨	二月	嘉興	滋源,聚源,衡源	九月
重慶	恆茂	二月	甯波	春榆	十月
上海	同安,恆祥,隆泰,鼎大,春元	二月	天津	恩慶永,恩慶厚	十一月
温州	潤源	今春	重慶	元大,恆昌	十一月
開封	福利,宏豐等號	今春	上海	元昌明記	十二月

上面這個表當然極不完善，而且像華南的汕頭，因為白銀外流和紙幣橫行，錢莊的倒閉是成批的，譬如十一月份就有嘉發榮豐等二十餘家。再如四川萬縣，因為九十月間多面的政治軍事關係，以致申匯狂漲，專做申匯投機的錢莊也倒閉了三十餘家。安慶自十二月份起，因所有錢莊皆告倒閉，以致內匯行市，亦告中絕，但因所得報告不很充分，還沒有將牠們編製進去。現在爲了更普遍地認識這種倒閉風潮，我們再引一些別

的記載：

『過去，在上海的錢莊有數百家之多，但今年上市的已不過百餘家。過去南京的錢莊有六七十家，但現在已只有廿八家。過去在鎮江的有三十餘家，現在已只剩五家。過去蘇州有五十餘家，現在已只有十七家了。過去福州有廿八家，而現在只有四五家存在了。』（三卷一期中國經濟所載中國金融業的現勢）。

其他如常州溫州徐州以至全國各地的錢莊，沒有一個不在倒閉的狂潮之中。按前表而言，二月份的倒閉風潮最為險惡，這自然因為當時恰巧是舊歷年關的大結束。所以倒閉之風在最近一月內就更形猛烈，譬如『廈門新年後，金融界忽發生大恐慌，一週間連倒黃建源，豫豐，銀江三大銀莊。建源豫豐均開設二十餘年，信用素著，為廈門有名之最大錢莊』。其他就更可想見了！

關於錢莊倒閉的原因，除了前述一般的以外，我們應加補充的是年來銀行錢莊化的過程。銀行以其資力較厚，組織較善，常常遍設分支行和辦事處於內地，替代沒落中的錢莊來吸取流通過程中的餘利，這樣舊式錢莊就更受着一重外來的壓迫。

譬如平湖同盛，康大等七錢莊受新式銀行之排擠而倒閉，就是很明顯的實例。新式銀行如何排擠舊式錢莊以遂行銀行錢莊化的目的，從歸綏平市官錢局擠兌風潮之中可以得到極

明白的說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的包頭日報這樣記着：『考平市自去年入春以來，由津迭次調運現金，約計一百三十餘萬元，與數年前比較，庫存充足，何止倍蓰，倘金融界能本共存共榮之心，實行互助，應當信用日著，鈔價日昇。詎知因交通銀行駐綏分行設儲蓄部吸收平市鈔票，當日收得，即到本局兌現。據確實消息，自春往夏，祇中交兩行至平市兌去現金，每日以二萬計，共計有一百二三十萬元，此為平市此次擠兌之主因』。同時我們不妨這樣說，這也是內地錢莊日趨設落的一個次要的一般原因。

當然，爲了自身存在而掙扎，錢莊也企圖銀行化，而尤以中心城市的幾大錢莊爲然。譬如上海浦東商業儲蓄銀行，主要就在錢界鉅子裴雲卿支持之下；一九三四年三月間成立的正明銀行乃由益豐錢莊直接改組而成，不過這種趨勢與銀行錢莊化的過程相比，則處於不甚重要的地位罷了。事實上在這恐慌年頭，真正帶有蓬勃氣象的自然要算銀行。根據本社所編中國經濟情報二卷二期所載之中國銀行資本底雄姿一文，上海主要各銀行在一九三四年終均結有盈餘，總計且較一九三三年略勝一籌。同期杭州市各主要銀行亦皆有盈餘結出：中國銀行十萬餘元，交通銀行三萬五千餘元，中央銀行二萬八千餘元，地方銀行八萬七千餘元，建業銀行五萬餘元，興業銀行四萬五千餘元，浙江實業二萬餘元，其他大陸典業中南各行

亦有萬元左右的餘利。銀行業底蓬勃氣象，假使從各地銀行底添設和興起來觀察，就更顯得明確：

一九三四年新興銀行一覽表

月別	所在地	行名	資本額	備考
一月	上海	上海華業銀行	一百萬元	港滬商人合組，港政府註冊。
一月	重慶	四川地方銀行	二百五十萬元	實收一半，劉湘命令組織。
二月	上海	國泰商業銀行	一百萬元	
三月	上海	江海銀行	一百萬元	
三月	上海	正明銀行	五十萬元	由益豐錢莊改組
三月	常州	武進銀行		
五月	上海	光華商業銀行	五十萬元	
八月	上海	大康銀行		
八月	上海	農商銀行	三百萬元	實業部恢復組織
八月	上海	世界銀行		
十月	上海	大亞銀行		
十月	上海	建中銀行		
十月	甯波	浙東商業銀行		
十一月	上海	亞州銀行		
十一月	漢口	漢口商業銀行		
十二月	金堂	金堂地方銀行		

一九三四年各地添設分支行一覽表

所在地	月別	行 名	所在地	月別	行 名	
上海	1	上海市銀行西門分行	渭南 鄭州 成都	8	交通銀行分行	
	1	上海銀行愚園路分行		8	金城銀行分行	
	1	亞東銀行徐家匯辦事處		11	交通銀行支行	
	2	中國銀行北站辦事處		3	四省農民銀行分行	
	3	上海市銀行市中心分行		3	四川地方銀行分行	
	3	綢業銀行南市分行		3	川鹽銀行分行	
	5	江蘇農民銀行分行		3	美豐銀行分行	
	5	聚興誠銀行八仙橋分行		4	川康殖邊銀行分行	
	6	五華銀行八仙橋分行		重慶	6	江滄銀行分行
	6	五華銀行靜安寺分行		漢口	8	農商銀行分行
	8	金城銀行西門辦事處		蚌埠	9	國貨銀行分行
	8	新華銀行吳淞辦事處	六安	11	大陸銀行分行	
	10	大來銀行南市分行	六合	6	四省農民銀行分行	
	11	墾業銀行西區分行	滁縣	4	中國銀行分行	
	11	墾業銀行華龍路支行	蘇州	4	中國銀行辦事處	
	11	實業銀行提籃橋辦事處	常州	4	中央銀行分行	
	福州	7	辛泰銀行支行	南京	3	信孚銀行分行
9		中國實業銀行分行	3	國華銀行分行		
廈門	10	四省農民銀行分行	10	新華銀行分行		
	6	交通銀行分行	9	江蘇農民銀行支行		
	6	通商銀行分行	9	江蘇農行辦事處		
	7	中國實業銀行分行	9	上海銀行辦事處		
	8	新華銀行分行	9	上海國華銀行分行		
香港	7	上海銀行分行	天津	8	上海國華銀行分行	
	11	交通銀行分行	青島	6	上海國華銀行分行	
	11	中國銀行分行	杭州	4	綢業銀行分行	
西安	2	中國銀行辦事處	9	大滬銀行分行		
	6	四省農民銀行分行	長興	10	浙江地方銀行分行	
	10	上海銀行分行	衢州	1	中央銀行辦事處	
	10	交通銀行分行	黎川	2	四省農民銀行分行	
潼關	4	中國銀行辦事處	修水	6	江西裕民銀行分行	
			永豐	6	全上	

以上兩表主要是根據本社一年來所剪貼的中外五六十種報紙，遺漏自然不在少數；至於一年來各地所設的縣立農民銀行（譬如江蘇的宜興，浙江的紹興等處），以其作用甚狹，我們在此從略。但是不論從總行言或是從分支行言，蓬勃之氣，已是昭然若揭。而且正在籌設中的總分行，如上海的米業銀行，證券銀行，華信銀行，浙江電業銀行，杭州的兩浙商業銀行，南京的南京銀行，以及中國銀行丹陽分行，中央銀行青海分行，浙江地方銀行上海分行等等，還是擱在我們底估價之外。此外，再如中國建設銀公司，永安銀公司，元一行等等半銀行組織，上海的正大中匯大滬甯波實業等等銀行的遷入新建的大廈，中央銀行擴充資本，上海中國兩行底計劃改建新屋；凡此種種都是直接表示銀行業的猛進，都是我們所應注意的因子。

在這百業蕭條的年頭，銀行業能夠這樣單獨繁榮，自然是由於前面所說的現金的畸形集中，以及公債地產政治借款等等非生產的投機經營。在這裏我們只要檢查一下十八個新開銀行有十二個在上海，六十二個分支行有十六個在上海，七個在廈門福州，也就可以認清銀行業單獨繁榮的真實原因究竟何在。同時也正因為繁榮的根源不在國內生產事業的好轉，那些資力較小因而也是投機力較小的銀行，就陷於和舊式錢莊同樣的命運，統計鬧着一時擠兌的有天津大中銀行，和河北省銀行，廣東省市兩銀行，成都四川地方銀行，安慶四省農

民銀行，太原山西省銀行和西北墾業銀行，湖南省銀行，河南農工銀行，重慶四川地方銀行和美豐銀行，以及十月間各地的中國實業銀行。至於宣告倒閉或者暫時停業的則有如下表所載：

一九三四年各地銀行停閉一覽表

所在地	行名	月別	停閉原因
常熟	振業銀行	一月	賬款呆滯
蕪湖	安徽銀行總行	二月	放款不能收回
上海	安徽銀行分行	二月	全上
廣州	嘉南銀行	三月	房地產押款呆滯，不能周轉。
廣州	南華銀行	三月	受嘉南倒閉影響
天津	農工銀行	三月	因營業不正，遭取締。
上海	東方信託總公司	五月	經營標金房地產失敗
南京	東方信託分公司	五月	全上
上海	五華銀行分行	八月	經營公債，虧蝕二十萬，同時六月間又被廣州總行調去存款七十五萬，致內部空虛倒閉。
上海	五華銀行八仙橋支行	八月	
上海	華僑信託公司	九月	
嘉興	嘉興商業儲蓄銀行	十月	誘取存款，經營不正常業務。
嘉興	浙江地方銀行分行	十月	因受滋源等三錢莊倒閉影響
上海	中國興業銀行	十月	經營標金國際賽馬等業失敗
蘇州	中國興業分行	十月	受總行直接影響
松江	中國興業分行	十月	全上
上海	華東商業儲蓄分行	十一月	投機公債地產失敗
祁縣	農工銀行	十一月	因經理赴津經營標金失敗
上海	儉德銀行	十二月	放款不能收回
上海	永安銀公司	十二月	股本不實，營業不振，暫停業。

在平日，這些銀行總是越軌地多發鈔票，或以高利誘取現金，經營標金地產，或供政府挪借，一因投機失敗或者周轉不靈而發生擠兌和倒閉，吃虧的自然是鈔票使用人和存款人，而且數額愈小吃虧往往愈大。當上海中國興業銀行倒閉以後，牠的門前曾經哭傷了一位電泡廠內的老女工，因為數年來她辛

辛辛苦苦積蓄的數百元被該行作為倒賬了。最近重慶四川地方銀行又遭擠兌，因為搶兌的人太多，『將巷口所堆修房之新磚擠倒，從上壓下，一般兌現者紛紛逃避，致當場踏斃六人，踏傷十五人』(一月十七日大公報)。他如廣州汕頭以及所有曾經發生擠兌過的地方，因為通貨狂濫，物價不穩，一般市民所受的盤剝則更是嚴重可怕。一般說來，金融恐慌是產業恐慌的產物，不過前者一經相當形成以後，亦必促進產業恐慌急速暴發。所以前述擠兌倒閉之惡潮，無疑地將使生產事業的維護和推進更感困難。中國金融是犯着虛腫，浮亂，凝滯，涸竭等等互相矛盾的病患，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也就是在這些病患之中奔上沒落的途徑。

——一九三五年一月脫稿——

第七章 交 通

交通事業會在這樣破落的中國經濟廢墟上突飛猛晉。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其實這一種事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我們知道，這畸形發展的必然性，是依存於目前中國半殖民地的特質上的。

資本主義在死亡前夜的扎掙和自救，只有兩個法寶：第一，在經濟上是通過獨佔傾銷而儘量榨取本國的勞工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貧苦大眾；第二，是積極擴充軍備，企圖重新分割世界，以擴充它們的資源和市場。

就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爲了加緊對於中國大眾的榨取；爲了調整在華的勢力範圍乃至準備武力分割中國的領土和制止革命，各帝國主義者在目前中國交通事業發展的過程中，正以萬分積極的姿態，表現出來。所以我們知道，中國交通的發展原因，主要是由於列強希冀藉此以轉嫁自己的經濟危機。

固然，我們不能忽視，近年來政府的討逆剿共和銀行家將臃腫的游資投入交通事業，也是促進交通建設的一因子。不過，這兩種因素對上述的因素而言，則後者是支配的，前者只

占從屬的地位。

中國交通事業的發展契機，是存在於目前半殖民地所特有的政治和軍事意義上的。因此，對於國民經濟發展的效能上說，它的發展既非因國民經濟的前進所促成；同時，它的存在也很少發展國民經濟的機能；一九三四年中國的各個交通各部門，就在這種意義之下發展起來。

1. 鐵道

中國鐵道建設的歷史，就是一幅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史。因為鐵道的運輸能力的偉大，對於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增大統治勢力和開拓銷售商品市場，具有決定的力量；鐵道在中國，恰恰變成帝國主義者有效的統治工具，而在經濟意義上是完全負起吸取半殖民地大眾膏血的任務。一九三四年建築中的鐵道，大致是如下：

停滯已久的粵漢鐵路廣東韶關至湖南株州間未完成的四百英哩鐵路，因有英庚款的投資，發行以英庚款為担保的債款英金一百五十萬磅作全部工程費用，南北兩頭工程所以極為迅速。這條鐵路告成以後，英國資本在華南的勢力可以經此路伸張到武漢，更可因平漢路之介而貫通華北。當然，這一條鐵路的完成，在英人的眼光中，（尤其是自「一二八」事變發生後，英國痛感勢力範圍被日軍鉄蹄踐踏而阨隍不安的時候）對於

以新嘉坡爲武力後盾，而以港粵作根據的整個華南勢力的保持，是具有極大的功效。此外，像號稱東南動脈的錢江大鐵橋，與滬杭甬鐵路曹娥至閘口段鐵路，亦因中外金融巨頭所組成的中英，建設（英美資本佔主要）兩銀公司允聯合貸款一千六百萬元的關係，先後開工了。在此地，值得加以注意的，是一千六百萬元鉅款用途問題。我們知道，這一筆鉅額借款，並不是全部用於築橋和道路的；有一部份是規定用於贖回該路一九〇八年借款未清餘額，由銀行撥交借款代理人匯豐銀行轉匯倫敦。究竟撥款多少，因爲事關祕密，不得而知，不過滬杭甬路一九〇八年借款，到一九三四年底止，確尚欠三十萬磅。此外，還有一部份，就是先在總數中提出八十萬元，清償鐵路公司與政府舊欠。英國對這一條鐵路的投資，是發生了二種特效：第一，滬杭甬鐵路一向是借英款築成的，將來全線貫通，能增加它在全路投資獲得利潤的保障。第二，憑着這一次的借款，可以扣回昔日該路借款應付或未付的投資利息和本金。另外，那一部份先提的八十萬元款項，却構成政府當局意外的收獲。一九三四年英國資本策動下的鐵路建築，是集中力量在上述粵漢和滬杭甬二線的完成上。當然這與英方在四川勢力的擴張（轟動一時的川省聚興誠銀行向英祕密借款便是它的具體表現），又是保有相當的聯系。

不幸得很，有兩件事情是頗使英國掃興的，這便是法國在

四川的訂築成渝鐵道和德國資本的投資玉萍鐵路。法帝國主義者通過安南雲南而伸足四川，本是它一貫的野心；然而這對於有歷史關係的英帝國主義者，當然不啻臥榻之前，有人酣睡。玉萍路（即浙贛鐵路）玉山至南昌段工程是在七月間開始動工的，築路款項則分抵押借款與材料借款二部份，總額一千六百萬元。築路借款的來源是以鐵道部和浙贛二省府所發行的第一期鐵路建設公債及玉萍路公債各一千二百萬元為抵押，向滬銀行團借款八百萬元；另由貸款銀團擔保向德國奧托華爾夫材料廠借築路材料，計洋八百萬元。這一借款合同是十月間在滬簽字，在此我們可以認識，列強資本通過中國的銀本資本而在中國作用的情景。與前此大潼路向法借款，監察院認為喪權辱國而提出彈劾時，滬上銀行界羣起為鐵道部辯護的事實先後輝映。德國資本在長江流域的活躍，據日本帝國主義的喉舌上海每日新聞十一月十七日電通社倫敦電內稱：西門外相發表談話云：英國駐華公使鑒於中國政府與德國商社間締結玉山萍鄉間鐵道建設契約事，提出嚴重抗議，緣南京政府，因測量該路尚負中英有限公司債務五十萬磅云云。英人對此的不滿是在我們預想之中的。

華北方面的鐵道興築，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經委會開發西北口號下積極西展的隴海路潼關至西安間一段工程的迅速完成。隴海東端海州連雲港築港工程，以三百萬元鉅資由荷蘭

事業團所包築，至年底巨輪已可進出靠岸。此外山西同蒲大潼兩鐵路也因法國資本的援助而興工。大潼路現已停工（主要是因省營同蒲並行線的競爭），並且爲了向法巴黎電氣公司訂五千萬法郎的借款，曾掀起巨大的風波。同蒲輕便鐵道路綫的中止蒲州，不終止於潼關而與隴海接軌，十足證明中國交通事業的發展，尙滿含着封建割據的意義；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顯然不是目前這種交通事業發展的重要使命。

法國資本這樣在華北積極活躍，自然會引起野心勃勃的日帝國主義者的嫉忌。八月間三菱滿鐵諸公司藉口法國對大潼路的投資妨害其既得滄石路的築路權利，要求共同投資；並且更極力醞釀着包甯，順濟，滄石等路的興築。

在帝國主義者明爭暗鬥的陰影中進展着的一九三四年鐵道建築，大致已如上述；現在更進而說明一下，一九三四年在已成鐵路的整頓方面的實況。中國鐵道因列強投資國別的不同，在管理上向不一致，加以頻年軍閥內戰，迄無寧日，車運的中斷及鐵道的破壞，給與營業上的打擊是不可勝計。就營業上說，是無路不虧蝕，因此各條國有鐵道負債總額的鉅大，截至一九三三年底止，內外債合計達1,306,325,719.43元（其中十分之九是外債）。平均每里所負外債竟達十五萬元。這樣鉅大的債務壓榨着中國的人民，而且例如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止，三年間國有鐵道營業餘利共計九千八百九十五萬一千

元，其中用於擴充改良資產者二千七百八十八萬元，佔28%光景，協濟軍政者二千三百七十餘萬元，佔23%，償還債款本息者四千九百零一萬八千元，佔49%，淨虧一百六十萬元。佔半數的償債款項，當然十九是流入外人的荷包。而一九三四年鐵道債券本息償付總額，折合銀元為8,294,691元，較一九三三年增加540,336元。這種償債能力的增進，當然是由於業務的發展，據鐵道部業務司長的談話，一九三四年全國鐵路客貨運收入額和一九三三年客貨運收入額的比較計，聯運進款總額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計1,406,425.59元，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增為2,594,123.50元，增加264%。一九三三年十月貨票張數為4,651張，一九三四年十月為26,459張，增加竟達600%。各鐵路的營業狀況計：津浦路一九三四年全年收入，共達二千四百萬元，盈餘額比一九三三年增三百萬元。平漢路全年收入31,950,000元，實收現金25,186,000元，淨餘現金8,308,000元。平綏路一九三四年現金收入10,590,000元，盈餘額較一九三三年增加2,000,000元，打破該路近年來營業記錄。正太路營業盈餘2,830,000元，為三十年來的最高記錄。膠濟路盈餘4,093,809元。較一九三三年增1,036,839元。道清路盈餘212,000元。京滬滬杭甬路營業收入21,670,000元，盈餘達3,000,000元。

從上面看來，我們應該欽佩政府當局整頓的努力。雖然仍

有像南潯鐵路盈餘六十一萬，因軍運記賬七十萬元的原故反虧現款八萬元的特殊事象；可是整個說起來，隨着政局的相對的安定，軍運記賬的支出是有減少的傾向。并且自從各鐵路相繼規定償債辦法以來，債券信用異常堅挺。下表債券市價的上漲，可以證明鐵路當局招誘外資，忠誠服務的熱心：

倫敦證券市場中國鐵路債券市價表(單位：英鎊一鎊)

路 別	年 別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最高	63.00	60.00	43-43	55.00
京 滬	最低	42.00	35.40	27.50	30.45	56.50
	最高	78.00	83.00	78.83	94.00	101.00
滬 杭 甬	最低	68.00	63.00	55.50	60-70	93.00
	最高	30-35	30-35	27-32	27-32	42.00
津 浦	最低	10-20	5-15	5-10	12-22	20.00
	最高	26-30	24-29	25-30	23-28	28.50
津浦續	最低	10-20	5-15	5-10	12-17	17.00
	最高	79.00	82.00	90.00	—	100.00
北 平	最低	67.00	64.00	65.00	—	94.50
	最高	25.75	19.50	15-19	15-19	19.00
隴 海	最低	9.00	8.50	8.25	8.25	15.00
	最高	—	13-13	20.00	20.00	32.00
道 清	最低	—	8-13	5-10	5-10	20.00

從上表中我們真要驚嘆一九三四年鐵路外債價格的急速上漲；就以滬杭甬路債來說，數年來都盤旋於七十至九十鎊間，截至一九三四年年底已超出票面百鎊價格之上了。這種事實，在政府當局當然值得再三自炫，而且唯其如此，英國的政府與資本家就會笑逐顏開地稱譽中國當局賢明不置了。

2. 公 路

一九三四年中國公路建設的成績，也被裝成目前交通發展燦然的一頁。據十月間全國道路協會所發表的統計（除東北四省和外蒙不計），內地十八省及察哈爾綏遠甯夏青海新疆西康西藏等共廿五區域合計，已完成公路100,175公哩。而以廣東的26,500公里佔第一位，廣西河南次之，佔六千公里以上，青海最少，佔600公里。這一個龐大的數目，當然是不能算正確的。

十一月間據全國經濟委員會呈中政會的報告，蘇浙皖贛湘鄂豫七省及西北各公路的聯絡情形計：（一）幹路長度13,587公里，支路長度12,201公里，共計25,788公里。（二）現時已經通車者，計幹路為8,552公里；支路為7,435公里；已興工者幹路1,611公里，支路1,933公里；未興工者幹路3,424公里，支路2,843公里。

以上是中央政府範圍內在經委會直接指揮下的公路設建

情形。在這一系統之外，尚有西南公路建設計劃及華北各省的公路建設，這是適應政治上的疏鬆性和割據性而形成的。例如廣西，就是西南公路交通的中心，黔桂，滇桂，邕欽三幹線皆達全部完成階段。廣東公路建設，東路方面幹路：(一)由廣州經惠州，潮安，汕頭，以達韶安線；(二)廣增路經興甯，梅縣，達大浦；(三)由揭陽縣經豐順，興甯以達平遠。南路幹線：自廣州經佛山，新會，台山，開平，陽江，化縣，廉江，以達合浦，此線已築成通車，將來可與桂欽淪路接通。西路幹線為三水經新會，廣甯而達廣西懷集縣。上述幹線除東路廣增公路已於六月間通車外，其餘皆正在積極建設中。華北方面如山東台濰公路的完成，恰能說明華北各省公路發展的姿態。

公路交通的運輸機能，是有一種很大的缺陷的；這就是因汽車損壞及汽油消耗率的巨大，影響運輸成本的增重。據經委會公路處的統計：汽車的運費要高出火車三倍左右，較輪船或帆船比較更要高昂。公路既有這樣貴的運費，因此窮困的農民對這交通利器，是無法享用的。可舉四川淪萬公路為例：

『淪萬公路的一段，僅僅有九十里長；其它各段因受軍事影響早就停工了。現在行車的一段，路基很堅固，車輛也很完好，但汽車公司日日要賠本；原因是運貨絕無，客運又少。其實每天來往的鄉民很多，貨物也不是沒有，但鄉民有的是時間，有的是腿力，缺乏的是金錢；汽車雖

然來得快，這和他們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見一九三四年四月廿四日杭州東南日報)。

因此我們知道一九三四年中國公路的飛速猛晉，主要目的是在軍事的『討逆剿共』；因為它跟國民經濟的發展，幾乎無與的。

公路的興築，雖然是爲了『剿赤討共』，可是無償的徭役勞動，鉅額的築路負擔，却都重壓在農民肩上。廣東省連平縣長呈請財建兩廳撥助完成連翁公路文中，曾有這樣的話：

『查連翁公路，原屬大公路之一，全路計長二百餘里，自民國二十年間興築以來，迄今三年，征集全縣人民之勞力，竭盡民間之膏血，祇築成半數。究其原因，并非全縣辦事人員不肯盡力，實因地方貧瘠，民不堪命』。

築路款項以各種方式征諸人民，成爲各省築路經費主要來源；例如福建省築路款項的來源，約計七項：省款，縣款，丁糧附加公路費，閩北路債，全國經濟委員會借款，閩南鹽稅附加及南昌行營撥款，十九皆取於人民。在浙江年來造路三千餘公里，致財政竭蹶異常。一九三四年十月間止，浙省所需築公路經費約七百餘萬元，其中除向銀行界先後籌借三百萬元及經委會軍需署撥款百萬元外，尙虧短二百萬元，籌措已成問題；何況邊防公路又急在興修，需款達一千萬元。浙建設廳長在公路包商索欠聲中，在邊防路款無法籌集之時，曾一度消

極，遽萌退志。其實我們倒并非注意建設當局的去留，却實在爲這大量債務最後轉嫁者的大多數人民着急。

由公路發展而能獲得真利益的，只有那些販賣道奇，福特等汽車，出售美孚，德士古汽油的中外巨賈。一九三四年全國汽油進口價值較前年激增數百萬元，馬達貨車與長途汽車的輸入，共計關金3,684,786金單位，折合國幣計7,310,615元，比去年增加812,424元。最近英國議員還在仔細打聽中國公路建設的實況，以備擴充英國汽車的銷路。凡此情形與國民經濟的激劇破落，恰成畸形的對比。其它如汽油及汽車零件輸入的增加等等，更不須贅述。

公路的建築，表面上確爲破落的農村平添不少近代的點綴；實際上却是使列強在政治和經濟上更易統制中國，更使農村破滅有力的槓桿罷了。

3. 航 業

一九三四年中國航運業的衰落，是密切地與國民經濟的衰落聯結着的。在這一年之中，國內外的貿易在普遍地縮減，而水旱災荒又全面地展開，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中國航業的普遍衰頹，已爲必然的了。

華輪在這衰頹的過程中，光景是最凄慘的。它們除了遭受因爲商業一般的衰落而至貨少船多的命運以外，（例如華北

航路春間所有船隻噸數較前增六倍以上，而貨運僅及昔日五分之一；華南西江航線各航輪，統計每次航輪所載貨物，僅及全船容積三分之一左右，搭客不滿五十人以上。還須受到其它的摧殘和打擊。外商輪船則不然，它們憑藉不平等條約的護持，以及雄厚的資本和新式的船隻，以萬鈞之勢與破舊的華輪相競爭。這樣，勝利自然它們的。

中國國外航路固然一向在外輪包辦之下，就是國內沿海及內江的航運，亦早成喧賓奪主之勢。我們將專營內河及沿海的各外商輪公司的輪船數與華輪來作一比較，就不難看出外輪壟斷中國航運業的威力了。

佔中國航運首席的是英帝國主義，英商太古，怡和等輪公司有商船一百餘艘，約二十六萬餘噸。次之則為日本，日商日清，大連大阪等會社有商輪三十五艘，約七萬五千噸。其它如美商捷江，法商聚福等共有七艘，計五千噸，總計在三十四萬噸左右。內江輪船有四十萬噸，而大部分船隻皆為五千噸以上新式巨輪。至於華輪，雖然船隻總數達五百十二艘，總噸數有三十八萬噸。可是二千噸以上的輪船，只有四十餘艘，且平均船齡超過三十四年以上。我們從上面可以明白了解，不但這樣，年來外輪還厲行其有力的競爭，這種競爭事實更成為華輪的致命傷。近年中，外輪行駛於長江線者，爲了爭奪貨運，破壞華輪與平漢鐵路的聯運，水腳競跌到只值從前的十分之二三。

如太古怡和等輪運貨物雖然增多，終以跌價競爭的結果，虧蝕達百萬元以上；華輪除招商外，長江一線共計損失三四十萬元。（一九三四年華北航運，更因東北封鎖後船隻增多，貨運的競爭越加厲害。）外商以公積厚資金足，雖然目前稍遭虧蝕，將來還有『大有』的希望；而貧弱的華輪，却已到焦頭爛額的境地。

苛捐雜稅以及種種不當的徵收，亦為華輪營業不振的主要原因。例如天津港輪船開行一次，所付河工捐及領江費置關費等捐稅，總計達三十餘種，需費千元以上；加以因海河淤塞，駁航運送，每噸費用一元六七角，平均計算輪船在津稅捐及駁費每噸達二元二角之譜，假若加上船舶固定經常開支，船員薪金，折舊，保險費，利息，修理費等等，以及到目的地起運埠又須各種雜項捐稅，合計已在運費之上。廣州的航運捐款，還恐怕超過天津，因此七月間，廣州航商竟醞釀起裁捐的運動。

華輪營業衰落的原因大概已如上述，此地我們再回頭來看從衰落到恢復進而入發展階段的在華日輪的營業狀況。當一九三四年中外航商同感虧累的時候，只有日輪完全恢復了滬以戰前的營業盛況。大連，大阪，日清各航船之因淞滬事變而停業的，統已恢復。並且爲了便利日貨向非通商口岸傾銷起見，曾租用大批華輪，裝運貨件。如華北方面計有華東，三興，北安，華懋，利順，中華六輪，由滿鐵及大連汽船公司租

用；上海方面計有泳華，通順，昇平，順豐，新太平，五輪，由日本郵船公司，日清公司，下山汽船會社等租用；華南方面計有唐山，華茂二船，由大阪商船會社租用；租輪共十三艘，共計56,224噸。一九三四年前九個月日輪的盈餘達百萬以上。日輪這一種營業的進步，固然是由於抗日排貨的嚴加取締，日貨大量輸向內地各埠的結果，然而我們更應該了解日本政府獎勵和接濟的努力。今年十月間日政府遞信省對華北華南長江上海各航線，均有巨額補助，總計竟達一百六十三萬餘日金。帝國主義者對於侵略的獎勵，可說無微不至。

然而在這艱困的環境之中，華輪未始沒有自救的掙扎。例如春間華北有航業同盟的成立，此外長江及港梧西江航線以及內河各小輪公司皆有提高水腳，防止競爭的維持辦法。自然這一種的同盟和維持，在輪多貨少，與外輪跌價競爭等等基本原因不曾除去以前，至多只能作暫時的「維持」而已；除開各航輪的共同團結漲價以外，一九三四年的水陸聯運，進行也很積極。例如平漢路華輪聯運的實行，的確爭得了不少長江航線的貨運。招商局今年能盈餘四十萬元，主要也就靠與各處辦理聯運。

此外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國航業界，還有兩件事值得一述。第一就是十年來僅有的新巨輪的添購。如招商局借英退回庚款，向英訂造新輪海元，海亨，海利，海貞四艘；大中華輪

船公司新造泳華輪。我們在前面說過，國營招商局在今年的整理可說成績斐然，現在新輪的添置，更能擴張它的營業。不過，我們當然不會忘掉該局業務的擴張，至多也祇增厚償付外債的能力。此點招商局經理劉鴻生曾慷慨言之，他說『今年雖盈餘四十萬元，尚不足付息，而債權人催款又緊；航業公債，政府又無法發行，故前途仍難樂觀』（招商局現負債額達二千七八百萬元，英商匯豐，美商花旗兩銀行為最大債權人）。至於泳華輪的轉租日人，更令人感慨萬分，中國航業恐怕真有山窮水盡之概。

第二是交通部與航業公會合設航業設計委員會，計劃航業合作的方案。方案內容是計劃統制全國民有之航業公司，組織合作機關；主張要求交部轉咨實業財政等部，請將所有國鹽，煤，米，紗及各種國產貨物，統交由國輪運載。這一個合作計劃的本身，未始不是頭頭是道，然而這一計劃是否能夠真正兌現，恐怕連當事袁諸公也不敢推測。

總之，假如中國內河沿海航權的不能收回，帝國主義者及封建勢力的無法排除，那末華輪的未來命運永遠是悲觀的。

4. 航 空

航空事業在中國的發展，只有很短的歷史。一九二九年中美合辦中國航空公司，資金一千萬元，有機約十四五架；一九

三〇年創設的中德歐亞航空公司，資本共計五百萬元，有機六七架（飛機數目依據日文雜誌支那所載的推測）；西南民航公司集資一百五十萬元，創立於一九三三年，有機四，五架。從上面來看中國的民用航空事業，大權可說都操在外人手裏，也正唯經過他們幾年來的努力，才樹立了最初步的基礎。我們首先從近年來中國，歐亞，西南三航公司的飛行路線，加以觀察：

最近國內民航路線一覽表

線名	經過區域	全長	公司名稱	開辦年月	附註
滬漢	上海,南京,安慶, 九江,漢口	914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29,10.	
漢渝	漢口,沙市,萬縣, 重慶	891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0,11.	
渝蓉	重慶,成都	217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3,11.	暫停
滬平	上海,海州,青島, 天津,北平	1,427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1,4.	
滬粵	上海,溫州,廈門, 汕頭,廣州	1,624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3,10.	因失事夏間起 停航
歐亞	上海,南京,天津, 北平,滿州里	2,240公里	歐亞航空公司	1931,5.	潘變終止
滬新		4,050公里	歐亞航空公司		
	上海蘭州段 蘭州迪化段 迪化塔城段			1932, 1933, 1933.9.	新亂被阻 新亂被阻
平粵	北平,鄭州,漢口, 長沙,廣州	2,200公里	歐亞航空公司	1933,5.	
蘭包	蘭州,甯夏,包頭	820公里	歐亞航空公司	1934.11.	
龍廣	廣州,梧州,桂平, 貴縣,南寧,龍州	1,800公里	西南航空公司	1934,6.	
廣瓊	廣州瓊州	900公里	西南航空公司	1934,9.	

最近三民航公司計劃中的各航線

線名	經 過 區 域	全 長	公 司 名 稱	開辦年月	附 註
渝昆	重慶貴州昆明	804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交部撥款二十五萬元開辦。 民二十二年試航成功；現積極進行。因赤軍西遷停頓 上海歐亞公司曾聲明否認。
川藏	成都拉薩		中國航空公司		
中菲	上海，福州，香港，馬尼拉	中國航空公司			
南貴	南寧貴州	西南航空公司			
南亞	柏林，希臘，印度，香港，上海	1,400公里	歐亞航空公司		

在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各航空公司經營各航路的一斑；接着再來大略講講各公司一九三四年一年來的經過：中國航空公司在今年並沒有什麼大的建樹。就已成各線說，最不幸的是滬粵線的幾次發生慘事，以至延擱數月，直到年底尚未能恢復營業。除此之外要算川滇，川藏新航線的開闢，交通部為開闢川滇航線曾撥款二十五萬元為開辦費。渝滇間多崇山峻嶺，飛行艱難，故特別向美國購巨型福特機一架，將來飛航川滇間，藉以減少危險。川藏航線，在西藏問題沒有圓滿解決以為，一時當然不易實現。歐亞航空公司的境遇，算是最悲慘的，偉大的歐亞聯絡航空到現在還不能夠恢復；上海至滿州里線於一九三一年五月開航，可是不到五個月『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軍驕橫的鐵蹄永遠踏破了這個美滿的計劃，這是第一線；第二線是由上海經南京，天津，北平，庫倫再經蘇聯至歐洲。這條航線亦因外蒙獨立不能實現。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歐亞試航機曾被蒙軍射擊，飛機被扣。第三線自上海經蘭州迪化

到塔城，此線亦因新疆變亂，盛世才拒絕入新，飛行只能通至蘭州，何日能復航尚難預料。歐亞公司的歐亞航空計劃，雖然經此挫折，可是公司當局依然努力進行不息。據報載，歐亞自蘭州折轉經甯夏達包頭線完成後，有自包頭直接飛往蘇聯邊境的計劃，這消息傳出後該公司曾聲明否認。我們就事實上的困難來講，這一計劃怕是不容易實現的。另外尚有南亞航線的傳說，該公司當局也曾爲此事發表聲明加以否認。不過據理說，這一計劃似近於事實。西南航空公司跟上述二公司比較，資力也最少，成立也最後；同時在表面上它是沒有外資外人勢力的公開投入。它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間曾購進天狼，啓明等四機加入廣龍，廣瓊航線，計劃開闢的尚有粵滇粵閩等綫。

這一年來民航狀況大致如此。而在外國資本與技術源源濟助之下，以及中國政府當局籌集巨款維護之下的民航事業，不管損失若何巨大，而其營業的發展，却仍是與日俱進。現在附歷年中國歐亞兩航空公司營業況表如下：

中國航空公司歷年營業狀況表

年	份	飛行公里數	乘客飛行公里數	乘客人數	郵件公斤數
一九二九	年	93,167	106,875	354	3,932
一九三〇	年	531,196	1,027,902	2,655	17,893
一九三一	年	716,201	976,831	2,296	34,428
一九三二	年	693,842	1,247,265	3,153	50,851
一九三三	年	1,024,963	1,451,384	3,050	49,246
一九三四	年	1,341,794	2,335,557	4,570	59,052

歐亞航空公司歷年營業狀況表

飛行統計撮要表

年 度	定班飛行	遊覽及包 機飛行	業務飛行 (試飛)	總 計
一九三一年度	101,150公里	34,663	387	136,200
一九三二年度	338,983公里	6,545	2,080	347,508
一九三三年度	367,633公里	84,915	34,634	487,182

載運統計撮要表

年 度	定班飛行		遊覽及包 機乘客		貨 物		郵 件	
	數量	公里積	數量	公里積	數量	公里積	數量	公里積
一九三一年度	176人	144,472	176	—	4,151 公斤	433,585	412 公斤	510,125
一九三二年度	572人	491,660	59	—	16,391 公斤	20,623,520	3,055 公斤	3,088,400
一九三三年度	977人	859,380	—	—	28,001 公斤	45,484	4,079 公斤	4,864,000

現在再說，民航事業這樣的積極地提倡和發展，對於一般國民的經濟生活到底有什麼意義呢？且讓綏遠包頭日報告我們罷！它說：「歐亞航空公司包蘭線飛機航行以來，已逾三月之久，往來飛渡，乘客寥寥，其最大原因在乘客票價過昂……包頭至甯夏須一百八十元票價，除非主席，廳長，師旅長，及豪紳，大富之因有急務一乘外，騎慣駱駝的普通商人誰肯費那些錢乘飛機……無怪營業不振，要虧蝕了」。商人猶且享受不到，其他「細民」更不消說了。

航空事業對目前中國國民經濟 雖然沒有什麼 積極的意義；可是在軍事和政治的『安內』的意義上，在列強獲取特殊利益的意義上，我們却絕對不容忽視。至於列強將大批的航空機械輸入到中國來，那又是當然的結果。據海關的統計，一九三四年飛行機件的輸入全年共計37,016,402關金，折合銀元數達73,439,541元，與一九三三年的72,042,138元比較，超過1,397,403元，在各種出進貿易普遍衰落的年頭，汽車和飛行機的輸入的增加，是值得國外資本家讚賞的。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飛行機的入口，大部份是軍用機；而這樣巨大的飛機入口，就不得不向貧苦的人民作更多的徵收。利用一般人民的投機心理而發行的航空獎券，發行到空前的高度；各地人民的帶有勒索性的飛機捐款，催收命令急如星火；並且各地飛機場的建築，更無償地吞沒了大批農民的土地；所有這些，恐怕可以算為航空發展的恩惠了。

列強在飛行機的輸入教官的聘任這一種買賣上，除了一般經濟上的商業行為外，當然還帶來政治上的任務的。目前美，法，德，意等國對於飛行機件的輸售中國，競爭得很白熱；歷年以來美國對華『輸出』飛機跟教官，一向是占首位，但在一九三四年中竟有被法意壓倒的趨勢。此外基於備戰的實際需要，以中國為目標的遠東航空綫的開拓，也競爭得非常緊張。以中國航空公司作中心的美國資本，積極欲將中國航

空公司擴充，發展中菲，中美二國外航綫；英國近來非常注意各國在華航空勢力的擴充，駐華英國公使賈德幹代表彼國皇家航空公司向中國政府要求新加坡至上海航空權；法國最近也要求自法境經安南而達廣州的航空綫；日本企圖以五千萬元資本，創辦航空運輸公司，建設東京，大阪，福岡，上海，香港，新加坡間航空綫，向中國政府要求准辦福岡，長崎，上海間的聯絡飛行，已非一次。列強這樣露骨的在華航空路綫的爭奪，使中國的交通當局，也弄得窮於應付；但是這航空爭霸的惡潮，現在正是方興未艾呢。

5. 郵電

一九三四年中國電信業務整理與發展，是有些進步的。在這一年中，收回了大北大東兩海底電綫，國際無線電改用新馬可尼機件，通報範圍擴張到倫敦，羅馬，營業也日趨興盛。據交通部長朱家驊的報告，國際無線電一九三二年平均每月收入為十五萬元，一九三四年增至三十三萬元。九省長途電話於九月間動工，交通部向英庚款借二十萬鎊，儲匯局也投資八十萬元作經費。當然這種擴充與建設，同樣是適應中國目前列強勢力的增進和國內軍事上的需要。有線電方面，完成了郵電合設；電政司與儲匯局更訂代理收付及透支合同；這些曾引起全國郵務職工的反對。不過據交通當局負責人的意見：以為郵

電合設，對電信發展前途，好像很有效用。在這裏，我們想略爲不述一下中國電信事業的危機。自從民國以來，電政事業無日斂在黑暗之中掙扎，營業日益衰落，每年估計損失總在五六百萬元以上。這一現象促成的原因，最要的有下列幾點：第一，國內軍閥官僚的摧殘。軍閥連年內戰，除間接影響電信營業外，直接還給以殘酷的毀壞。我們只看民國十七年到現在，軍政機關所欠報費達二千萬元以上，就可證明。（至於北京政府時代，那更不須多說的了）。第二，鉅額外債的担負，北京政府時代交通部所負電政外債的鉅大，真堪驚人；並且帝國主義者借款條件十分苛刻，利率既高，又要預付利息。歷年來因電政敗壞，還本付息愆期，以至利上加利，債務日增；各帝國主義者催債日急，營業概算既然不能樹立，並且各地如平，津，青島等處報話局及真茹大電台等借債的抵押品也十分危險。第三是官僚勢力的侵入，民國以來，各處電報局長多爲軍閥官僚的顯戚，平日對電信事業毫無知識和經驗，故形成一專事糜費的官僚機關。上述三點可以說是今日中國電政的基本危機所在，假若僅僅像政府當局以郵電合設來救濟電信事業，這又是多麼的渺茫。

關於郵電合設和儲匯局與電政司的簽訂透支及代理收付合同一事，上海的郵務職工曾表示反對，郵務兩工會的常委對透支一項曾作如下的談話：『郵政儲金爲民衆零星血汗儲款

所積成，故政府特訂郵政儲金法，管理特別周密。此次交通部電政司與郵政儲金匯業總局訂定代理收付合同之外，復訂有透支借款合同十條；其中五，六，七，八條及第十條均未宣布，其內容不得而知，殊堪疑慮，惟本會迭據各地報告，如浙江省七月份報話費收入總數三千二百十六元零七分，郵政儲匯局代電報局付出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二元，長沙收入八千元，付出一萬二千元，山東濟南有綫無綫報費收入九千元，支出一萬五千元，又青島有綫無綫電報費支出二萬五千六百元，烟台報費支出一萬二千元，話費三千二百元，天津每月由儲匯局撥電局協款五萬元，又北平七月份十二萬元。以上尚係全國一小部份之收支情形，而透支之額已如許之鉅；苟以全國計之，所謂每月十萬元透支之數，決非無根據……』（見八月一日申報）。雖然交通當局仍聲明電局的月有盈餘，從未透支。可是在今日電信事業極度衰落的時候，不透支云云，恐怕只是很空虛的詛語。官僚勢力的日益侵蝕，『獨立完整』的郵政經濟，使一般受直接影響的郵務職工不得不起而力爭。

郵政事業的發展，在往年因能維持它的完整制度，故它的營業與其它一切有官僚勢力腐蝕的公用事業相反的而有鉅額盈餘。近年來對中國航空公司的鉅額津貼，儲匯局的分離，這許多都表示着交通當局對電信航空等公用事業的發展與維持，是必須依賴着郵政方面的鉅大資金的投資經濟。這樣利害

關係的密切，形成交通當局官僚勢力的必然侵入郵政的因子，幾年來曾因此發生過許多次的爭議。郵務職工們爲了自身生活的保障，尤其是在連年來郵政虧損合計在一千五百萬元鉅款的狀況之下，對郵政前途的憂慮和關切是較前更爲熱烈。

郵政近年來的損失原因，據郵政總局某負責人所說是因爲東北四省被佔，每年要損失一千萬元；同時因郵員薪俸逐年增加，至不敷一千五百萬元之鉅。郵務職工會，則以爲郵政虧損的原因一係儲匯局分立後開支膨大，辦理欠妥；一係交通部令郵局無限度津貼中國航空公司。在八月一日郵務兩會聯席會上，曾通過：郵政經濟積虧一千餘萬元而二十三年度郵局仍津貼中國航空公司一百四十餘萬元，增加郵政虧損，應請交通部按照郵政經濟制度研究會決定立予停止津貼。

我們在說明郵電一般狀況之後，就能明瞭在官僚操縱之下的電信事業，除因帝國主義者的直接需要和國內軍事關係致有些許進步外，對於有線電的整理毫無成績；而且一向孤峙獨榮的郵政經濟，也在日形黯淡，一步步地被拖入泥潭中去。



從上面各部門的一般回顧以後，我們已經完全明白一年來中國交通事業進步的原因和實況，並且也具體的說明了它的意義。目前資本主義各國都在積極獎勵公共事業，這點除開軍事意義以外，還包含救濟失業的意義。中國各地交通事業

的興築，雖然也募集了許多民工，可是這大部份是徭役式的徵工，救濟的意義極其細微。相反的，每當鐵道公路築成以後，新式的交通利器便吞噬了沿線舊式運輸的生命；許多靠着舊運輸方式爲活的苦力，普遍變成失業羣衆。例如：浙江的江山縣，自從杭江鐵路與衢蘭，衢廣，衢常等公路通車後，上江一帶的以搖船爲業的船戶，以肩挑爲業的挑夫，及以騾運貨的騾夫，他們都大批失業了，據江山縣周縣長語人，江山船戶約二三萬人，現在失業的約佔半數。江山至閩北浦城從前唯一的運輸是騾夫與挑夫，江山縣騾夫與挑夫約有一萬人，自汽車一通，差不多完全絕跡了，這真是一幕歷史的悲劇！

第八章 東北經濟

1. 日本資本在東北的獨占

東北的淪陷，已經四個年頭了。隨着日本帝國主義政權統治的愈形鞏固，東北的經濟也迅速地走上十足的殖民地的道路。惟有這種經營才能保證日本帝國主義這次掠奪殖民地戰爭的最後的勝利，也惟有這樣，日帝國主義才能完成反蘇聯及未來大戰中前哨戰的任務。

四年來日本在東北經濟上所獲得的成就，遠勝於它數十年來的陰謀劫掠。日本金融資本追從着軍閥的屠刀，在東北大衆的鮮血和白骨上面，建立起世界掠奪者光榮和勝利的殿堂。日本的過剩資本透過了對『偽國』的政治借款，（如朝鮮銀行借款日金二千萬圓，建國公債日金三千萬圓，『偽國』投資事業公債一千萬圓等），以及別種形式，正在大批地流入東北。下列數字說明了一九三三年日本資本在東北各個生產部門的雄姿（單位千圓）：

	日本資本	百分比	其他各國	百分比
運輸	448,186	51.1%	428,439	48.9%
農、礦、林	241,045	92.4%	19,950	7.6%
工業	147,404	90.4%	15,500	9.6%
商業	117,753	73.8%	41,737	26.2%
金融	204,339	89.6%	23,401	10.4%
其他	352,027	93.6%	24,070	6.4%
總計	1,510,754	73.2%	553,097	26.8%

上表已經充分地表現日本如何獨占了東北的投資。在列強對東北投資的每一部門中，日資所佔的比例除運輸及商業外，都已佔90%以上。中東路的存在，自使日資在運輸業投資中比重大為減少，反之，當日本以最野蠻的武力和最低微的代價獲得中東路的現在，情勢便又不同了。一九三四年日本投資的數量又有飛躍式的增長：

一九三四年各國在東北投資統計(單位千圓)

國別	投資數額	百分比	國別	投資數額	百分比
日本	2,036,866	78.8%	英國	39,590	1.5
法國	21,086	0.8	丹麥	157	—
蘇聯	465,015	17.9	美國	26,400	1.2
瑞典	850	—			

一九三三年日本投資總計1,510,754千圓，一九三四年增

至2,036,866千圓，其躍進實足驚人。再從日本最近四年來投資的過程來看 第一，東北的東印度公司，即滿鐵公司的獨占資本，它在各生產部門的作用格外加強了。第二，在『日滿經濟統一』這個口號之下，偽國政府的投資，只是充份推進日本獨占資本使東北經濟殖民地化的過程。據日本拓務省殖產局調查，自九一八事變後至一九三四年九月止，東北新創公司135家，額定資本288,611千圓，實收資本161,907千圓，其資本構成內容如下表(單位千圓)：

一，滿鐵有關係之公司

	額定資本	實收資本
1932年	3,850	3,850
1933年	84,600	47,975
1934年	43,200	37,712
總計	131,650	79,537

二，滿鐵無關係之公司

1932年	39,975	22,857
1933年	30,071	23,733.5
1934年	86,915	35,799.5
總計	156,961	82,370

三，日偽投資數比較

日本資本	217,851	117,987
偽國資本	70,760	53,919

從一、二兩表中，可知滿鐵幾佔新投資總額的一半；就資本的國別來說，偽國祇滿足了殖民地納貢的任務。日本資本急激的流入，促進了東北經濟全面的變革；舉凡工業，農業，交通等部門中壟斷組織的勃興，更反映出日本新投資本具體的內容。下面是九一八事變後到一九三四年七月為止，資本在百萬圓以上的新企業。它們都是日本資本，由滿鐵獨辦或日偽合辦的：

一八三三——一九三四年日資在東北新設公司一覽表

公司名稱	創設年月	資本金	備註
一、工業			
滿洲石油公司	1932年9月	500萬日圓	由偽國，滿鐵，三井，三菱，日本石油，小倉石油組成
滿洲煤礦公司	1934年4月	1600萬偽圓	除滿鐵經營之撫順等礦外，統制全滿煤礦
老頭溝煤礦有限公司	1933年8月	20萬日圓	礦區在吉林延吉縣西八十五公里
弓張嶺鐵礦有限公司	1933年3月	100萬日圓	昭和製鋼所分擔一部份
滿洲採金公司	1934年5月	12.0萬日圓	統制砂金礦
大同殖產公司	—	300萬偽圓	經營金礦及農林業
日滿鉛礦公司	1933年9月	500萬日圓	年產五千噸充軍需品
日滿鎂礦公司	1933年10月	700萬日圓	
昭和製鋼所	1933年6月	10000萬日圓	年產鋼十三萬噸，毛鐵七萬九千六百噸，鋼片二十萬噸。
滿洲亞鉛公司	1933年6月	100萬日圓	年產鐵板三萬噸，釘三千噸
鞍山鋼材公司	1934年6月	500萬日圓	年產輕軌條及其他鋼材六萬噸

株式會社滿洲工廠	1934年5月	150萬日圓	川崎造船系投資，一般鉄工業
同和汽車公司	1934年3月	600萬偽圓	
滿洲摩托公司	1933年8月	100萬日圓	修理及販賣汽車及附件
滿洲計器公司	1934年5月	150萬偽圓	製造度量衡器
奉天兵工廠	1932年10月	200萬日圓	舊奉天兵工廠，三井，大倉投資
東洋人造絲公司	1934年4月	750萬偽圓	
滿洲製紙公司	1934年5月	500萬偽圓	
大同洋灰公司	1933年12月	300萬偽圓	豫定年產水泥十一萬噸
滿洲洋灰公司	1934年5月	200萬偽圓	豫定年產水泥十四萬五千噸
哈爾濱洋灰公司		250萬偽圓	豫定年產水泥五萬噸
撫順水泥公司	1934年7月	250萬日圓	年產十萬噸
滿洲大豆工業公司	1934年7月	150萬日圓	資本爲滿鉄，三井，三菱，生產豆油
大同酒精公司	1933年11月	167萬偽圓	統制北滿酒精事業
日滿塗料公司	1933年2月	100萬日圓	
日滿皮革公司	1934年7月	300萬日圓	製造皮革，販賣原毛皮革
滿洲製藥公司	1934年3月	500萬日圓	製造藥品及醫療器械，栽培藥草
極東生藥公司	1934年3月	150萬日圓	栽培藥草及加工
滿洲啤酒公司	1934年3月	200萬日圓	年產啤酒四十萬打
大滿忽布啤酒公司	1934年6月	1000萬日圓	年產三百萬磅
日滿麵粉公司	1934年6月	200萬日圓	東拓，三井物產等出資，收買舊有四廠，日產粉一萬袋

北滿製糖公司	1934年3月	200萬日圓	年產糖十萬担及酒精
日滿高粱工業公司		300萬日圓	
滿洲共同印刷公司	1933年11月	100萬日圓	
滿洲鹽業公司		1500萬日圓	旭硝子，大日本鹽業等出資

二、農業

大同產業公司	1932年11月	1000萬日圓	土地，房屋，礦山，森林，農產品之中間賣買
大同林業公司		580萬日圓	鐵路總局等出資
滿日亞麻公司	1934年6月	300萬偽圓	北滿亞麻之生產及紡織
滿州棉花公司	1934年4月	200萬偽圓	有收買偽國棉花特許權
日滿緬羊協會	1934年4月	200萬偽圓	
日滿棉花協會	1934年4月	200萬偽圓	

三、交通及公用

滿洲電信電話公司	1933年8月	5000萬日圓	現在營業線二千四百六十九公里
滿洲航空公司	1932年9月	385萬日圓	偽國，滿鐵，住友出資，營業線三千七百八十五軒
大安汽船公司	1933年12月	50萬日圓	安東大孤山間定期航行
滿洲電氣公司		約7900萬日圓	統制滿洲電氣事業
安東電業公司	1933年7月	100萬偽圓	
東方電氣公司	1934年5月	100萬偽圓	
泰來電燈廠		300萬偽圓	

四、其他

哈爾濱交易所	1933年10月	200萬偽圓	
大興股份有限公司	1933年7月	6000萬偽圓	由偽中央銀行分離，經營質當，釀酒，雜貨等代理營業。

奉天工業土地公司 1933年10月 350萬日圓 經營工業土地之借貸

註：上表根據滿洲工商事情補充改製。

上述日資或日僞合資的新興公司，第一，特別加強了重工業開發和壟斷。煤，鐵，鉛，鎳，黃金等富藏的掠取，乃是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準備戰爭的主要要求。第二，這種獨占組織通過了政治上宗主國的特權，形成統制一個生產部門的無上特權。法律使擁有一千六百萬僞幣的滿洲煤礦公司，統制着東北的煤礦；一千二百萬日金的滿洲探金公司，統制全滿的金礦；滿洲棉花公司得以特定的價格強制收買棉花；滿洲電氣公司統制全部電氣事業。這種統制不僅適應軍事上的要求，同時又是東北經濟殖民地化的主要契機。第三，政治上的獨占形成了經濟上的獨占，事變以後其他列強向東北的投資，惟有在日本利益允許的條件底下才有可能。『門戶開放』這種聲明，只以『僞國經濟建設要綱』『日僞經濟議定』及設置『日僞經濟委員會』等實踐的行動下，來充實了它的內容。第四，日本投資的強化，新公司的勃興，是以犧牲當地土著工業為前提。譬如東洋拓殖，三井物產等大企業資本統制下的日滿麵粉公司 便是由收買舊有四麵粉廠而成的。

2. 壟斷貿易的澈底完成

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政治和經濟上宗主權的確立，必然

在東北貿易上反映出來。在各國對外貿易繼續其萎縮的情況之下，東北對外貿易却能維持着原有的水準，甚至在最近三年來反有漸取上升之勢。下表以一九一〇年爲一〇〇，來看貿易總額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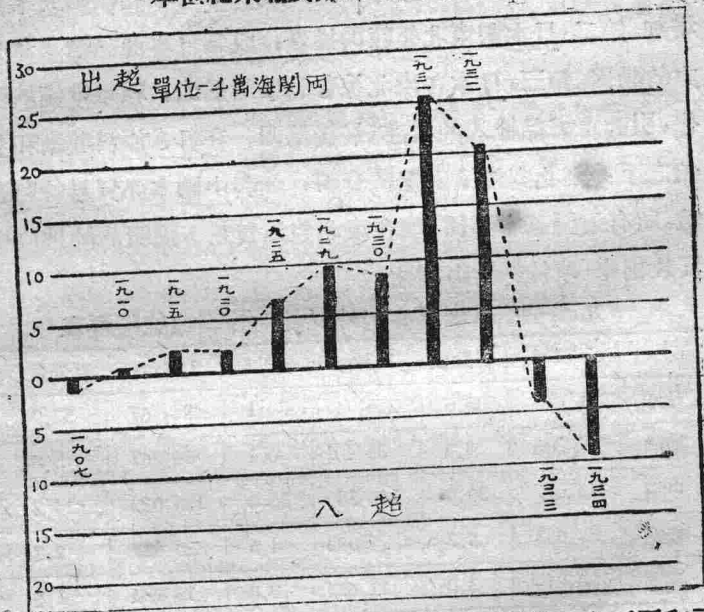
年 別	資 易 總 額	指 數
1915年	238,196千海關兩	131
1920年	431,055千海關兩	236
1925年	557,027千海關兩	305
1929年	955,255千海關兩	414
1930年	703,713千海關兩	385
1931年	692,816千海關兩	379
1932年	587,960千海關兩	322
1933年	617,117千海關兩	334
	或939,476,220爲圓	(100)
1934年	1,041,938,815爲圓	(111)

註：1海關=1.56爲圓

從上表可知東北對外貿易以一九二九年爲頂點，其後世界濟濟恐慌打擊這個半殖民地的對外貿易，總額便開始跌落，一九三二年尚繼續着九一八事變當年的趨勢，繼續萎縮，但最近二年便又開始上昇。但是貿易總額的稍見恢復，並不是東北經濟的好轉。這就是說，貿易總額的增加，並不是由於輸出貿易增大，而是由於輸入數量的增加。一般說來，東北過去是中

國惟一的出超區域，但這種情形，在最近二年情勢便完全不同。這從下列圖表便可明白：

本世紀東北貿易的出超與入超



上述趨勢在一九三四年繼續增長，下面是一九三三和三四兩年兩年對外貿易絕對數字的比較(單位偽圓)：

	輸 入	輸 出	入 超
1933年	515,687,087	423,789,142	91,877,936
1934年	593,562,248	448,426,567	145,135,681

註：根據滿洲國對外貿易統計月報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促成東北對外貿易這種極端變動的，主要由於日本統制權加強的結果。第一，日偽關稅最惠國協定，日本通貨膨脹政策在東北發生決定的影響等等，促進日本對東北輸出突飛的增加。第二，日本對東北鉅額的投資，成爲日本商品輸入最有力的動因。第三，日本在東北掠奪戰爭的展開，戰爭準備的強化，引起軍需品輸入的增進。最後第四，在日本原料壟斷和封鎖之下，東北對外輸出繼續衰頹，如對中國本部貿易特別激減。所有這種基本關係，便在東北對外貿易各國所佔的地位中反映出來(單位一千海關兩)：

一九三一年以來東北對外貿易中各國地位變遷表

	1931年	百分數	1932年	百分數	1933年	百分數
日本	246,461	35.6	225,747	39.1	484,767	52.2
朝鮮	30,316	4.4	35,401	6.1	56,267	5.8
中國	214,077	30.9	144,189	25.0	135,022	14.2
蘇聯	59,953	8.7	26,033	4.6	20,487	2.2
英國	20,819	3.0	11,624	2.0	15,934	1.6
德國	10,472	1.5	51,099	8.8	76,812	8.1
美國	18,744	2.7	14,588	2.5	36,499	4.0
其他	91,875	13.2	69,273	11.9	112,168	11.9

三年中只有日本是躍進的，在一九三三年它在輸出入貿易總額中已佔52.2%了，加上朝鮮的數字，竟佔百分之58%。中國和蘇聯，却是日本躍進的主要犧牲者，前者從一九三一

年的30.9%，慘跌到一九三三年的14.2%。蘇聯從一九三一年的8.7%，減低到一九三三年的2.2%。一九三四年這種趨勢還是繼續。首先是日本在輸出入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愈加強大，其次是日本對東北出超數量更見增大：

1934年與1933年東北對外貿易中各國勢力消長比較表

	年別	日 本	朝 鮮	中 國	蘇 聯	美 國
輸 出	1933	172,950,334	30 358.002	55,257,516	12,917,679	7,536,057
	1934	172 262,488	46,412,901	65,694,407	8,423,177	5,966,011
輸 入	1933	313,696,123	26,066,431	79,821 389	7,567,693	28,961,778
	1934	383,295,990	25,305,456	57,594 562	4,875,768	35,227,096
入超 或 出超	1933	(入) 141,745,789	(出) 4 291,571	(入) 24 563 873	(出) 5 349,986	(入) 21,425,721
	1934	(入) 211,033 5 2	(出) 21 107,445	(出) 8 099,845	(出) 3 547,479	(出) 29,261,086
總數 百分比	1933	51.8	6.0	14.4	2.2	3.9
	1934	53.3	7.0	11.8	1.3	4.0

註：根據滿洲國對外貿易統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其他國家從略。總數百分數係指該國輸出入貿易合計在東北總貿易中之成數。一九三四年百分數比上表稍有出入 係受偽圓合海關兩後取捨之影響。

一九三四和三三年相比較，日本朝鮮美國所佔比重都有增加，中國和蘇聯都再行低落。日美的增加，都由於入超的增大，前者數達六千餘萬，後者約八百萬。中蘇的減少反形成出超數量的增大，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阻止中蘇貨物自由輸出，以中蘇為尾閥為犧牲的結果。

再從一九三四年東北對外貿易的內容來看。主要輸出品大豆從165,607,844減低到151,218,240；燃料類從48,701,709減低到43,137,247；紡織纖維從11,923,922減低到9,904,993。而輸入品中雜類棉布，毛及毛製品均有增加，其中最能代表一種傾向的，是絲及人造絲由17,441,950增加到23,219,789；金屬及礦砂從49,563,758增加到69,360,929；機器及工具從9,543,611增到28,056,386；車輛船艇從22,698,784增加到30,945,763；雜類金屬製品從15,712,154增加到25,507,652（均以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四年相比較，單位偽圓）。農產品輸出繼續減少，無疑使東北農業恐慌更加深刻。而上述工業用品輸入的突增，只是日本投資增長，軍事準備展開的表現。

上述東北貿易由出超而突變為入超，日本壟斷地位的增強，輸入貨物內容的變動，都是東北大踏步走上殖民地化的指標。

3. 農民呻吟在破產和恐慌中

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北以後，東北農村的破產，更加慘酷；徵發，勒索，勦滅義勇軍的無人道的屠殺，使東北農民大眾遭到空前的浩劫，經常地面對着飢餓與死亡。一九三三年偽國政府地方情形調查團曾調查了遼甯省三十四縣，吉林省十縣，及黑龍江省十二縣。在其報告中說：『各地糧食已被劫殆盡，牲

口亦幾乎絕跡，各地農民之損失實不可勝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六日華聯社長春電告，磐石，敦化，伊通，雙陽，懷德等縣，因受日僞軍蹂躪，農民無可生活，食糧缺乏至極。磐石一縣九一八前人口二十三萬，出產穀物一千八百五十車，現人口減至十三萬，穀物出產減至二百五十車。

東北農民除受軍事掠奪之外，又苦於連年不斷的天災。一九三一年北滿大水災後，原氣未復；一九三四年，遼，吉，黑三省又有水災以及蟲災。這種天災和一切苛重租稅，高利貸，勒索等相互交織着，使農民愈加貧困，生產力愈加低落，收入也愈加減少。一九三四年播種面積和收穫數量又較一九三三年減少了。

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三年東北播種面積比較表(單位千公頃)

	大豆	其豆他類	高粱	粟	玉蜀黍	小麥	水稻	陸稻	雜糧	總計
1933年	3,726	306	2,527	2,360	1,048	1,032	80	102	1,246	12,427
1934年	3,273	322	2,706	2,170	1,123	826	102	102	1,273	11,897

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三年東北農產物收穫量比較表
(單位千噸)

	大豆	其豆他類	高粱	粟	玉蜀黍	小麥	水稻	陸稻	雜糧	總計
1933年	4,372	285	3,962	2,727	1,768	767	213	176	1,751	16,021
1934年	3,600	279	3,589	2,093	1,609	651	194	118	1,299	13,432

播種面積的減少，總計達六十三萬公頃，收穫量更減少了

2,589千噸之多。東北農民的收入，便隨之而減少了。作物歉收的情形，從下表也看得出來：

一九三四年東北農產物收穫指數(以平常年爲一〇〇)

	大豆	其豆 他類	高粱	粟	蜀黍	小麥	水稻	陸稻	雜糧
南滿	89	83	83	65	84	79	105	83	73
北滿	85	81	85	71	84	88	89	81	81

農產物收穫量的減少，依舊無補於其農產物價的低落，農業恐慌的一切禍害，重壓在東北農民大眾身上。尤其是特產(大豆)市況的疲弱，給農民以致命的打擊，下面是大連市價：

大連大豆高粱公定行市表(百斤計算)

		大 豆		高 粱	
年	月	最 高	最 低	最 高	最 低
1930		8.46元	5.66元	5.38元	3.32元
1931		6.88元	4.51元	4.12元	2.54元
1932		6.16元	4.45元	3.63元	1.93元
1933	1	6.50元	5.10元	3.00元	2.64元
1933	6	5.35元	4.95元	2.51元	2.17元
1 34	1	3.54元	3.12元	1.94元	1.64元
1934	6	3.77元	3.44元	2.02元	1.71元

——見大連商工會議所統計年報——

四年之間，大豆由1930的最高價8.46元跌至1934年一月的3.12元，即跌落5.34元。即以1930年的最低價5.66元，與1934年六月的最高價3.77元相較，也差1.89元之巨。高粱價格下跌的情形，較大豆更為顯著。

我們倘從東北內地的價格來觀察，其情勢就更分明，譬如每擔的價格在長春哈爾濱要低1.5元左右；兩年之間，即跌落40%：

長春哈爾濱大豆高粱公定行市表（以擔計算）

		長 春		哈 爾 濱	
年	月	大 豆	高 粱	大 豆	高 粱
1933	1	6.36元	3.26元	4.01元	2.34元
1933	6	6.41元	2.32元	3.24元	2.27元
1934	1	3.34元	1.55元	1.55元	—
1934	6	3.52元	1.60元	1.60元	—

——資料來源同上——

農產物濫賤跌價，祇是農民受苦的一面；假使我們再考慮到農民日常工業用品並非同比例下跌，因而造成價格剪刀差時，情勢便更嚴重了：

長春批發物價指數

年	月	穀物	紡織品
1932年	7月	100.0	100.0
1933年	1月	101.7	109.6
1933年	6月	92.2	107.7
1934年	1月	68.6	94.1
1934年	6月	65.2	94.1

——見全上——

上列數字很明白，用不到多加分析。我們知道，東北農民的農產物交換過程中，日本獨佔資本壟斷強買的組織，已經大大地確立起來，這對於強制壓低農產物價上，一定會有驚人的成績。同時，東北工業用品的供給者，主要是日本劣貨，日本資本很易於維持其獨占價格而不墜；因而在一出一入之間，價格剪刀差度愈大，農業恐慌愈能慢性地繼續着，而日本商人的腰包裏，便愈能塞滿東北農民血汗的金錢！

農產價格的跌落，必使農民收入不敷支出。據滿洲評論社記者一九三四年九月底在黑龍江省實地調查的報告，泰安鎮栽培大豆一晌，須損失一〇元（偽幣）；肥料種子賦稅及生活費等支出，尙未計算在內。又在克山縣調查所得，大豆每晌須虧蝕8.4圓，雜糧虧蝕3.9圓只有小麥每晌能盈餘4.1圓。農民的貧困，減低了他們繳納賦稅的能力。如黑龍江省在事變以前田

賦約能征起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但現在只能征起百分之七。在北滿一帶，因農業恐慌的影響，農民繳納田租的能力也不得不相當減低，於是一般地便促進封建的強役制度的盛行。偽國政府所舉行的春耕貸款，據海倫，綏楞，鐵驪，慶城，綏化，望奎，呼蘭等六縣調查結果，借得農家僅佔全農家平均百分之十二，且大部份是中等以上地主。因此這種貸款只能加強了農村高利貸的活動能力，無補於農村金融的流轉。日本帝國主義假偽中央銀行之手，施行紙幣統一政策，法定偽幣一圓能收買東省官銀號匯兌券五〇圓，公濟平市錢號發行之銅元票六〇圓，吉林永衡官銀錢號之小洋票六〇圓，黑龍江省官銀號發行之官帖1,680吊等。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末，計舊紙幣已強制收回了93.5%。這種殖民地化貨幣政策實行的結果，便把舊時代混亂的幣制一切剝削，用了新式的辦法全部加到東北農民身上。

一般說來，一九三四年是東北農業經濟殖民地化特別猛烈的年頭。第一，移民運動的積極和土地掠奪的盛行。朝鮮移民戶數一九三三年較一九三一年已增加23%，共達132,526戶，732,846人。最能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精神的，是拓務省所組織的三次武裝移民團，和天理教的武裝移民團。跟這種武裝移民相適應的就是土地掠奪。本年四五月間偽國政府劃定伊蘭等肥沃區域七縣為移民屯墾區，強制收買遼東裏吉，下江各縣農田三百二十萬畝，迫令當地農民遷讓，致無家可歸者數

十萬人。近據東北社消息，日本勘定遼甯省渾河太子河兩岸土地一百萬畝，以爲朝鮮移民區域，迫令華農遷讓。十二月間曾在關東軍當局主持之下，舉行移民會議於大連，決定由拓務省計劃設置有資本金五千萬之土地金融公司，辦理移民五萬戶。自然日本在這種殖民運動之中會遭遇不少困難，但是隨着戰爭準備的強化，移民必然地被強制促進起來。第二，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農業中獨占組織的漸次完成。棉花公司，亞麻公司及緬羊協會等，特別加強了金融資本對於農產物買賣的壟斷。這種獨占權因透過了政治上法律許可權，而愈易履行，愈有保障。第三，東北農業在日本贖武主義下被強制動員起來，大豆及其他農產品已被用作和別國交換飛船及軍用品。充作軍需重要原料的棉花，在本年已大有進展；據十二月三日上海江南正報載，棉花收穫已達八億斤，東北農民大眾在繼續的破產之中，輾轉地充當日本侵略戰爭的祭品。

4. 爲了戰爭的交通建設

東北交通網之統制和完成，是日本軍閥爲準備大戰的主要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偽國交通部委託南滿鐵路公司管理東北全部國有鐵路，計有北甯關外線，瀋海，吉海，吉長，吉敦，泗洮，洮昂，洮索，齊克，呼海等十線，計長2,975 公里；滿鐵就設置鐵道總局及四管理局來實行全面的統

制。滿鐵不僅是東北舊有鐵路的承繼者，實際上又是東北鐵路的組織者，承築者。滿鐵鐵道建設局在二年間築造了 1,300 公里以上的鐵路。第一年完成敦圖線190公里；天圖線60公里，海克線190公里；拉納線40公里；拉賓線 270 公里；共 750 公里。本年完成通車者，有圖寧線260公里；坂凌線160公里；北辰線 140 公里，計 560 公里。這種飛躍的進展，只要瞭解是爲了準備戰爭，方不至於大驚小怪。目下偽政府委託滿鐵以一億四千一百四十二萬元來興築七大新線：(一)橫穿中東路的牡丹江佳木斯線；(二)控制及深入熱河省的凌源承德線和(三)葉柏壽赤峯線；(四)延伸至蘇聯邊境二站黑河線；(五)扼居東北經濟中樞的長春大賚線；(六)和洮昂洮索相聯接之大賚洮安線；(七)西向延伸至東蒙的懷遠索倫線。一九三四年年底，偽國政府又以四千萬元委滿鐵包工承建下列三線：(一)林口至密山線（在興凱湖西岸）；(二)索倫至溫泉線；(三)四平街至西安線。所有這種已完成的，積極興建中的，或正在計劃中的東北諸鐵路，都是爲了完成下述三個要求：第一，縮短朝鮮和東北間的距離，擴充日本商品侵入的途徑，加強了日本武裝的控制力；第二，特別着重北滿鐵路的建築，以截斷中東鐵路，延伸到黑龍江岸的軍事前哨點；第三，對於熱河或是通向東蒙古的線路，也特別被重視起來。所有這些任務，都由滿鐵在東北殖民地政府保護之下充份地執行着。

和鐵道同樣在軍事目標下積極推行的，是公路網的完成。本年十一月偽國交通部將國營公路諸線全部委託滿鐵鐵路總局直接管理和營業，全長8,110公里，遍佈東北四省全境。公路的迅速完成，一部份是東北農民從事軍事徭役的結晶。這些公路在勦滅義勇軍上，在侵略戰爭的伸展上，都能補鐵路的不足。

鐵路公路之外，是航空路線壟斷權之確立。目下東北航空線路可分為三大類：第一是南下線，最後終點是經朝鮮而達日本。有齊齊哈爾經哈爾濱遼甯而達大連，計長1,140公里；遼甯新義州線210公里（自此經朝鮮京城而達日本之福岡）；長春經吉林敦化而達圖們線，計長425公里；長春經朝鮮清津而達日本之東京線。第二是北進線：有長春經哈爾濱而達齊齊哈爾線，計長510公里；齊齊哈爾經海拉爾達滿洲里線，長575公里；齊齊哈爾經北安鎮達大黑河線，長450公里；哈爾濱經辰清達大黑河線，長520公里；哈爾濱經依蘭佳木斯達富錦線，長465公里；哈爾濱經通河佳木斯達富錦線，長度同；哈爾濱東寧線，長430公里。第三是西進線：有遼甯錦州線，長230公里；錦州經朝陽，凌源達承德線，長315公里；錦州赤峯線，長235公里；所有這等航空線路都在一九三四年度完成。同時新線隨着軍事的需要隨時有增設的可能。而統制着這最新式交通組織的是日滿航空公司，由偽國滿鐵及住友財閥組織而成；誰是真正主人，那又是不待言的了。

附錄 一

評中國銀行二十三年度報告書

一

中國銀行的民國二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最近又一年一度地在國內各大報紙批露了，而且照例地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反省。這是因爲它不但羅列了若干比較可靠的事實和材料，以供人們的探索和研究，同時又提出很多有力的『指示』，以使全國的經濟界有遵循。這裏，在我們沒有開始研究之前，先把中行的報告書，擇要地說一說罷。

報告書在引言中開頭就撒上一把樂觀的種子，它說『此一年中政治、經濟之進步皆皎然可觀』，在經濟方面它舉出『中央與各地方當局積極建設，如公路之增築，水利之設施，輕工業之改進，隴海路之展至西安，粵漢與南玉線之趕造』，來報却一筆經濟建設的總賬。接着它『抱憾』於橫亘十二省的水旱災

荒，責怨着美國的購銀政策。它在第一節裏便力贊政府的徵收白銀出口稅，以爲它『未始無裨於金融之安定』；同時苦勸美國，以發展將來美國之東亞貿易一點，誘其就範，停止其收買白銀的政策。第二節贊譽政府能『不採賤價通貨政策』，故『予全國人心以莫大之安定』；同時二十三年白銀出口二萬幾千萬元，並不算得什麼，只要『政府確立健全之發行制度，逐漸推行健全之銀行紙幣』，則什麼困難都能解決。報告書於第三節裏提綱挈領地指明『中國之經濟機構，就是近代資本主義以前之經濟機構』，所以『今日中國果欲採取近代資本主義之經濟方策，以抵抗世界潮流，補救目前困難』，必須『建立及促進健全與集中之經濟結構』。第四節論上海金融，指出它的特點，是『信用之過度膨脹』，最顯著的病態『爲地產之不流通』。它以爲要補救這種『虛偽之膨脹』，必『使地價與收益之比例，與目下市場利率相稱』，同時『受押者酌減利息』，並望『各外商銀行，共同努力，恢復舊狀』，『工商各業，盡力設法整理內部，減經成本。』第五節論中國的國際收支，證明『國際收入之不敷支出』，並且建議『限制進口，增進出口』的辦法。報告書在第六節『對外信用』裏面，證明『我國雖處國內外經濟恐慌潮流中，而在外債票，深得外國投資者之信用』。接着，第七節討論上年度國際貿易，從貿易總額，貿易國別和進出口商品觀察貿易的消長。第八節首先指明上年的農產收穫，『迥不如前年』；農產價格，

互有漲落；末了再從水利建設，農業金融的流通，以及農業經濟組織的猛進等等，說明農業建設已有長足的進步。報告書第九節論上年的工業，指明『就區域言之，口岸工廠，多感困難；內地工廠，較為寬裕。就規模言之，大工業虧多盈少；小工業尚能支持』。再就各業分別論其盛衰。最後一節便是中國銀行本身的營業報告。

二

報告書的內容已略如上述，現在我們要提出最重要的幾點來加以討論。

第一，本報告書對於中國國民經濟最大的癥結，即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簡直不大顧到，甚至可以說完全抹煞。比方當它提出建立『健全與集中的經濟機構』建議來的時候，它只指出『在通貨宜迅速確定統一幣制與集中發行之實施；在金融機關宜分業合作確立系統，聚散為整；在貿易宜集中貿易機關，及改進同業公會，以人民自身力量，實行統制；在農產之改進推廣，與夫運銷積儲，固宜通力合作；即工業之減輕成本，推廣銷路，亦有聯合集中之必要』（頁六，指報告書單行本頁次，以下仿此）的一大套，而對於帝國主義者如何破壞和統馭中國的幣制；如何利用其金融資本的優勢，控制中國金融業的活動，而使後者只變成它自身的附庸；如何憑藉着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

特權，剝奪中國關稅的自主，如何以雄厚的資本和優越的運輸組織壟斷着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以及如何以強烈傾銷和加緊的投資，摧殘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等等，都一字不提。換句話說，報告書只提出了一個近代的經濟機構的各個前提，而並沒有指明完成這些前提的基本條件，——即帝國主義桎梏的摧毀；這樣，報告書內所作的建議，不是一句空話，便是騙人的謊言；這種謊言，我們已從外國『顧問』，外國『專家』的嘴裏，聽得夠膩的了，似乎無容國人再來學舌。

報告書這種抹煞外資壓迫的態度，可說滿篇盎然，有時它努力用着更巧妙的形式表現出來。上年十月十五以後所徵收白銀平衡稅率的減低，誰都知道是受了在華外商脅迫的影響，因此，這種稅率並沒有等於上海銀價與倫敦銀價的差度，白銀外運依然維持着百分之三、四的利益。而本報告書則以『上海銀根日緊，匯兌銀價日高，故平衡稅未致抬高』（頁三）的三言兩語，輕輕掩蓋過去。再如美國的收購白銀，大家知道現在還在積極厲行，而報告書偏要硬表『膚功』，說什麼『中國政府已一再向美國政府聲述美國購銀政策之危害及於中國之經濟，美國政府幸已諒解，購銀之進行，漸見和緩』（頁三）這樣，才顯得美帝國主義竟是『大慈大悲』『從善如流』的『善人』。同時，它在竭力建議建立健全的通貨，不得採取通貨膨脹政策的時候，它第一，沒有指明目前的所以還能『維持健全通貨之政

策』，除掉受到國內一部份大債權人的影響以外，大部份外商的反對，顯然不容忽視；（它在反對通貨膨脹的時候，從沒有提到一般小百姓在通貨膨脹之下，將怎樣受苦）！第二，它沒有指明中國健全通貨的建立，因為有了外國金融資本的統制，不但難於建立起一個真正『民族的』健全通貨，而且很容易在通貨制度變革之中，流為人家的附庸。中國在外債券信用的堅挺，分明是當局竭力『維持債信』的結果，決不是表示中國國民經濟有所改進，財政危機有所和緩；其結果，必然地會招來外國多量的游資，來使中國政治和經濟，更替帝國主義者『効忠』。不消說得，中行的報告書對於這種興旺氣象，自然會『膜拜』『禮讚』的，它說『我國雖處國內外經濟恐慌潮流中，而在外債票，深得外國投資者之信用，即此可以了然外人對於富源尚未開發之中國，抱有無限之希望』。中國在目前當然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尚未開發』的肥肉，而中國銀行竟替外人對此抱有無限希望而『雀躍三百』，真難為苦心孤詣了。實際說來，帝國主義者應該感謝報告書『苦口婆心』的地方還是很多。中國銀行是不惜慷慨地『與虎謀皮』的，它一面扮足姿勢，指斥美帝國主義的白銀政策，一面却低首下心，向美國提出它『用大魚換小魚』的辦法。它用了 Sir Authur Salter 等一樣的口吻，苦勸美國來從事開發中國市場的遠大計劃，它說『此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國民經濟，能不因美國銀政策而瀕於崩潰，

從此發揚滋長，其有裨於將來美國之東亞貿易者，豈今日一時銀價抬高之區區小利，所可比擬於萬一耶？（頁四）不謂私獻地圖之張松，竟復見於今日！

不排除帝國主義的統治，或者照報告書的本意來說，要迎合帝國主義的要求，中國的民衆是必須忍耐的，至少在經濟上必須苦吃苦用的。因此，報告書在建議改善中國貿易的時候，首先指明『以進口方面而言：第一農產品之米，棉，麥三項，在未能自給自足以前（注意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是沒有希望自足自給的；除非餓着肚皮，赤裸着身體），應合政府社會之力，限制消费』（頁十一）。說得更通俗些，中國要減少國外商品的傾銷，一定要走餓着肚皮，裸着身體的道路，以豎起一個『飢餓壁壘』（注意，不是『關稅壁壘』，『關稅壁壘』一定要有關稅的澈底自主爲前提，）反正『所幸中國國民之刻苦生活，著稱於世，果能上下一德一心，省吃儉用』，那末主要地因爲有了帝國主義的剝奪（最直接的如國貨與外貨之間不等價的交換外，債的本利，外商的盈利，以及資本的逃避等），而使『收入不敷支出』的國際收支，也有相抵之一日呢（頁十二）！

三

第二，中行報告書對於列強的侵略固然作有意無意地抹殺，對中國國民經濟半封建的性質也了解得十分有限。報

告書第三節雖然也曾以近代銀行資本的立場，『嚴正』地指出『中國之經濟組織，猶是近代的國家以前之經濟組織；中國之經濟結構，猶是近代資本主義以前之經濟機構』。可是一碰到實際問題，它就顯出它乖巧的無知。

舉例來說罷，誰都知道中國的國民經濟在帝國主義者爭取市場，收取原料和投放資本的種種活動之下，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舊有經濟機構的變化，一般地已經提供了使帝國主義者統制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可能。換句話說，中國在列強的『協助建設』之下，交通的脈絡，已經相當地暢通，商品的交換，已經長足地發展，所以『有外人勢力之關係』的『通商口岸』（頁七），已經能夠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之中，影響並且控制着全國的國民經濟。然而中國銀行却『見不及此』，它只知道『中國之經濟組織，就一般論尙在幼稚的農業經濟狀態』中，而以爲白銀問題發生以來，『內地幾視若無事，更有以上海之紛擾爲不可思議者』；主張『不能以上海一隅之恐慌，概論中國之全體』，勸『吾中國人勿以上海金融之困難，而即認爲內地金融無法維持』（頁七九）。這樣，它便忽視了任何帝國主義者『明搶暗偷』的勾當，都能影響到中國全國的經濟生活，它的影響，決不限於幾個通商口岸；因此也就盡了爲帝國主義辯護的任務。

另一方面，報告書對於所謂『近代資本主義以前之經濟結構』的特性，又了解得完全不夠。比方說吧，中國農村經濟一般

地還是『近代資本主義以前的』結構，那末，照我們的了解，今日農村的問題應當是怎樣排除那些半封建的關係，以謀生產力發展的問題。不過報告書所告訴我們的，却不是那一回事，它『認定農村衰敗之原因，在農民之經營成本大，而收得之價格小』（頁三八）。所以它又機械地認為『去年（一九三三）農民所受之痛苦，在大自耕農及地主受農產低落之影響，以致入不敷出；而生產自給之小自耕農，尚可衣食自足。至本年則因歉收關係，小農幾無以自給，故所受苦痛，轉為普遍』（頁三四）。它不知道，中國的農民正因為身受各種『近代資本主義以前』的剝削，如高額地租，苛捐雜稅，高利借貸，商業利潤，以及其它超經濟的『巧取豪奪』，而使經營成本太小。所以生產極度微弱，收入不敷支出，而在飢餓線下死亡和掙扎。它不知道，在農產價格低落之下，『生產自給之小農』，因為預賣『青桑』『青絲』的關係，因為五穀登場，就須還債還賬的關係，絕不是像它所說的『尚可衣食自足』，而其所受『穀賤』的影響，要甚於『大自耕農及地主』百倍。它更不知道，在歉收之下，農產價格一般較貴，因此『地主』及『大自耕農』雖然因為歉收，還可以由高價來做補償，甚至可以囤積糧食，居奇出借和出賣，取得大量的利潤。中行報告書對於實際的認識，既是這樣有意無意地膚淺，因此它所提出的『救濟之道，一面須減輕經營成本，一面須提高農產價格』（頁三八），也就有意無意地只替地主富農打算

了。同時，在這種農村經濟的機構之中，地主和富農終能憑賴其優勢，攫取許多好處，那末報告書所大吹大擂的農業建設，如『農業金融之流通』，『農民經濟組織之猛進』（主要為合作社）等等，到底誰佔便宜，誰倒其霉的問題，也就不難推想了。

報告書對於『資本主義以前之經濟結構』了解的貧弱，不但表現在農業問題的處理上，而且也表現於工業狀況的解釋上。它在說明各部門工業興衰原因的時候，只舉出所謂內地工廠優於口岸工廠，小工業優於大工業，計劃周密，開支節省的工廠優於管理鬆懈，預算龐大的工廠（頁四一），而完全沒有指明中國工業發展最大的障礙：第一是帝國主義商品的侵銷，在華企業的擴張，以及對於中國原料的壟斷；第二是因為國內存在着資本主義以前的經濟和政治的結構，以致內地購買力極度衰退，國內市場四分五裂，同時工業品的征稅和運費異常繁重。上述兩點纔是中國工業不振的『共同』而且是最主要的原因。中行報告書對於前者固如我們前面所說的一樣，不想加以理會；或者至多輕描淡寫地寫上幾句『洋商紗廠成本輕於華商紗廠，更使華商紗廠難於立足』，接着便是它樂觀的老調，說着『顧同時華商紗廠之紗錠布機，仍年有增加，尤見國人奮鬥圖存，不遺餘力』（頁四二—四三），來掩蓋問題的嚴重了。至於第二點所謂資本主義以前經濟和政治機構對於民族工業發展所給予的障礙，報告書就更少顧到。我們不講內地購買力的低

減，國內市場的不振，怎樣阻塞中國工業化的前途；我們單講政府對於工業品的徵稅也已很夠顯出上述機構是怎樣地箝制着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年來華商紗廠，火柴廠，捲煙廠等等，也算得喊破了喉嚨，要求減低統稅，免受洋商的競爭，遭最後的毀滅了；然而所有這些，似乎和國內銀行資本的台柱，中國銀行根本沒有痛癢關係，所以報告書內說到紡織，捲煙和火柴等業的時候雖然也曾說過什麼『本年度實為紗廠業最艱苦之年』（頁四二），火柴業『各廠，營業既遭虧損，實難繼續開工，全年停工者有十三家，短期停工者有三十餘家』（頁四六），一類悲天憫人的話，而對於廠商認為致命打擊的統稅問題，却一字不提。這樣，我們還有勇氣來相信，像中國銀行那樣的『買辦大本營』，真會打出英勇的民族資本的旗幟，來排除近代資本主義以前的機構，而締造什麼『健全與集中的經濟機構』麼？

報告書對於半封建關係了解之不足，還從它對於國內建設的太過樂觀表現出來。它在引言的首段，就禮讚着『各地方當局積極建設』。不錯，廣東和山西都有它們獨自的十年，五年建設計劃；各省要發展本省的工業，都在那裏限制省外產品的輸入；山西的交通建設，可說『突飛猛進』，那裏所趕築的鐵路，要有跟他省不同的寬度，以免他省車頭的『侵入』。關於這些，實業部長陳公博先生也曾站在中央的立場，說它們這樣會造成各省的『割據經濟』，而妨礙着統一的國民經濟之建設。

可是這樣的建設，却又是中國銀行的報告書所擊節稱賞的！難道，那種地方割據性的建設，會幫助『健全與集中之經濟機構』的建立麼？

四

我們在這裏只能提出中行報告書的兩個基本缺陷，來跟讀者討論。至於從這些認識上的根本缺點所派生出來的問題，也着實不少。比方，報告書對於美國白銀政策的意義的估量，可以說完全不夠的；同時它對於因為白銀問題加深了中國的金融財政危機，英美日各國怎樣在利用目前的情勢，分頭在中國貨幣制度上，貿易和投資上，力圖控制中國的局面，又是一句不提。此外，它在分析上年中國對外貿易的時候，根本忽視了美國購銀政策和七月份施行的新稅則所給予的影響。而它在做對外貿易商品類別的分析的時候，又重覆着過去的缺點（如將原料和半製品併在一起，同時因為它單純地根據海關報告冊所列類別的關係，將許多非製成品混在製成品一類裏面，因此發生很大的問題等等）。至於國際收支的統計，仍舊用許多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經費（最顯著的外國軍隊駐華經費），機械地列入收入項下，而沒有估計到中國大衆所支付的無形的代價，是怎樣的巨大。還有，它在論到上海金融，患在信用過度膨脹的時候，一面雖然指責着地產投機的危險，同

時也力爲債券的投資辯護。所有這些，我們可以參看年報本文；在此只得從略了。

附 錄 二

中國進出口商品分類問題的商榷

要正確地分析中國進出口商品的內容，就非對於中國的進出口商品有個比較適當的分類方法不可。中國現有的分類分法，我們覺得有許多地方不大適當，所以特為將這『關於進出口商品的分類問題』，附在這裏予以一般的探討。

就進出口商品的內容來觀察一國的對外貿易，其主要目的是從對外貿易上去觀察一國國民經濟發展的趨向。自然，可以作為一國國民經濟是否發展的指標的，不僅限於對外貿易，尤其不僅限於對外貿易中關於商品內容的觀察（參閱中華日報24年3月13日，中國經濟情報2卷9期，蔡正廷著：怎樣從對外貿易上去觀察中國的國民經濟）。不過，從對外貿易商品內容上去觀察國民經濟確是一種比較深刻和正確的觀察方式。

我們關於中國進出口商品分類問題的探討，祇能指出在原則上應該注意的兩點來。第一：關於進出口商品的分類，須以適合於中國現有的經濟結構為原則，不然，假如商品的分類與現有的經濟結構不相吻合，則由此種分類所獲得的統計數

字，就無從正確地表現中國國民經濟的是否發展。第二：中國進出口商品的分類祇能相對地以按照稅關現有的貨物類目為原則。假如必須按照最科學和最理想的方法去分類，則至少在很不科學的中國稅關現有貨物類目尚未改進以前，此種商品類別的觀察，根本就無採用的可能。

中國所用關於進出口商品的分類方法，直到現在為止，一般都以楊端六先生所編的分類方案為根據，即將進出口商品分為：I. 飲食品及煙草，II. 原料品及半製品，III. 製造品，及IV. 雜貨四大類。這種分類方案據說是楊先生由仿效英國所用分類方法而擬成的。中行月刊和國際貿易導報所編中國對外貿易的商品分類統計，大體上都採用這種方案，雖然它們的細目也有不少參差的地方。這種分類方法最重要的缺點有三：

第一：把原料品及製造品放在一類裏去統計，這是與我們上面所述第一應注意的原則相違背的。我們知道，中國在現代資本主義的世界中是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原料品和半製品兩者，它們在落後的經濟結構中的意義是各不相同的；前者進出口額的增減，一部分可以反映中國農業生產的消長；後者意義不同，其進出口額的增減，乃是中國落後的工業生產是否發展的指標。這與它們在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意義完全不同，因為在那裏，它們倆進出口額的增減都是可以作為工業生產是否發展的指標。所以把它們倆合併在一起，在後一種國

家是具有其整個的共同的意義，而在中國不但不能表現出一個整個的共同的意義，即連它們所具各不相同的真正意義，也將因此陷於模糊而被掩飾了。所以它們倆在中國，應該分成兩類才好。

第二：飲食品及烟草與其放在一起不如也把它們分開比較更為適當。因為在性質上，烟草與飲食品固然是比較相近的，但在生產過程中烟草却明明是屬於原料的範疇了。本來把烟草和飲食品放在一起，或是把它歸入原料裏去，這只是由於分類標準的不同所產生的結果，因為前者是以某物品的性質為標準，後者是以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階段為標準的。我們覺得，這兩種分類標準中間，比較的是後一種意義來得大些，這一點在楊氏所擬其它兩類的分類標準上也可以看到。

第三：不論在楊氏所擬，中行月刊或國際貿易導報所用分類方法的細目中，都犯有一個共通的毛病，即有許多可以分開的原料和半製品每每是與全製品混在一起的。這樣一來，由全製品進出口額的增減所表示的意義，便將失却其準確性了。

中國所用進出口商品的分類方法，除開上面所說楊氏及其類似的方法以外，最近胡紀常和樊明茂兩先生在其所著『國際貿易統計上之貨物名目及分類』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分類方法。在這種方法中他們將商品的分類分成兩種：一種是便於工商界應用的所謂『中國對外貿易貨物商用的分類草案』，另一

種是便於觀察中國國民經濟者所用的『中國對外貿易貨物經濟的分類草案』。這種方法比較中國稅關所用和楊氏所擬的方法等，的確已有很大的進步了。如果單就其經濟的分類草案來看，的確可以說是比較最理想的一種分類方法。其中所擬內容，大體上與我們所見相同。即將進出口商品分成：飲食品，生料（我們稱爲原料），半製品和全製品四大類。但如詳予分析，却仍頗多可以商榷之處，其中最重要的兩點是：

第一，分類未免過於精密，結果勢將過又不及適得其反。例如飲食品類所包括的各項細目，與其勉強的再把它們統統分成原料（該書中稱爲：『天然產品』，意義更加含糊），半製品和全製品等，不如讓它們依舊保持飲食品的性質；同時在觀察工業化的場合，也不必把它們與原有的半製品等大類混在一起。因爲所有穀物，魚及茶等飲食品，的確是很難按照原料，半製品等那樣劃分的。假如把這些難於分得正確的貨物，勉強與原有比較正確各類去混同計算，那末原有各類在比例上的正確性反將因此受到不好的影響了。

第二，不論分大類或分小類主要須以某貨物的重要性爲標準，即須以某貨物在整個中國經濟上，或在其某一經濟部門中所佔的重要性爲標準。例如海關貿易報告冊中原有雜貨一項，我們可以擇其在質和量上都是比較重要的貨物，抽出來分別歸入各大類去。但把雜貨一項統統分別歸入各大類去，却又

無此必要。不但無此必要，且將因此也有妨於各大類在統計上的正確性了。

近三年來進口商品分類統計(金單位)

商 品 類 別	1932	1933	1934
A. 飲食品			
1. 糧食	105,584,398	82,110,907	37,053,661
a. 米穀	101,283,994	77,340,151	33,432,639
b. 其它糧食	4,300,404	4,770,756	3,621,022
2. 魚介海產品	17,371,510	11,508,881	9,269,423
3. 葷食罐頭食物及日用品	10,827,947	7,719,649	6,919,729
4. 菓品, 子仁, 菜蔬	5,477,790	3,918,639	3,730,298
5. 酒及其它飲料	4,211,287	1,940,005	1,643,341
合 計	143,472,932	107,198,081	58,616,452
B. 原料			
1. 小麥	43,968,720	45,148,667	16,220,990
2. 菸草	20,536,318	13,471,182	16,042,152
3. 植物纖維	103,394,622	51,482,832	47,070,448
4. 動物毛	283,203	931,461	2,816,084
2. 金屬及礦砂	19,138,036	7,931,313	6,521,200
6. 燃料	34,470,662	37,491,500	30,373,202
7. 橡皮, 樹膠	1,498,961	1,671,047	2,373,942
合 計	213,240,522	158,128,002	121,418,018

商品類別	1932	1933	1934
C.半製品			
1. 棉紗線	9,682,627	3,381,455	2,763,281
2. 毛絨及絨	7,675,591	6,654,857	6,522,224
3. 人造絲	11,404,630	6,260,825	3,259,800
4. 鍍鋅及未鍍鋅鋼鐵	41,867,551	41,853,303	43,809,622
5. 生皮熟皮及其它動物產品	3,929,416	2,726,812	2,292,984
6. 木材	21,102,857	21,885,590	19,131,179
合 計	95,662,672	82,762,852	77,779,090
C.全製品			
1. 糖	40,100,181	21,473,111	16,636,938
2. 麥粉	30,112,342	14,260,166	3,601,139
3. 紙菸,雪加菸	3,170,587	1,670,696	1,271,749
4. 皮製品	724,624	996,612	811,590
5. 傢具及木竹藤製品	1,656,018	799,626	557,815
6. 紡織品	90,744,392	47,897,801	29,697,509
a. 棉製品	66,567,865	33,089,434	15,336,832
b. 各類麻製品	11,500,651	4,520,711	4,820,111
c. 毛製品	10,812,182	9,514,170	8,948,438
d. 絲製品	1,863,694	773,486	592,128
7. 交通工具	25,007,476	27,589,860	28,110,466
8. 機器及工具	28,468,845	22,109,208	30,186,148
9. 雜類金屬製品	23,531,815	31,975,978	21,000,986

商 品 類 別	1932	1933	1934
10. 化學產品及製藥	29,409,041	26,377,939	21,171,047
11. 染,顏料,油漆等	21,761,084	20,523,603	19,785,689
12. 油臘等	61,838,980	60,337,643	31,393,500
13. 玻璃搪磁器等	4,985,032	4,322,737	3,518,814
14. 石料,水泥等	7,018,478	4,072,539	2,808,260
15. 橡皮靴鞋	3,126,020	1,598,041	965,064
16. 文化用具	38,696,544	31,400,770	23,166,563
合 計	410,351,459	317,406,330	239,722,277
E 雜貨	28,518,902	24,512,587	26,550,252

近三年來出口商品分類統計(國幣元)

商品類別	1932	1933	1934
A. 飲食品			
1. 牲畜類	10,356,984	9,221,534	8,914,938
2. 蛋及蛋產品	44,261,090	36,479,624	30,243,526
3. 肉類	9,658,922	10,003,943	12,941,870
4. 魚介海產品	4,036,937	3,053,981	3,074,541
5. 糧食	36,262,125	8,594,222	9,713,695
6. 鮮菓乾菓及製菓	9,186,386	8,679,557	8,953,514
7. 酒	719,879	816,192	1,064,951
8. 茶	38,578,504	34,210,037	36,098,549
9. 菜蔬	9,972,653	9,774,283	9,343,161
10. 其它植物產品	7,442,030	7,342,489	6,370,764
合計	170,475,515	128,185,917	126,718,539
B. 原料			
1. 荳	79,808,439	4,790,555	6,953,770
2. 子仁	46,976,997	32,014,206	27,934,725
3. 竹藤	1,281,707	1,437,657	1,696,349
4. 植物性染料	1,643,375	1,886,319	2,290,499
5. 燃料	20,555,593	6,653,099	8,255,035
6. 木材	2,289,891	1,190,573	773,249
7. 烟草	4,250,476	5,654,255	7,756,827
8. 生皮熟皮	25,837,135	27,636,332	26,323,849
9. 獸物毛	22,233,671	32,924,040	36,995,955

商 品 類 別	1932	1933	1934
10. 其它動物產品	6,303,259	4,084,238	3,786,203
11. 植物纖維	43,178,066	40,908,997	30,765,743
12. 礫砂及金屬	19,931,109	31,006,792	29,423,522
合 計	274,273,768	190,242,163	182,905,711
C. 半製品			
1. 動物纖維	56,419,437	57,735,832	28,980,271
2. 木	467,135	340,803	295,431
3. 皮貨	3,418,999	4,283,942	2,783,797
4. 荳餅及雜糧製品	40,196,742	5,517,386	5,374,256
5. 油鹽	39,538,798	37,043,115	31,664,689
6. 棉紗	31,619,377	42,930,912	34,103,084
7. 草帽鞭	4,021,668	2,044,583	1,896,815
合 計	175,682,206	149,901,573	105,068,343
D. 全製品			
1. 糖	23,220	26,557	13,814
2. 麥粉	3,802,321	4,124,657	634,343
3. 紙烟	2,385,885	1,243,616	1,674,282
4. 疋頭	47,393,204	47,286,716	30,763,291
5. 其它紡織品	11,486,810	10,508,696	9,393,162
6. 金屬製品	1,593,133	1,359,644	1,313,772
7. 玻璃及其製品	486,873	306,842	312,739

商品類別	1932	1933	1934
8. 石、泥土及其製品	4,942,883	3,500,819	3,160,329
9. 化學品及化學產品	7,183,000	6,267,829	5,866,089
10. 木製品	443,312	662,618	653,573
11. 紙	4,859,643	6,115,232	3,118,681
12. 編織針織品	22,066,336	20,882,931	20,216,478
13. 草帽	3,152,052	5,679,427	7,005,392
14. 爆竹烟火	2,19,561	1,206,409	1,369,294
15. 草蓆地蓆	3,569,704	4,849,248	5,634,295
16. 籐竹器	755,069	933,350	1,059,210
合計	116,954,901	114,954,901	94,188,749
E. 雜貨	30,755,787	28,543,436	26,332,937

進口貿易品別分類表

品 別	海關冊中所編商品號碼
A. 飲食品	
1. 糧食	
a. 米穀	239
b. 其它糧食	238,241,242,244
2. 魚介,海產品	207—221
3. 葷食,罐頭食物及日用品	222—237
4. 菓品,子仁,菜蔬	245—254
5. 酒及其它飲料	269—279
B. 原料	
1. 小麥	240
2. 菸草	232—284
3. 植物纖維	45,46,60,61,
4. 動物毛	69
5. 金屬及礦砂	98—103,140—144,
6. 燃料	420—423,333,334,338,344
7. 橡皮,樹膠	448
C. 半製品	
1. 棉紗線	47—51
2. 毛絨及棉	70—72
3. 人造絲	92
4. 鍍鋅及未鍍鋅鋼鐵	109—139
5. 生皮熟皮及其它動物產品	375—332,336—390
6. 木材	391—396,398—405,403—410,418—419
D. 全製品	
1. 糖	263—263
2. 麥粉	243

品 別	海關冊中所編商品號碼
3. 紙菸,雪加菸	280—281
4. 皮製品	383—385
5. 傢具及木竹藤製品	406—407,411—417
6. 紡織品	
a. 棉製品	1—44,52—59
b. 各類麻製品	62—63
c. 毛製品	73—88
d. 絲製品	89—91,93—97
7. 交通工具	163—174,397,200—201,451—455
8. 機器及工具	145—162
9. 雜類金屬製品	175—176,178—199,202—206
10. 化學產品及製藥	285—309
11. 染顏料油漆等	310—332
12. 油臘等	335—337,339—343,345—352
13. 玻璃搪磁器等	424—433
14. 石料水泥等	434—437
15. 橡皮靴鞋	449
16. 文化用具	177,353—374
E. 雜貨	255—262,438—447,450,456—483

出口貿易品別分類表

品 別	海關冊中所編商品號碼
A. 飲食品	
1. 牲畜類	1—5
2. 蛋及蛋產品	7—14
3. 肉類	20—25
4. 魚介海產品	66—69
5. 糧食	80,82—89
6. 鮮菓,乾菓及製菓	99—111
7. 酒	145—147
8. 茶	149—158
9. 菜蔬	163—170
10. 其它植物產品	177—182
B. 原料	
1. 荳	70—79
2. 子仁	133—144
3. 竹,籐	183—184,190
4. 植物性染料	97—93
5. 燃料	186—189
6. 木材	192—194
7. 烟草	160—162
8. 生皮,熟皮	34—52,63—65
9. 動物毛	615—19,211,227—229
10. 其它動物產品	26—33
11. 植物纖維	207—210,212—214,230
12. 礦砂及金屬	271—279,281,282,285—289
C. 半製品	
1. 動物纖維	294—206,215—226

品 別	海關冊中所編品商號碼
2. 木	195—197
3. 皮貨	53—62
4. 荳餅及雜糧製品	90—96
5. 油蠟	122—132
6. 棉紗	233,238—239
7. 草帽繩	313—314
D. 全製品	
1. 糖	148
2. 麥粉	81
3. 紙煙	159
4. 疋頭	240—253
5. 其它紡織品	254—270
6. 金屬製品	280,283—284
7. 玻璃及其製品	290—291
8. 石,泥土及其製品	292—293
9. 化學及化學製品	299—309
10. 木製品	198
11. 紙	199—203
12. 編織針製品	231—232,234—237
13. 草帽	316—319
14. 爆竹烟火	324
15. 草蓆地蓆	330—332
16. 籐竹器	185—191
E. 雜貨	310—312,315,320—323,325—329
	333—356,112—121